

韓非子

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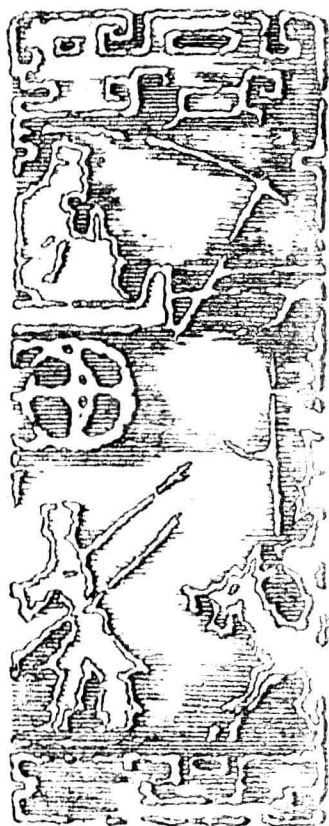




白話  
譯解  
韓非子

下冊

葉玉麟選譯



廣益書局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出版

選譯 白話 韓非子集解

洋裝二冊，本書現售實價八角

選譯者 葉玉麟

校勘者 葉 昀

發行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南京 廣州 漢口 重慶 成都  
北平 宜昌 萬縣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外儲說左上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侈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季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深閎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下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三〕挾夫相爲則責望，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句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鐘鼎之銘，皆「播吾之迹」「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厄也。



衛人佐弋，卜子妻寫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爲大而世意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記者，國之錘；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爲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緩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走睡臥，與去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尊厲。

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懼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懼，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買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輓，拙爲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治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今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棘削之。」曰：



『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一白馬非馬也。一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以功，譽其行而不入關，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爲勝耳。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

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誦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誦作之，成有閒，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踏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踏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豔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卻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戠。然至日晚，必歸饌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三〕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畦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爲民誅之！』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爲稽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

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尙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曰：『昭

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皮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尙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擲楬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襪壓之，鳥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酌，則唾之，

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

固然。』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願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四〕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王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賣宅園，而隨文學者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己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閒隘巷之士，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欲欲民無衣紫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

『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竿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旣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陳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雁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



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

孔子曰：「爲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圜水圜。」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長纓出以示先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

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徙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

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

衛嗣公使人僞關市，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

〔白話〕（一）明主之道，有如有若回答密子的話。人主聽人話時，但聽他會巧辯誇大，便覺得這話對；看人的品行時，但見他高遠放誕，便以爲這人好。所以羣臣士民說話時都空泛闊大，行事都不和世俗相合。其說俱見於田鳩對答楚王的話。墨子製造木鳶的事，發唱歌鼓舞建築武宮的工人用藥酒比喻忠言，祇有明君和聖主知道。

（二）人主聽人進言時，若不以功用爲目的，說者就多半喜歡講「棘刺」「白馬」之說；射箭時若不以箭靶爲標準，射箭的都可以和羿一樣了。人主聽人的話，都像燕王的學道，長於辯論的，都像鄭人爭論年齡。有的言語雖然精細深微，但是並非急務，譬如季良、惠施、宋鈃和墨翟說的話，都和「畫的簡策」一樣；有的言論雖然深遠闊大，但是沒有用處，譬如魏牟、處子、瞻子和陳駢的言論，都和「畫中的鬼魅」一樣；有的言行雖然正不合世俗，但是實際上沒有用處，譬如務光、下隨、鮑焦、介之推和田仲的行事，都和堅實的瓠子一樣。並且虞慶雖說服匠人，而屋宇倒塌，范且雖難倒工人，然而弓反折斷。所以要求實際功用的，必須明白塵土不可充飢，仍須回家喫飯的比喻。

〔三〕若存「人須爲我」的心，必至互相怨望；若存「爲我自己」的心，事情就可以做成了。所以父子之間，或怨望譴責，用傭人的，供給他精美的菜蔬，其說俱見於文公伐宋，先宣言宋君的無道，句踐伐吳，先責備吳王，不應築如皇之臺，所以齊桓公隱藏對蔡國的忿怒，而去攻打楚國，吳起心懷醫愈兵士的念頭，遂替兵士吮癰，並且先王的賦頌和鐘鼎上的銘，都是「播吾的遺迹」，「華山的博局」。然而先王所期望的是民衆的利益，所用的是民衆的力量，「築社」的諺語，也是晉文公自己說出來的。現在的學者，若過分爲先王的言語所拘泥，祇知法古，不知稍加變更，使適合現在的環境，這對於現代，是不很合宜的！譬如鄭縣人得到車上駕馬的橫木，衛人襄助射鳥，卜子的妻子做袴子，仿照破舊的做，以及少年伺候長者飲酒，極力的摹仿長者。先王說的話，有的用意甚淺，而世人反把牠看得太深；有的用意甚深，而世人反把牠看得太淺，這都不能一定曉得。其說俱見於宋人的解書，和梁人的讀記。所以先王有郢人的書信，後世多半會爲燕相國的解說，不使其適合國事，而去取法於先王，這都像回家去取量好的尺寸一樣。

〔四〕若一事有利益，人民必定趨就；若一事可成名，士人必定盡死。雖有功勞，若不合乎法度，而仍加獎賞，則主上不能得所利於臣下；雖有名聲，若不合乎法度，而仍加讚譽，則士人競趨虛名，主上必爲臣下所牽制。所以中章胥己一做官，中牟的民人一半都委棄田園，致力於文學；平公的脚雖痺麻發痛，仍端正的坐着，於是晉國一半的人都辭去官職，往託歸叔向，中章，胥己和叔向，這三個人，言語若遵循法度，不過在官府中有個名目，行事若合乎法度，不過是一個守法的良民，二君對他們敬禮過甚了。他們的言語若不合法度，行事若沒有用處，他們乃是繩墨以外的人民，二君又何必去敬禮他們？若敬禮他們，國家必定要滅亡的。並且有學問自居的士人，國家無事時，他們不出力做事；國家有難時，他們又不被甲當兵。對他們敬禮，他們就懶修耕戰之具；對他們不加敬禮，他們就危害主上的法度。國安，他們就尊貴榮顯；國危，就像屈公一般貪生怕死。人主對於求學的士人，得到甚麼好處呢？所以趙主父聽信李疵，探聽中山後報告的話。

〔五〕詩經上說：「事自己若不親自做，百姓就不會相信。」所以太傅勸王自己不要穿紫衣。但是鄭簡公和子產治理鄭國，宋襄公和楚人開戰，又誤以為人主應當親自去耕戰，這樣人主又太勞苦，太危險了。齊景公甚至於下車步行，魏昭王讀法，困倦祇得去睡了。孔子不知道治術，所以說人君像水盂，鄒君也不知道治術，所以先「刑戮」自己，以禁止百姓。明主之道，應當像叔向的評判田獵，和韓昭侯的不聽人言，一任法度。

〔六〕小的信用若成功，大的信用自然樹立。所以明主致力守信，賞罰若不守信，禁令就不行。其說見於晉文公攻打原，和箕鄭救飢荒的方法。所以吳起定要等候故人，一同進餐，魏文侯定要會晤虞人，延期打獵。明主守信，要像曾子的殺豬，不欺騙小孩子。若不守信，其患必至於像楚厲王的擊打警鼓，和李悝的欺騙左右兩軍。以上是經。

〔一〕宓子賤治理單父時，有若看見他問道：「你怎樣這般瘦？」宓子道：「君不知道賤齊無用，使治理單父，公事繁急，心中憂慮，所以人瘦了。」有若說：「從前舜彈著五絃琴，唱着南風的詩，而天下治理，現在以單父這般小，治理時已感憂慮，那治天下又要怎麼樣呢？」所以有術而治人民，身雖坐在廟堂之上，臉上雖豐腴像年青的姑娘，也無害於治理。若無術就去統治人民，身體雖然瘦弱憔悴，仍舊沒有用處。

楚王對田鳩說：「墨子是個很顯著的學者，他自己處世的道理尚可以，但是他所說的話，多半不注重辭語的文飾，這是為何呢？」田鳩道：「從前秦伯嫁女兒給晉公子，替她預備嫁妝，穿着文繡陪嫁的妾，有七十個人，及至到了晉國後，晉人很喜歡陪嫁來的姬妾，反看輕了秦伯的女兒。這可以算善於嫁妾，不可以算善於嫁女。楚國有個人，到鄭國去賣珍珠，用木蘭做一櫃子，用桂椒薰香，掛着珠玉，玉石裝飾，翠羽點綴，鄭人將這匣子買了，把珠子退還給楚人。這可算得善於賣櫃子，但是不能算得善於賣珍珠。當今一般說者，都喜用巧辯文辭之言，人主見其文辭之美，便忘記他有沒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的道理，論聖人的名言，以宣告衆人。若注重文辭的修飾，就恐怕人專去欣賞文辭，反忘了這學問之有用，無異以虛文害實用。這和楚人賣珠，秦伯嫁女同類，所以墨子之言，大半

不重文辭，使之動聽。」

墨子造一個木鳶，三年才造成，飛了一天就壞了。弟子說：「先生之巧，甚至能使木鳶飛翔！」墨子道：「還不如造車輓的巧哩。祇用尺把長的木頭，不費一天的事，可以拉三十石的貨物，走極遠的路，用幾年都不壞。現在我做木鳶，三年才成功，飛了一天就壞了。」惠子聞知這事，說道：「墨子，大巧，巧於做車輓，拙於做木鳶。」

宋王與齊國衝突，乃築武宮，防備齊人，工程進行時，癸在旁邊唱歌，行路的都停下來聽，工人都不感覺疲倦，宋王聞聽這事，召癸來賞賜他，癸道：「臣的師傅射稽唱的歌，又比臣好。」王乃召射稽來，使他去唱歌，行人聽了，並不止步，工人也感到疲倦，王說：「行人聽了都不止步，工人也覺得疲倦，唱的歌為何不及癸好？」回道：「王請比較二人的成績，癸唱歌時，牆祇修完四丈，射稽唱時，牆修完八丈，再比較牆的堅實，癸唱歌時工人築的牆，五寸祇好抵射稽的工人築的二寸。」

好藥喫時，髣髴覺得苦，但是聰明人仍舊情願飲他，因為知道喫後可以去病；忠言聽時，似覺不順耳，但是明主肯聽從，因為知道用這話就可以立功業。

(二)宋國有個人去向燕王說，可以在棘刺的尖上刻一個母猴子，但是必須先齋戒三箇月，然後才能看見。燕王遂以三乘的俸祿供養他。右御是個鐵匠，對王說道：「臣聽說人主沒有十天不宴飲的齋戒，現在知道王不能長久齋戒，去看這無用的東西，所以以三月為期。大凡雕刻的，他的雕刀必須比刻的東西還要小，現在臣是鐵匠，都不知道怎樣做這雕刀，這事必是假的，王必須加以審察。」王遂捕獲此人，審問後果然是假的，乃將他殺了。鐵匠又向王說：「所出的計策沒有量度一下，所以徒事言談的游說之士，說的話多半是棘刺之說。」一說燕王徵求有奇巧技術之士，衛國有個人說能在棘刺尖上刻一隻母猴子，燕王心喜，乃用五乘的俸祿供養他。王說：「我想看看在棘刺上刻母猴子。」客道：「人主倘若要看，必須半年不進宮，不飲酒喫肉，要值雨止日出，半陰半晴時，觀看棘刺上的母猴才看得出。」燕王遂收養這衛國人，但是不能看見母猴子。鄭國有個臺下的鐵匠，對燕王說

道：「臣是造彫刀的，凡是細小的東西，都要用彫刀刻，而刻的物件必須比這刀尖大，現在棘刺的尖子不能容受刀鋒，更不能在棘刺尖上刻東西了。」王可一看客人的彫刀，這可以知道他不能了。」王說：「對的。」乃對衛人說：「客人用甚麼東西彫刻母猴子？」道：「用彫刀。」王說：「我想看看。」客人說：「讓臣回去取去。」遂逃走了。兒說是宋國一個善於巧辯的人，他會以「白馬不是馬」的言論說服齊國穆下的辯士。但是當他騎着白馬過關時，他祇好看白馬的毛色，照例納稅，所以徒憑空話，就可以說服一國，若考求實際，按察形狀，一個人都不能欺騙。

新把箭鏃磨快，拉開弩來射，雖在黑暗處瞎射，箭鏃未嘗不可以偶中秋臺，但是再射時，不能更射中原處，所以這不能稱爲善於射箭，因爲沒有一定的目標。設一五寸的目標，離開十步遠近，非羿和逢蒙，不能一定射中，因爲是一定的目標在啊。有法度就難，沒有法度就容易。有一定的目標，羿和逢蒙就以五寸爲巧，沒有一定的目標，雖射中秋臺，仍以爲拙。所以沒有法度去應付人，游說之士就可以巧辯誇大，若設有法度，雖是聰明人，尚且怕有過失，不敢亂說。現在人主聽說時，不以法度應付，而喜歡他們巧辯，不考求他們的功效，但聽旁人讚揚他們的行爲，全沒有一定取舍的標準，所以人主永遠受欺騙，說者永遠被供養着了。

有個客人教燕王長生不死的方法，王使人去向他學，此人尚不會來得及學，客人已經死了，王大怒，誅戮學者。王不知道客人欺騙自己，而誅戮學者，學得太晚了。相信絕不可能的事，而誅戮無罪的臣子，這乃是不考慮的患處。並且一人所急的，總不如自己本身，不能使自己不死，怎能使王長生呢？

鄭國有兩個人爭論誰的年紀大，一人說：「我和堯同年。」一人說：「我和黃帝的老兄同年。」二人爭論不決，當然以後息的爲勝利。

有個客人替周君畫張簡策，三年方才畫成，周君一看，和整漆的一樣。周君大怒，畫簡策的說：「修十丈高的牆，開一八尺闊的窗戶，當太陽初出時，把牠放在上面看。」周君果然照着這樣做，看見簡策上面，龍蛇，禽獸，車馬，萬



物的形狀，一齊現出來，周君大喜。這個簡策用的功夫並非不深，並非不難，但是牠的功用無異於完全塗了漆的。有個客人替齊王作畫，齊王問道：『畫甚麼最難？』道：『狗和馬最難畫。』王又問：『甚麼最容易？』道：『鬼魅最容易畫。』狗和馬是人所知道的，早晚常可以看見，所以難畫像。鬼魅因為是無形的人又看不見，所以容易畫。齊國有個居士名叫田仲，宋人屈穀去見他，道：『穀聞知先生高義，不倚恃人求食，現在穀有一個大葫蘆，像石頭一般堅硬，厚而無竅，意欲獻給先生。』田仲道：『葫蘆可貴的，是因為牠可以盛東西，現在既然厚而無竅，就可以剖開來盛東西，既然像石頭一般堅硬笨重，就不可以剖開來斟水，我要這個葫蘆沒有甚麼用處。』屈穀說：『是穀要丟掉牠。』現在田仲不靠人過活，可是對國家也沒有益處，這也和堅硬的葫蘆一樣。

虞慶造房子時，對工人說：『房子太高了。』工人道：『這是新房子，泥土還是溼的，木頭還是生的，溼的泥重，生的木頭容易折，以易折的木頭承沉重的泥土，房子應當低的。』虞慶說：『不對，日久後，泥土既乾，木頭亦燥，泥土乾後就輕，木頭燥後就直，以直の木頭去承輕的泥土，房子應當更高。』工人無話可說，照着虞慶的話將房子造高，房子倒了一說。虞慶將造房子時，工人說：『木料是生的，泥土是溼的，生的木料容易折斷，溼的泥土又沈重，以易折的木料去任沈重的泥土，現在雖然造成，日久必壞。』虞慶道：『木料乾後就變直，泥土乾後就減輕，現在木和土果然得乾，一天輕直一天，雖歷久必不會壞。』工人無話可說，照着虞慶的意思做，造成後不久，房子果然壞了。

范且說：『弓折斷時，總在用到後來的時候，不在剛用的時節，因為工人張弓時，先要將弓調正，經過三十天後，才去上弓弦，可是再停一天就去扳機括，這樣起初時當心，後來濫用，怎麼會不折斷呢？且張弓不如此，祇調正一天，便去上弓弦，再停三十天才去扳機括，起初雖濫用，到後來反當心。』工人無話可講，照着他的話去做，一天弓便斷了。

范且和虞慶說的話，都恃巧辯文辭勝人，實際和事情相反，人主喜歡聽這類的話，不加禁止，所以要失敗了。不

圖治強的功効，反覺得巧辯文飾的言語好聽，這也和辭退有術之士，任壞屋折弓一樣。人主對於國事和范虞二人對於工匠的造房子和張弓也差不多，然而范且虞慶能夠說服工匠，正因為空話不切實用，容易說服人，實在事是平常得很，容易被人難倒。人主多聽無用的空話，少聞平常的言語，國家所以要亂了，當今像范且虞慶的人屢見不鮮，而人主仍舊喜歡這般人，這無異尊用倒房子折斷弓的一般人，而將懂得治術的人當作工匠，斥退不用，工匠不得施其技巧，所以房子倒塌，弓也折斷，知道治術之人不得行其方略，所以國家混亂，人主危險了。

小孩子遊戲時，拿塵土當飯，拿爛泥當菜，拿木頭當肉。但是到了天黑，仍舊要回家去喫飯，因為土飯和泥菜祇可以玩，不可以喫。稱上古的傳頌，說得好聽，實際沒有用處，口說先王仁義之說，而不能整理國家，這也是但可以遊戲，不可以用來治理國家啊。企慕仁義，以致弱亂，這是三晉；不企慕仁義，而富強的是秦國。秦國未曾統一天下，乃是治理尚不會完畢。

〔三〕孩子小時，父母若待他不好，他大了便怨恨；兒子長大成人，對父母的供養若簡薄，父母發怒，便要譴責他。父子至親，然而或譴責或怨恨，都是因為互相存了人須為我的心，而忘去了自己的義務和責任。雇傭人來耕田時，主人每肯破費供給精美的膳食，不惜給他們錢布，這並不是喜歡傭人，因為說：『這樣可以使耕田的用力深耕，割草的盡力除草。』傭人盡力的除草耕田，整理田地，也並不是愛主人，乃是說：『這樣菜飯就可以精美，錢布就容易得到。』所以一方面供養優厚，一方面出力做事，有父子之恩澤，各盡其義務，各得到利益，皆因互相存了「為我自己」的心，所以大凡人的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雖與越人相處，都容易和睦，若以害之為心，則父子之間，仍會分離結怨。

文公討代宋國，乃先宣言道：『我聽說宋君無道，侮慢長者，分財不公平，教令不守信，我來為人民誅戮他！』越王要去攻打吳國，乃先宣言道：『我聞聽吳王建築如皇之臺，掘淵泉之池，令百姓疲勞困苦，浪費財貨，以盡民力，我來替人民誅戮他！』

蔡女嫁給齊桓公，桓公和她乘船游玩，她將船身搖動，桓公大駭，禁止她，她不聽。桓公發氣，把她送回國去，預備過幾時再召他回來。蔡人就把她重嫁掉了。桓公聞知大怒，就要攻打蔡國。管仲諫道：「以寢席間遊戲的小事，不足以攻打別人的國家，這樣做去，是沒有希望成就功業的，請不要這樣打算吧。」桓公不聽。管仲道：「必不得已，可圖謀楚國。楚國已有三年不向天子進貢菁茅了，君不如起兵去替天子討伐楚國。楚國若服，因回來襲取蔡國，就說『我替天子討伐楚國，而蔡國不以兵聽從，所以將她滅了。』這樣名分上既合乎義，實際上又得到利益，所以必須先藉爲天子誅罪之名，然後實際上方可以報復私仇。」

吳起做魏國的將官，去打中山，有個軍人害癰，吳起跪着，親自替他吮膿。兵士的母親見了，不覺哭起來，人問她道：「將軍這樣待你的兒子，你還哭些甚麼？」她說道：「吳起會吮過他父親的傷，他的父親就戰死，現在這孩子又要死了，我所以哭泣啊。」

趙主父令工人用鉤和梯爬上播吾山上，刻人的足跡在上面，三尺寬，五尺長，勒石記曰：「主父常游於此。」秦昭王令工人用鉤和梯爬上華山，用松柏心做博局，箭有八尺長，棋有八寸長，更勒石爲記道：「昭王會與天神博奕於此。」

晉文公回國，走到河邊，下令將蔓豆棄去，將席子和褥子棄去，凡是手脚粗厚，面色黃黑的，都留在後面。咎犯聽見，夜裏啼哭，文公道：「寡人出亡二十年，現在才得回國，咎犯聞知，不喜歡而啼哭，意思是不願寡人回國嗎？」咎犯道：「蔓豆是用來盛食物的，君把牠棄去，席褥是用來寢臥的，君也將牠棄去，手脚粗厚，面目黃黑，是有功勞的人，然而君將他們丟在後面，現在臣也是丟在後面其中之一，哀痛極了，所以啼哭。並且臣爲君行詭詐的計謀，以求得返故國，這種事件很多，臣自己尚且覺得不滿，何況君呢？」再拜辭退。文公留他道：「俗語說『築社的，修造時大家跌跌撞撞的，祇願建築，修好後祭祀時，大家都將冠帽戴正，一同行禮。』現在你既和我一同取有國家，而不和我一同治理，和我一齊安置停當，而不和我一齊去祭祀。」乃解下左首的馬，在河邊發誓。

鄭縣人有個名叫卜子的，令他的妻子替他做袴子，妻子問道：「新袴子照甚麼樣子做？」卜子說：「照我那條舊袴子做好了。」妻子因將新袴子弄破，使牠和舊的一樣。

鄭縣有個人得到一個駕馬的橫木，他不認識這個東西，乃去問人道：「這是一種甚麼東西？」回道：「這名叫做「車軛」。」不久他又得到一個駕馬的橫木，又去問人道：「這是一種甚麼東西？」又回道：「這叫「車軛」。」鄭縣人遂大怒道：「適才說是車軛，現在又說是車軛，怎麼會有這麼許多呢？這明是你在欺騙我！」遂和此人打起來。

衛國有個人幫助別人射鳥，鳥一來，他便先用手帕麾去，鳥驚飛去，他便不射了。

鄭縣人卜子，他的妻子上市場去，買了個鷺回來，過潁水時，以爲鷺渴了，放牠喝水，鷺就逃掉了。有個少年伺候長者飲酒，長者飲時，他也跟着飲酒。一說魯國有個人喜歡學好樣子，見長者飲酒，不能乾杯時，便吐口唾沫，他也學着吐唾沫。一說宋國有個少年，想學禮貌，見長者將酒飲盡，也自己把酒喝完。

書經上有句話說：「用大帶子繫在身上。」宋國有個人讀書經的，因用大帶繫在身上，有人問道：「這是爲甚麼？」他說：「書經上原是這樣講的呀。」

古書上說：「既加雕琢後，又反歸樸實。」梁人有讀這書的，於是一舉一動都講學問，做一椿事都要合乎禮貌，日益雕琢做假，不近情理，有人問：「這是爲何？」道：「書上說的話當然是對的。」

鄧人寫封信給燕相國，半夜裏寫信，嫌燭光不亮，因向持燭的說：「舉燭。」鬚髯這樣講，筆底下不覺得便將這兩字寫下來。舉燭二字並不是寫信的意思，但是燕相國接着信，卻高興起來，說：「舉燭二字，意思是崇尚光明，崇尚光明的意思是任用賢人。」燕相國因將這一番話去對燕王說了，王聽了大樂，燕國因之治理。燕國是因此治理了，但是這卻不是寫信人原來的意思。當今學者解釋古書，都是像這類的事。

鄭國有個人要買鞋子，先量好自己腳的尺寸，放在座位上，到市上去時，忘記帶了，看見要買的鞋子，說：「我忘

記帶量好的尺寸了！乃回家取去，等到再趕回來時，街上已經收攤了，鞋子也不會買着，有人說：「何不用腳去試試鞋子的大小呢？」他說：「寧可相信量好的尺寸，不可相信自己。」

〔四〕王登爲中車令，上呈襄主說：「中車有兩個士人，名叫中章和胥己，身體甚魁偉，學問很淵博，君何不用他們？」襄主說：「你既然舉薦他們，我將用他們做中大夫。」相國諫道：「中大夫是晉國高級的官，現在他們不會立功，便做這官，這和晉國的官制不合。君也不過耳聞，還不會親眼看見。」襄主說：「我用登時，已經親自視察過，登現在薦的人，若又要親自視察，那簡直是視察不完了。」王登一天就薦用兩個中大夫，又賞賜田宅，中車的人見了，於是都不務耕種，賣去田宅，致力文學的，竟佔全縣的半數。

叔向和平公討論國事，平公坐着，腿脚痠痛發麻，轉筋，仍端正的坐着，不敢亂動。晉國的人聞知這事，都說：「叔向是賢人，平公對他有禮，雖轉筋都不敢亂動，仍然端正的坐着。」於是晉國有一半人都辭去官職，託歸叔向。鄭國有個人名叫屈公的，一聽說有敵人要來，心裏就害怕，充滿了貪生怕死的念頭。

趙主父命李疵去視察中山，看可否進兵攻打，李疵回報道：「中山可以攻打，君若不速出兵，齊燕將先去打了。」主父道：「爲何可以攻打呢？」李疵道：「該國的國君喜歡用隱居的處士，他親自乘車拜訪，住在小巷子破屋子裏的，有十幾個人，他所敬禮的一般穿布衣的士人，有上百人。」主父說：「照你這樣說，他是一個賢君，怎麼可以攻打他呢？」李疵說：「不然，喜歡用隱居的處士，親自去朝見他們，戰士就不肯出力打仗，上面尊重學者，下面朝見士人，農夫就懶得耕種了，戰士不盡力打仗，兵力就衰弱，農夫懶得耕種，國家就貧窮，兵力比敵國弱，內裏國家又窮，這樣再不危亡，那是絕沒有的事。攻打他們不是很應當的嗎？」主父說：「對的。」乃起兵攻打中山，果然將中山滅了。

〔五〕齊桓公喜歡穿紫顏色的衣服，於是全國的人都時髦穿紫色，那時五匹素帛都買不到一匹紫色的帛，桓公憂慮，對管仲說：「寡人喜穿紫的，紫色的衣料就貴得很，一國百姓都喜穿紫的，怎麼辦呢？」管仲說：「君倘若

要禁止，何不自己先不要穿紫的，對左右說：「我很嫌紫顏色的氣味不好聞！」等左右有穿紫的進前，公總說：「退後些！我嫌紫顏色的氣味。」桓公說：「是了。」於是當天郎中就無人穿紫的，明天國中就無人穿紫的，三天後境內全無一人穿紫的了。一說齊王喜歡穿紫的，齊國的人都喜歡穿紫的，於是齊國五匹素帛都買不到一匹紫色的衣料，齊王見紫色的衣料價貴，引為憂患，太傅封王說道：「詩經上說：『一事若不自親自做，百姓就不服。』現在王要百姓不穿紫，請王上朝時脫去紫衣，等羣臣有穿紫衣的進前，便說：『走遠點！寡人嫌紫顏色的氣味難聞。』於是當天郎中就無人再穿紫的，到了一個月，國中就無人再穿紫的，將及一年，境內的人都不穿紫的了。

鄭簡公對子養說：「鄭國很小，又處於晉楚二大國之間，現在城郭和兵甲都不完備，不能防備意外的事。」子產說：「臣謹防外來的侵略，已能遠拒敵人，治理國內，已能使國內鞏固，國雖然小，尚不危險，君不必憂愁。」所以簡公終身未遇任何憂患。一說子產為鄭相國，簡公對他說道：「若飲酒不樂，俎豆不大，鐘鼓竿瑟不鳴，這是寡人的罪過，若事情不齊一，國家不安定，百姓不治理，農人戰士不協和，這也是你的罪過。你有職務，寡人也有職務，我們各守自己的職務。」子產退而修政，五年以後，國內沒有盜賊，路上遺失了東西，都沒有人去拾取，桃棗在街邊結熟了，都沒有人去采折，錐刀落在路上，再過三天，仍舊可以為失主領回，百姓沒有因為糧食不足受餓的。

宋襄公與楚人在涿谷交戰，宋人已將陣勢擺好，楚人尚不會渡過河，右司馬購強走向前獻計道：「楚人多，宋人少，不知乘楚人正在渡河，未擺成陣勢時，麾兵進擊，必定可以將他們打敗。」襄公說：「寡人會聽君子說過：『不殘害已經受了傷的人，不擒頭髮斑白的老兵，不迫人於危險的境地，敵人不會擺成陣勢時，不可擊鼓進攻。』現在楚人尚不會渡河，我們掩擊他們，這不合乎義，可等楚人渡畢，擺成陣勢，然後再擊鼓，令士卒進攻。」右司馬說：「君不愛宋國的人民，自己的腹心不堅固，就是為的義氣啊！」襄公說：「你不退歸隊伍，就按軍法行事。」右司馬退回隊伍，楚人已經將陣勢擺定了，襄公乃擊鼓進兵，宋人大敗，襄公腿受傷，過了三天就死了。這乃是羨慕

仁義受的禍，一事若必須人主親自率領着去做，然後百姓才肯聽從，那末也要讓人主親自耕田，親自當兵，人民才肯耕田作戰了。這樣人主豈不太危險，人臣豈不太安逸了嗎？

齊景公往游少海，傳騎從國中趕來請謁道：「嬰（晏嬰）病重，要死了，恐怕公來遲了，看不見。」景公聽說，立刻起身，傳騎又到了，景公說：「趕快駕起煩且（馬名）來，使騶子韓樞駕車走了數百步，以為騶子不快，奪過馬轡，自己駕車走了數百步，又以為馬不前進，乃棄去車子，下來走路，以煩且這樣好的馬，騶子韓樞這樣精於駕馭，而景公仍以為不如下來步行的好。」

魏昭王要兼理官事，對孟嘗君說：「寡人要兼理官事。」孟嘗君說：「王若要兼理官事，何不試習讀法呢？」昭王祇讀了十幾頁，已經困倦，祇得去睡了。說：「寡人不能讀這成法。」不親自執掌大權，而去做人臣所宜做的事，當然要困倦得睡着了。

孔子說：「為人君的，有如水盂，人民如同盂中的水。盂是方的，水也成方形；盂若是圓的，水也變成圓形。」鄒君喜歡長帽纓，左右都學着戴長纓，帽纓的價錢因此很貴，鄒君着急，問左右怎麼辦，左右說：「君喜歡戴，百姓也多半愛戴，所以價錢貴了。」鄒君遂先截去自己的帽纓，然後再出去，國中的人見了，也都不再戴帽纓了。鄒君不能下令禁止，規定人民的服裝，而截斷自己的帽纓出去給百姓看，這乃是刑戮自己，以治理人民。

叔向評判打獵的成績是這樣：功多的得的賞賜多，功少的得的賞賜少。

韓昭侯對申子說：「法度很不容易行。」申子說：「法度是見有功勞便加賞賜，知有才能便任他們做官，現在君雖設立法度，而聽左右的請謁，法度所以難行了。」昭侯說：「我從此以後，知道行法度了，寡人任何人的請謁都不聽。」有一天，申子請委他的堂兄為官，昭侯說：「這不是你教我的話呀！若聽了你的請謁，不是壞了你的治國之道嗎？」申子聽了，乃退下來謝罪。

〔六〕晉文公攻打原，帶了十天的糧食，遂與大夫約定十天回來，攻打了十天，原仍舊不會打下來，乃敲鑼收兵。



退去有人從原出來說：『原再過三天就打下了。』羣臣左右進諫道：『原已食盡力竭，君姑且稍待。』文公說：『我已約定十天回去，若不回去，乃是失信。得原失信，我是不做的。』乃收兵退去。原人聞知，說道：『有國君像這樣守信，可以不歸嚮他嗎？』乃投降文公。衛人聞知，也說：『有國君像這樣守信實，可以不順從他嗎？』乃降服文公。孔子聞知這事，乃記將下來，說道：『攻原而得到衛國，這全是因為有信實。』

文公問箕鄭道：『怎樣可以救饑荒？』箕鄭道：『要有信。』文公道：『對於甚麼要有信呢？』箕鄭道：『對於名分，事情正義，都要有信。對於名分守信，羣臣就各守職務，善惡不得混亂，一切的事業都不會停頓。對於事情守信，就不致違天時，百姓都安分守己。對於正義若守信，親近的人都勉勵爲善，遠方的人都歸服了。』

吳起遇見一個老朋友，乃留他喫飯，友人說：『是了。』約定回來喫飯，吳起說：『等你來一齊喫。』友人到天黑都不來，吳起也直等他到天黑都不喫飯。明天一早就令人去尋他。他來了，方才和他一齊進食。

魏文侯約虞人打獵，到了明天，適逢起大風，左右勸文侯不要去，文侯不聽，說：『不可以。因為風大而失信，我不肯做。』遂親自駕車前往，冒着風會晤虞人，延期打獵。

曾子到市上去，他的兒子哭鬧着要跟着去，妻子說：『你回去，等他回來時，殺豬給你喫。』曾子從市上回來，要捉豬殺給兒子喫，妻子叫他不要殺，說：『不過和孩子說着玩的。』曾子說：『小孩子不可以和他說着玩，他們沒有知識，全學父母的樣子，聽父母的言語，現在你欺騙他，不是教他欺騙嗎？母親欺騙兒子，兒子不相信母親，這不是教養之道。』乃殺了豬，燒給孩子喫。

楚厲王有面警鼓和百姓約好，遇着有警便擊鼓，有一次他飲酒醉了，走過時便擊起鼓來，百姓大驚，使人去止住他，厲王說：『我喫醉了，和左右的人擊着玩的。』百姓都散去，過了幾個月，有警擊鼓，百姓都不去救，乃重申號令，百姓才更相信。

李愜警戒左右兩營的兵道：『當心防備！敵人早晚就要來掩襲你們了！』這樣警戒了幾次，敵人也沒有來，兩

營的兵都懈怠不相信李悝的話了，過了幾個月，秦人來襲擊，幾乎全軍覆沒，這就是沒有信實的患處。一說：李悝和秦人交戰，對左營的兵說：『快上前！右營的兵已上前了！』又趕去對右營的兵說：『左營的兵已經上前了！』左右兩營的兵聞聽這話都爭着上前，到了明年，更和秦人交戰，秦人襲擊，李悝幾乎全軍覆沒，這乃是沒有信實的患處。

有人互相爭訟，子產乃將他們隔別分開，使他們不能互相知道彼此說的些甚麼話，更將甲的話去告訴乙，將乙的話去告訴甲，以鉤出彼此的真情來。

衛嗣公令人假扮客人，行過關市，關市故意和他為難，不放他過去，此人乃拿金子賄賂他，關市才讓他通過。嗣公對關市說：『某時，有個客人行經你管轄的地方，曾賄賂你金子。』因譴責他一番，關市大驚，以嗣公為明察。

### 外儲說左下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不怨也，踰危坐子皋，皋雖刑之有不忍之心，明者懷恩報德，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

故不以為德，翟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禮，故乘軒而無慙，襄王不知，不知功當厚賞也，故昭卯五乘而履屨，即西却秦東止齊大矣而

王唯養之五乘功大賞薄猶富人而履屨也，上不過任，臣不認能，即臣將為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王，貞信不諛人，有勇力多己者即進之以自代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故東郭牙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然不忠危必矣，公因命仲理外，隰朋治內矣

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為原，令曰：『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以術御臣，而恃其不叛，其若之何？』故有術之主，信賞以

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駁行不貞白，而駁難者，簡主之相楊虎，虎逐魯疑齊是行，敵也，諸主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越幾，霸

哀公問一足，問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反，具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

臣主之理，謂君臣當各守其職，不可使君亦失其職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得過而歸非也。

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

朝當莊，燕當試，今季孫一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

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神不行，况不神乎？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

堯堯不治，况非堯乎？夫為門而不使入，如無門也。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也。亂之所以產也。

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

鉅，鉅費金以齊王。屏不用壁。

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

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猶盜嬰兒之矜裘。

與胡危子榮衣。

盜者子不恥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謂者兒不恥其父，則以不也。胡所著衣榮，人人所詬，謂為非猶是。

去蟻驅蠅。

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蠅蟻愈至，喻溫言訓左右，愈詔。

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

公聽左右索官，無與先王之患懼馬也。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觀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偪。

說在苗黃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

獻伯為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偪下。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敖有三歸，以其太奢，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

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

虎言居齊已有三人，反其得罪，而三人為君執，其刺也。

解狐之公。

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外不避讎，虎言已舉亦同之也。

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

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

武子文子之子，好直言，武子曰

夫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用之恩唯賢是。人之怨謗也。

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

車為鄭令其姊犯法明之。趙侯以為不慈免其官也矣。

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

穆封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皋為獄吏，別人足，所踴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從出門，踴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問踴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踴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踴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憮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  
踴者行步危也。故曰踴危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

既乘軒車又有輕騎

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翟

黃也。徒獨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

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

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

養之以五乘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

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履蹻。贏利也。謂賈者贏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贏勝之人履草屨也。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有愨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爲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

反國，舉兵攻用兌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遂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之，非一足也。』」

〔三〕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韞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王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一曰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言有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寡人雖不肖

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勝其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己，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嚼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屨以履之？」屨所履席大美則更無美屨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衣又當美求美不已則居上彌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人臣也，



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爲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詔下則朋黨，諂上則尊敬。

〔四〕距者齊之居士，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納之璽也。

齊有狗盜之子，與則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言裘尚有尾危子曰：

『吾父獨冬不失袴。』則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

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謂請。因能而

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懼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

肥不可得也。名爲多與之，其實少，雖無懼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

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爲大理；

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仞邑，仞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辟地生粟，

臣不如甯武，請以爲大田，三軍旣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

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五〕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

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

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尙有飢色，是以不秣馬。斑白者不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諫之故可與也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僭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僭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僭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

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侯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王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脾，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稱叔向故得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其讎以爲且幸釋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日暮，安暇語汝！』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

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白話〕〔一〕因爲有罪而受誅，人不會怨恨主上，所以斷了脚的人，仍去救子臬，因爲有功而獲賞，臣不會感激國君，所以翟璜很尊貴的乘着大夫坐的車子，魏襄王不知有功當厚賞，所以昭卯雖有大功，祇受五乘的賞賜，和富人穿草鞋一樣。主上不用沒有才能的人，臣子不假充有才能而圖進用，所以少室周舉薦他人代替自己。

〔二〕倚恃勢力，不恃信任，所以東郭牙議論管仲倚恃法術，不恃信任，所以渾軒非難晉文公。有道的人主，使賞賜確定，有才能的人得以盡量的發展，刑罰不移，使姦邪得以平息。雖有駁雜的品行，仍舊可以利用。所以趙簡主任陽虎爲相國，哀公問夔爲何祇有一隻脚。

〔三〕文王失去臣主之理，所以自己繫鞋帶，矜恃過甚；季孫不論上朝或晏居時，都極莊重，終身如此，結果被害。

〔四〕應當禁止的，反予以便利；應當予以便利的，反又加以禁止。這樣，人君雖然神明都不行，應當懲罰的，反加以獎譽；應當獎賞的，反加以毀壞。這樣，雖是堯舜都不能治理。造好了門，不讓人進去，委棄利益，不令人進取，禍亂就要因此發生了。齊侯若不聽左右的話，魏王若不聽稱譽的話，而明察徧及羣臣，鉅就不能費金錢，屨也不能用玉璧，去行賄賂。西門豹請再重治理鄰，因此知道左右的讒言。詔媚人主，不知羞恥，有如強盜的兒子誇他父親偷來的皮衣，和斷了脚罪人的兒子，以他父親着的衣裳爲榮耀。子綽不能同時左手畫方形，右手畫圓形，比喻盡用左右的話，不能得到賢人，拿骨頭趕螞蟻，用魚去驅蒼蠅，比喻用好話勸左右，左右更加詔媚。但聽左右的話，不察臣下的情實，如此安得不像齊桓公憂愁無以應付求官的和韓宣主患馬太瘦呢？

〔五〕臣下若太卑恭節儉，爵祿就不足以鼓勵人寵愛和獎賞；若沒有節制，臣下就要迫脅人主。其說俱見於苗賁，非難獻伯，孔子議論晏嬰，孔子又論管仲，以爲他太奢，論叔孫敖，以爲他太儉。陽虎說他引見三人於君，等他出亡時，這三人對他都翻了臉。趙簡主遂說種枳棘的比喻，簡主說這話，實在不是人主所應當說的，因爲朋黨和睦，臣下得遂其私欲，人主就孤立無助。羣臣爲公家舉人，下面不相和睦，人主就可以明察下人。陽虎將學趙武之賢良，解虎之公正，而簡主以爲他種了枳棘，這實在不是教國人之道。

〔六〕公室若衰微，就忌諱直言，私行若佔優勢，公家的功業就少有能夠建設的。其說俱見於范文子直言，武子就用杖打他，子產盡忠，子國就發怒責備他，梁車用法，成侯就收回他的官印，管仲秉公，國人就怨恨他。以上是經

〔一〕孔子爲衛相國，弟子子臬做獄吏，命將一犯人的脚割了，斷了脚的人就管看門，有人在衛君面前說孔子的壞話，說：『仲尼要作亂了！』衛君預備捉拿孔子，孔子逃走，弟子都一齊逃走，子臬後出門，斷了脚的人引他逃入門下的房內，官不會追到他們。到了半夜裏，子臬問斷脚的人道：『我既不能更動人主的法令，而親自令人割斷你的脚，這正是你報仇的時候，你爲甚麼反肯引我逃走，爲甚麼你肯救我呢？』此人回說：『我被割斷脚，本來』

因爲我的罪該如此，沒有法想。但是當公要定臣的罪時，公很想將法律稍爲移動，開脫臣的罪過，臣也知道；及至獄決罪定，公很不快樂，臉上都看得出來，臣看見又知道了。這對臣並非偏心爲私，乃是天性仁心如此，臣因此感激公的厚意。」

田子方從齊國到魏國，看見翟璜乘坐大夫的車子，駕着馬出來，田子方以爲是魏文侯，忙將車子移到旁邊的路上，避讓他，再看乃是翟璜。乃問他道：「你怎麼會乘這個車子呢？」翟璜道：「君打算去攻打中山，臣薦舉翟角設計，計畫得十分完備，將要去攻打中山，臣薦舉樂羊爲將，取有中山，既得中山，又愁無人治理該地，臣薦舉李克而中山治理。所以君賜臣坐這車子。」田子方道：「有功如此，這樣尊寵原是應當的，尙嫌太薄哩。」

秦和韓攻打魏國，昭卯西面去游說，秦韓遂收兵退去，齊和楚攻打魏國，昭卯又東面去游說，齊楚也收兵退去。魏襄王乃以五乘的俸祿供養昭卯，昭卯說：「伯夷以將軍的禮葬於首陽山下面，而天下人都說：『以伯夷這般賢，這樣有仁義，而以將軍的禮葬他，這簡直是連他的手腳都不會掩埋。』現在臣說退四國的兵，而王但賜臣五乘的俸祿，這和我的功績比較，也同發了大財的人穿草鞋一樣。」

孔子說：「善於做官的施德惠，不會做官的結仇怨。槩木是用來磨平斗斛等量器的，官吏是謹守法度，使之公平不偏的。治國的不可以不使法度公平。」

少室周是古時一個廉潔正直的人，他做趙襄主的力士，和中牟人徐子角力，不如徐子，遂進去向襄主說，舉薦他代替自己。襄主說：「你的位置是衆人所欲得的，你爲何要舉薦徐子來代替你呢？」少室周道：「臣是以氣力來伺候君的，現在徐子的氣力比臣大，臣若不薦來代替臣，恐他人說了，臣反得罪。」一說少室周做襄主的驂乘，（站在駕車的旁邊，防止車子傾側的人）到晉陽時，和一個力士名叫牛子耕的角力，少室周輸了，遂去對襄主說：「主之所以要使臣做驂乘，是因爲臣有氣力，現在有人比臣氣力大，臣情願舉薦他代替臣。」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號令羣臣道：「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贊成的進門後歸左面，不贊成的進門後歸右面。」



東郭牙聽了，站立在門當中。桓公問道：「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下令道：『贊成的居左，不贊成的居右。』現在你爲何站在門當中呢？」東郭牙道：「是以爲管仲的聰明能謀天下嗎？」桓公說：「能。」「以爲他的果斷敢行大事嗎？」桓公說：「敢。」東郭牙說：「倘若他的聰明能謀天下，果斷敢行大事，君遂將國柄專交給他，以管仲的才能，憑着公的勢力，治理齊國，不危險嗎？」桓公說：「這話很對。」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使二人的勢力相等，互相對峙着。

晉文公出亡在外，箕鄭提着一壺飲食跟着走，迷失了路，和文公分散，腹內飢餓，在路旁哭泣，忍餓睡覺，不敢喫這食物。及至文公回國，起兵去攻打原，將原打下，文公說：「甘心忍餓，不動壺內的食物，他必不會以原背叛。」乃用他爲原地的縣令。大夫渾軒聞知這事，不以爲然，說：「因爲不動壺內食物的原故，遂相信他不會以原背叛，不是太沒有治術了嗎？」所以明主不恃人不背叛，我要恃我不可爲人背叛；不恃人不欺我，我要恃我不可爲人所欺。陽虎會說：「人主若賢明，就盡心的伺候他，他若無用，就設法欺騙他。」他在魯國，被人驅逐出來，在齊國，又遭人疑恨，逃往趙國，去趙國，主迎他去，封他爲相國。左右的人說：「虎善於竊取人的國政，爲何要用他爲相國呢？」簡主說：「陽虎一心要竊取我一心的保守。」遂用權術控制住他，陽虎不敢爲非，並且善事人主，使國家強盛，幾至於霸。魯哀公問孔子道：「我聽說古時夔有一足，他果然祇有一足（脚）嗎？」孔子道：「不是，夔並不是祇有一足，夔爲人暴戾，容易忿怒，人多半不喜歡他，但是他所以能夠免於人害，因爲他有信實。人都說：『獨此一椿好處已足了。』夔並非祇有一足，乃是具有一特性就足啊。」哀公說：「果然如此，當然足夠了。」一說哀公問孔子道：「我聽說夔祇有一足，真的嗎？」孔子道：「夔是一個人，怎麼會祇有一隻脚呢？他沒有旁的特點，獨精通音律，堯說：『夔祇此一椿技能，已經足夠了。』使他做樂正，所以君子說：『夔有一而足。』並不是說他祇有一隻脚呀。」

（二）文王去討伐崇，走到鳳黃虛時，襪帶散了，乃自己繫將起來。太公望問：「爲何要自己繫呢？」文王道：「上等的人君和他的師傅相處，中等的人君和友人相處，下等的人君，左右盡是他使用的僕役。現在這都是先王的

臣子所以無人可使結襪帶。一說晉文公和楚人打仗，走到黃鳳陵，鞋帶散了，乃自己結起來。左右的人說：『不可以使別人結嗎？』文公道：『我聽說上等的君主和他在一齊的人，都是他敬畏的；中等的君主和他在一齊的，都是他親愛的；下等的君主和他在一齊的，都是他侮慢的。寡人雖然不肖，然而先君的人俱在，所以無人可使之結鞋帶。』

季孫好養士人，終身端莊，對於居處衣服，都和朝廷中一樣。但是有時疎忽，不能一直這樣，於是客人以爲季孫討厭他們，看不起他們，大家心中怨恨，遂將季孫殺了。所以君子不矜莊過甚。南宮敬子問顏涿聚道：『季孫養孔子等一般人，穿着朝服與坐的有數十人，然而他被人刺殺，這是甚麼原故呢？』顏涿聚道：『從前周成王和優伶常在一齊取樂，而與君子人斷事，所以他能使天下治理。現在季孫雖養孔子等一般人，穿着朝服與坐的有十人，但是他和優伶一齊斷事，所以被人刺殺了。所以說不在相與的人如何，而在所與謀事的人，是君子抑是小人。』

孔子伺候魯哀公坐着，哀公賜他喫桃子和黍，哀公說：『請用。』孔子遂把黍喫了，再去咬桃子喫。左右的人見此情形，都掩着鬚笑了。哀公道：『黍不是喫的，乃是用來拭桃子的。』孔子道：『丘知道。但黍是五穀之長，祭先王時爲上等的食品，至於水果有六種，而桃子爲下品，祭先王時不得入廟。丘聽說過君子以賤拭貴，未聽說以貴拭賤。現在用五穀之長來拭下等的水果，這乃是從上拭下，丘以爲妨義，所以不敢在喫宗廟中上祭的食品之先，先喫桃子。』

趙簡子對左右說：『車席太華麗了。冠帽雖賤，頭必須戴着，鞋子雖貴，腳必須踏着。現在車席這般考究，我將着甚麼鞋子在上面走呢？考究鞋席，使上面的服飾如冠帽等，更加耗費，這實在是妨義之本。』

費仲對紂說：『西伯昌賢，百姓都愛戴他，諸侯都親附他，不可不殺掉他，若不殺他，他必爲殷禍。』紂說：『你既然說他是個好國君，怎麼可以殺他呢？』費仲說：『帽子雖然破了，必須要戴在頭上，鞋子雖然是五采的，仍須踏』

在地下。現在西伯昌是人臣，修義人都歸嚮他，結果爲天下患的，必定是西伯昌吧？人臣若賢，正是人主的禍患，不可以不將他殺掉。而且人主殺臣子，是沒有罪過的。」紂說：「仁義是主上用來勉勵臣下的，現在昌既好仁義，不可殺他。」費仲說了三次，紂都不聽，所以結果爲西伯昌所滅。

齊宣王問匡倩道：「儒者賭博嗎？」匡倩說：「不。」王問：「爲何不賭博？」匡倩道：「賭博的以梟爲最貴，殺了梟，便算贏。殺梟乃是殺所貴的，儒者以爲害義，所以不賭博。」又問：「儒者射雀鳥嗎？」匡倩說：「不。射鳥時從下害上，有如從下傷害人君，儒者以爲害義，所以不射鳥雀。」又問：「儒者彈瑟嗎？」匡倩說：「不。瑟上的小絃聲音大大絃的聲音小，這乃是大小互易次序，貴賤互易位置，儒者以爲害義，所以不彈瑟。」宣王說：「對的。」孔子說：「與其使百姓諂媚下人，寧可使百姓諂媚主上。」

〔四〕鉅某是齊國的居士，屠某是魏國的居士，齊魏二國的國君不明，不能親自視察境內，而聽左右的話，所以這二人遂使用黃金和玉璧，謀得官做。

西門豹爲鄴令，公正廉潔，不營一毫私利，但是不打點國君左右的人，左右遂一齊毀謗他。過了一年，考核他的功績畢，魏文侯把他的官印收了，西門豹要求道：「臣當初不知道治鄴的方法，現在臣知道了，願請發還官印，再讓臣去治鄴，設有不當，甘受斧鑕誅戮。」文侯不忍拒絕，更令他爲鄴令。西門豹遂搜括百姓，賄賂國君左右的人。過了一年，考核他的功績，文侯親自迎接他，向他拜謝。西門豹道：「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去臣的印，現在臣爲左右的人去治鄴，而君反向臣拜謝，臣不能治理了。」遂留下印要去，文侯不受，說道：「寡人當初不知道你，現在知道你了，願你勉力爲寡人治理。」就不受西門豹的印。

齊國有個鑽狗洞竊賊的兒子，和一個斷了脚罪犯的兒子，兩人說大話，賊的兒子說：「獨有我父親的皮衣上有尾巴。」罪犯的兒子說：「獨有我的父親，冬天不會失去袴子。」

子綽說：「沒有人能夠左手畫方形，右手同時畫圓形。」

用肉去除螞蟻，螞蟻更多，拿魚去趕蒼蠅，蒼蠅越發要來了。

齊桓公對管仲說：『官的位置很少，而來求事的人很多，寡人着急得很。』管仲說：『君不聽左右的請求，有才能的受俸祿，有功勞的做官，這樣就沒有人敢來求官做了，君何必着急呢？』

韓宣子說：『我的馬豆料喂得很多，為何仍舊很瘦呢？寡人很着急的。』周市道：『假使管馬的將豆料全給馬喫，馬不會不肥的，名分上說多給牠喫，其實但給牠極少的喫，馬怎麼會不瘦呢？主上不審察實情，但坐着發急，馬仍舊不會肥呀。』

齊桓公問管仲官職的安置和分配。管仲說：『口才伶俐，清廉不貪財貨，熟習人情，臣不如弦商，請立他爲大理；登降迎送，以明禮接待賓客，臣不如隰朋，請立他爲大行，開發新地，貢納租稅，擴展土地，務農積米，臣不如甯武，請立他爲大田，三軍已列成陣勢，使兵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立他爲大司馬，主上雖面色愠怒，仍冒犯直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他爲諫臣。治理齊國，這五個人足夠了。若要成功霸王之業，夷吾在此地哩。』

〔五〕孟獻伯爲魯相國時，家中堂下生蓬蒿，門外長荆棘，食時沒有兩樣菜，坐時不墊兩張席子，也沒有穿絲帛的姬妾，居家不用穀喂馬，出外沒有副車隨從。叔向聞知，去告訴苗賁皇，苗賁皇不以爲然，說：『這乃是屏除人主的爵祿賞賜，以親附下人。』一說晉孟獻伯被封爲上卿，叔向去道賀，看見他的門外祇有一輛車子，馬都沒有穀子喫。叔向就問他道：『你怎麼車子都沒有兩輛？馬怎麼都沒有穀子喫？』孟獻伯說：『我見國人尚有飢餓之色，所以我不用穀子喂馬，頭髮斑白的老人多半步行，所以我不備兩輛車子。』叔向說：『我起先來賀你拜爲上卿，現在更要賀你的儉約。』叔向既出，對苗賁皇說道：『和我一齊賀獻伯的儉約。』苗賁皇道：『這有甚麼可賀的呢？爵祿同旂章，是表著有功，分別賢不肖的，所以晉國的法度，上大夫有兩輛坐車，兩輛兵車，中大夫有兩輛坐車，一輛兵車，下大夫一輛兵車。這所以表明等級，並且上卿一定有軍事，所以要修練車馬，訓練士卒，以備戰事，有難時可以防備意外，太平時用以供給朝事。現在獻伯擾亂晉國的法度，對意外的事防備空虛，成全他私人的名節，』

獻子的節儉是對的嗎？又有甚麼可賀的呢？」

管仲爲齊相國，說：「臣貴了，但是臣仍貧窮。」桓公說：「賜你三歸之家。」（三歸是藏錢財的地方。）管仲說：「臣富了，但是臣仍舊卑低。」桓公使他位在高國之上。管仲又說：「臣地位高了，但是臣仍舊疏遠。」桓公乃立他做仲父。孔子聞知，不以爲然，說：「奢侈過甚，侵迫主上。」一說管仲出來時，車上是朱紅色的車蓋，歸家時有鼓樂引路，庭中陳設大鼎，家裏更有三歸。孔子說：「是好大夫，但是奢侈侵迫主上了。」

孫叔敖爲楚國的相國時，但有柴車，母馬，祇喫粗飯，菜羹，枯魚佐餐，冬天穿羊皮襖，夏天穿葛布的衣裳，臉上有飢餓之色。雖然是賢大夫，但是節儉太甚，侵迫及下人了。

陽虎離開齊國，往趙國去。趙簡主問他道：「我聽說你善於栽培人。」陽虎說：「臣在魯國時，栽培過三個人，他們都做令尹，等虎得罪後，再到魯國時，三人都搜捕虎，臣在齊國時，曾薦舉三個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做候吏，及至臣得罪後，近王的避面不見臣，做縣令的來捕捉臣，做候吏的追捕臣，直至交界的地方，不會趕上才回去。虎實不善於栽培人。」簡主聽了，低着頭笑道：「栽種枳、橘、柚的，喫時甚甜；栽種枳樹和荊棘的，長成了反刺人。所以君子對於栽培人要當心。」

中牟沒有縣令，晉平公問趙武道：「中牟是齊、燕、趙三國的手足，邯鄲的肩背，寡人想得一好縣令，委誰好呢？」趙武說：「邢伯子可以做這事。」平公說：「他不是你的仇人嗎？」回道：「私仇不入公門。」平公又問：「中牟的縣令誰可以做得呢？」回說：「臣的兒子可以做得。」所以說趙武內裏薦舉不避仇人，外面薦舉不避親子。趙武共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及至趙武死後，這般人都各就賓位，他平時是這般的公正無私。

平公問叔向道：「羣臣中誰最好？」叔向說：「趙武。」平公說：「你偏護你的上司。」叔向道：「武站立時好像弱不勝衣，話好像從來不說似的，但是他所薦舉的幾十個士人，都能盡展他們的才能，都很得意的，公家也很得他們的力。況且武子生時不替家中營利，死時不替兒子託人，臣敢以他爲賢。」

解狐舉薦他的仇人給簡公，得爲相國，仇人以爲他不記從前的仇，恨了，乃去拜謝他，解狐拉開弓，迎着他要射，說：『舉薦你是爲公，因爲你能夠勝任，和你有仇，那乃是我們的私怨，我不以私怨你的原故，不在我國君的面前提及你。』所以說私怨不入公門。一說解狐舉薦邢伯柳爲上黨守，邢伯柳去向他道謝，說：『你恕了我的罪，我不敢來向你再拜道謝。』解狐道：『舉薦你是爲公，怨恨你那是私仇，你去，我怨恨你，依舊和當初一樣。』

鄭國有個人賣小豬，有人問他價錢，他說：『路遠，天又晚了，那有空告訴你。』

〔六〕范文子喜歡直說，武子（文子的父親）用拐杖打他，說：『直說就得罪人，不爲人所容，這樣本身就危險了！非但自己本身危險，更要累及父親。』

子產是子國的兒子，子產盡忠事鄭君，子國發怒責備他道：『你特別和一般臣子不同，獨盡忠爲主上，主上倘若賢明，能夠聽你的話，若不賢明，就不會聽你的話，是否聽信你，尙且不可一定曉得，而你已經和羣臣分離了，既離開羣臣，你的生命就危險了。非但你自己危險，你更使你的父親危險。』

梁車爲鄴令，他的姊姊去探望他，來遲了，天已昏黑，城門關閉，乃翻城牆進去，梁車遂依法把她的脚割去。趙成侯覺得他太不仁慈，將他的官印收回，縣令革除。

管仲被細縛住，從魯國押解到齊國去，在路上飢渴了，經過綺烏時，向該地的封人討點東西喫，封人跪着進食，極其恭敬，遂私下對管仲說：『你若安抵齊國不死，更能掌執大權，治理齊國，你將何以報答我呢？』管仲說：『果然能如你的話，我將任用賢人，有才能的，和有功勞的，我又怎樣報答你呢？』封人因此怨恨管仲。

難一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  
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

『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猶故曰繁，禮唯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非禮故曰不厭忠信，制勝故曰不厭詐僞。

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

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苟且多獸，後不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

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僞，俗故言復有忠信。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

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

『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

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

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

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

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

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

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請詐其

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

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

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尼仲

不知善賞妄  
數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耨年剛畝正；正相謙故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舜往漁

焉，耨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惡也舜往陶焉，耨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

非舜官也，非大人之事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

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

堯在上三人為惡仲尼謂堯為聖者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

而化？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

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

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

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耨年已

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以已者，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



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菁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夫惟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聞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

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

無君也，尙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曰：「竈生竈，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罰也。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不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歎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

不可謂兩明，此爲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穰，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

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

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

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德修而隱，不爲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

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代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郄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郄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郄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郄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

斬既不幸，徇又不幸，是重不幸也。

重不

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邾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邾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邾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邾子且後至也。夫邾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徇，斷不辜也。益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此助爲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謂斬不辜也。且望邾子之得之也。望邾子正韓子之過也。今邾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君上同惡

更何所筆也。故曰邾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邾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邾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命，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宦官。

之卑者也

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卑辭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

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膠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膠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

河，樓翟翟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

私以示己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伊旭，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潛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膠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白話〕晉文公將要同楚人開戰，召舅犯來問道：「我們將要與楚人開戰，他們人多，我們人少，怎麼辦呢？」舅

犯道：「臣聽說：『細講禮節的君子，應當極力的守忠信；戰爭的時候，不妨施用詭計，欺詐敵人。』君設計詐騙他們好了。」文公辭退舅犯，更召雍季來問道：「我們將要同楚人開戰，他們人多，我們人少，怎麼辦呢？」雍季對道：

「打獵時若用焚燒樹林的方法，徵倖也可以獲得很多的獸，可是以後此地就再獲不着獸了。用詭詐去對付人，民祇可徵倖獲勝於一時，以後必定不能再有第二次了。」文公說：「對的。」乃辭退雍季，用舅犯的計策和楚人交戰，將楚人打敗，回國論功行賞，先賞雍季，再及舅犯。羣臣都說：「城濮之役，是用舅犯的計策打勝的，用了他的

話，又後賞他可以嗎？」文公說：「這不是你們所懂得的，舅犯說的話是一時的權變，雍季說的話是萬世的利益。」孔子說：「文公當然應當成功霸業，既知一時的權變，又知道萬世的利益。」

有人說：「雍季的對答不當，文公問的話，凡是回答一個問題，必須因着問題的大小緩急而對，所問的是高大，回答的却是低狹，那明主是不要聽的。現在文公問怎樣以少數的人去應付衆多的人，而雍季回說：「以後必定不能再有第二次。」這所答實非所問，並且文公不知道一時的權變，更不知道萬世的利益。戰事倘若勝利，國家和本身的地位都安定了，兵力強盛，威勢成功，以後雖有甚麼事，更沒有這個重大的了。萬世的利益，何患他不至呢？倘若戰事失敗，國家就要滅亡，兵力就要衰弱，身死名滅，救今天的死尚且來不及，怎能等待萬世的利益？要享萬世的利益，就視今日的勝利，今日的勝利就靠欺詐敵人，欺詐敵人就是萬世的利益。所以說：雍季的對答不當，文公所問的話，而且文公又不懂舅犯說的話，舅犯所謂不妨施用詭詐，這並不是說欺詐百姓，乃是要欺詐敵人，敵人是所攻打的國，以後雖然不能再爲其所信，這又有甚麼害處呢？文公先賞雍季，因爲他的功勞大嗎？戰勝楚軍原是用舅犯的計謀，因爲他說的話好嗎？雍季不過說：「不再爲人民所信，以後再沒有第二次。」這個話並沒有甚麼好呀，並且舅犯已經說過了，舅犯說：「細講禮節的君子，應當極力的講求忠信。」忠是愛護下人，信是不欺騙人民，既已說愛護他們，不欺騙他們，還有比這話更好的嗎？然而一定要說施用詐謀，那乃是行軍的計劃，舅犯先進陳善言，後又設計戰勝敵人，所以舅犯有兩件功勞，反後論功，雍季沒有一件功勞，反先行賞，還要說：「文公當然要成功霸業。」孔子也不知道誰該受賞，反妄加讚美。」

歷山的農夫互相侵過田界，舜去耕種，過了一年，田界都一齊正了；河濱的漁人爭奪水中的高地，舜去釣魚，過了一年，漁人都讓年長的，東夷燒窰的製出來器具品質不好，舜去製陶器，過了一年，出的陶器都堅固了。孔子歎道：「耕田，釣魚，以及製陶器，這都不是舜管的事，然而舜去親自實習，是要改善這些缺點，舜真仁愛自己，親歷勞苦，而百姓也跟着效法，所以說聖人以德感化人。」

有人去問儒者道：「這個時候，堯在何處？」儒者說：「堯是天子。」道：「那麼孔子爲何要稱堯是聖人呢？聖人明察在上位，應當使天下都沒有姦邪，令農夫和漁夫都不爭，陶器也不敗壞，那麼又何須舜去用德感化呢？舜去改善這些缺點，就是堯有過失，稱讚舜賢，就不可以稱堯明察，若稱堯聖，就不得稱舜以德化民，這二者是不得相提並論的。楚國有個人賣楯和矛，稱讚他的楯道：「我的楯這樣堅固，沒有東西能夠刺穿他的。」又稱讚他的矛說：「我的矛這般銳利，無論甚麼東西都可以刺穿的。」有人問：「拿你的矛來刺你的楯，怎樣呢？」此人聽了回答不出話來。無物可刺穿的楯和無物不可刺穿的矛，二者不可同世並存，現在堯舜不可以一齊讚美也。和矛楯之說一樣，而且舜改善事情，一年祇能去掉一椿過失，三年才去掉三件過失，舜的壽數有盡，天下的過失無窮，以有盡的追逐無窮的，能夠除去的過失就不多了！假若賞罰能使天下必行，下令道：合法度的受賞，不合法度的誅戮。早晨下令，晚上就改變，晚上下令，早晨就改變，十天之內，海內都完畢了，何用等待一年呢？舜不知勸堯使人民從自己的命令，自己却去親嘗勞苦，不是沒有學術嗎？並且以身作則，親自勞苦，而後感化百姓，這是堯舜所引爲難做的事，身處重勢，號令下人，乃是庸主都覺得容易的。將要治理天下，釋去庸主所易做的事，反去講堯舜所難爲的事，這樣就不可以和他講治理了。」

管仲有病，桓公去看他，問道：「仲父有病，倘有不幸，卒於大命，現在要告訴寡人些甚麼話呢？」管仲說：「君不說，臣也要告訴君的。願君去掉豎刁，除去易牙，疏遠衛公子開方，易牙替君管理烹調飲食，君祇有人肉不會喫過，易牙便把他兒子的頭蒸了獻給君喫，人情莫不愛自己的兒子，現在他不愛自己的兒子，又怎麼會愛君呢？君性妬而好姬妾，豎刁遂自求受宮刑，去照管姬妾，人情莫不愛自己的身體，自己的身體尚且不愛護，怎能愛君呢？開方伺候君，歷十五年，齊衛之間，不過幾天的路程，他拋棄了他的母親，在外面久做官，不回去一探望她，自己的母親他都不愛，怎會愛君呢？臣聽說矜持做假，是不能長遠的，掩蓋虛詐，是不能經久的。願君去掉這三人。」管仲了，桓公不能照着這話做，等桓公死時，屍體出了蟲，直爬到門外，都不曾掩葬。



有人說「管仲告訴桓公的話不是有法度的話。他所以要去掉豎刁、易牙，是因為他們不愛護自己的身體，迎合國君的意思。說「不愛自己的身體，怎能愛君？」那麼臣子有盡死力爲主上的，管仲也要不用了！說「不愛其死力，怎能愛君？」那乃是要國君去掉忠臣了！而且因為他不愛自己的身體，遂斷定他不愛他的國君，那因管仲不能爲公子糾殉身，也可以推斷管仲不會爲桓公殉身了。那麼管仲也在應該革除之列了！明主之道不如此，要人民勉力做事，所以設下人民所喜歡的爵祿，以鼓勵他們；要禁止姦邪，所以設下人民最畏懼的刑罰，以威嚇他們。賞賜確實，刑罰不移，所以君舉用有功的臣子，而姦邪自然絕跡。雖有豎刁，他能把國君奈何呢？並且臣盡死力替君服務，君施爵祿酬報臣子，君臣之間並非父子之親，不過成立在互相計算功勞和酬報的條件上。國君若有道，臣子就盡力做事，姦邪的事也無從發生。國君若無道，臣子上面就壅蔽人主，下面就互相營私。管仲不曉得勸桓公守法度，使他去掉豎刁，但是一個豎刁又來了，這實在不是禁絕姦邪的方法啊！而且桓公之所以身死出蟲，蟲一直爬到門外，屍首都無人掩葬，是因為臣子的勢力太重，勢力重的原因是臣子擅有主上的權柄。臣子一擅有主上的權柄，國君的號令就不能下達，臣下的情實就不能上通，一人的力量能隔開君臣，使善惡不能聞知，禍福不能相通，所以才有不葬之患。啊！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兩官，一官不兼別事，地位低的不必因尊貴才得進用，大臣不必因左右才得進見，百官協和，羣臣會聚，有賞的君知道他的功勞，有罰的君知道他的罪過，可賞的賞，應罰的罰，全沒有一點錯誤，怎麼會有不葬之患呢？管仲不拿這話告訴桓公，而使他去掉豎刁等三人，所以說管仲不明法度。」

趙襄子被圍在晉陽中，破圍後，賞賜有功的五個人，高赫爲首。張孟談說：「晉陽之事，高赫並無大功，現在行賞時他爲首，卻是爲何呢？」襄子道：「晉陽之事，寡人國家頻危，社稷可慮，羣臣中無人不露驕傲侮慢之意，獨有高赫不失君臣之禮，所以先賞他。」孔子聞知道：「善於行賞，襄子但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的都不敢失禮了。」有人說：「孔子不知道何謂善於行賞，善於行賞，百官都不敢侵亂職守，羣臣都不敢失禮，主上設下法度，臣

下就不敢生姦詐之心，這樣就可以算得善行賞罰了。假使襄子在晉陽時，號令不行，禁例無效，那襄子就如同沒有國家，晉陽也和沒有國君一樣，還和誰去共守呢？現在襄子在晉陽時，知氏用水淹灌，竈上都出了蝦蟆，而百姓仍無背叛之心，可見君臣甚爲相親。襄子既有君臣相親的恩澤，又操有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的法度，然而仍有驕橫傲慢的臣子，這就是因爲襄子的刑罰失當了。爲人臣的若做事有功勞，纔賞賜他，現在高赫僅爲不驕橫傲慢，襄子就賞賜他，這賞賜是失當的。明主不賞無功的人，不罰無罪的人，現在襄子不誅戮驕橫無禮的臣子，而賞賜無功的高赫，誰說襄子善於行賞呢？所以說孔子不知道何謂善於行賞。」

晉平公和羣臣飲酒，喫得高興時，平公歎息道：「沒有比做人君更快樂的了，就是因爲他說的話無人敢違背。」師曠正伺候坐在前面，聞聽此言，便拿起琴來撞過去，平公披着衣襟避開，琴撞壞在牆上。平公問：「太師撞誰？」曠師道：「有個小人在旁邊說話，所以撞他。」平公說：「那是寡人。」師曠說：「啞（歎息聲）這不是人君應當說的話。」左右的侍臣請平公誅戮他，平公說：「赦免他吧，以爲寡人的警戒。」

有人說：「平公失去爲君之道，師曠失去臣子之禮。人君對於臣子，覺得他的行事不對，就應當誅戮他；臣子對於國君，覺得他的行事不對，就須諫止他，進諫若不聽，就當辭職他去。現在師曠既然覺得平公的行事不對，又不效人臣的諫爭，而行人主的誅戮，舉起琴來撞到人君身上，這乃是違逆上下的位分，失去人臣的禮節。爲人臣的，國君若有過失，就當諫爭，諫爭若不聽，就輕棄爵祿他去，這纔是人臣之禮。現在師曠遇平公有過失，不以爲然，遂舉起琴來撞他，雖是嚴厲的父親，對兒子都不這樣，然而師曠對他的國君卻是這般，這真是大逆不道。臣子行大逆不道的事，平公却很喜歡聽從他的話，這又是失去爲君之道了。所以平公的行迹令人不明，至於使人主過分聽信人的話，仍不明白自己的過失，師曠的行事也是令人不明的。使姦臣學着託辭極諫，謀害人君，君臣的行事都不明，都有過失，所以說平公失去爲君之道，師曠也失去臣子之禮。」

齊桓公的時候，有個處士名小臣稷，桓公去看他三次，都不曾見着。桓公說：「我聽說穿布衣的士人若不輕視

爵祿就不能折服萬乘的君主，萬乘的君主若不好仁義，也不肯卑躬屈節去對待穿布衣的士人。」於是去了五次，纔得見着他。

有人說：「桓公不懂得仁義！凡是講仁義的，總憂慮天下的災害，趨赴一國的患難，不避卑賤屈辱，這纔算得仁義。所以伊尹見中國亂，遂由做廚役去求湯，百里奚見秦國亂，遂由做俘虜得于求穆公，二人都憂慮天下的災害，都趨赴一國的患難，不辭卑賤污辱，所以稱爲仁義。現在桓公以一個萬乘之國的君主，卑躬屈節的去見一介平民，將欲和他共襄齊國的大事，而小臣卻不肯見他，可見得小臣不念人民了。不念人民就不算得仁義，有仁義的人不失去人臣的禮節，不敗壞君臣的位分。所以四境之內，凡是執贄朝拜的，都叫臣子，臣子分職任事，都叫庶民。現在小臣既在庶民之列，而違逆君上的意思，就不能算得有仁義。既沒有仁義，桓公又去敬禮他，假使小臣是有智能，故意躲避桓公，這是規避，是應當受刑；假使小臣是沒有智能，不過在桓公面前驕矜，這是矯詐欺人，是應當誅戮。小臣的行事，若不加以刑罰，就當施行誅戮。桓公不能整理君臣的綱紀，而去敬禮當行刑受戮的罪人，桓公這乃是以輕視主上，侮慢人君的習俗，去教導齊國的人民，這不是治理國家之道。所以說桓公不懂得仁義。」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一人，卻獻子聞知，趕緊駕車子去救，到時，已經殺掉了，卻子因說：「何不偏示各營呢？」

有人說：「卻子說的話，不可以不細加審察。他不曾分受韓子應受的誹謗，韓子所斬的若是罪人，卻子就不可以去救，救罪人是法度所由敗壞的。法度一敗，國家就要混亂。若不是罪人，就不可以拿他示衆，勸他示衆，乃是重罰無辜的人。重罰無辜，人民就要愁怨的，人民愁怨，國家就危險。卻子說的話，不使國家危險，就令國家混亂，這是不可以不細加審察的。而且韓子所斬的若是罪人，卻子分些甚麼誹謗呢？斬的若不是罪人，已經是斬掉了，卻子纔到，可見得韓子的誹謗已成，卻子隨後纔趕到。卻子說拿去示衆，這非但不能分斬人的毀謗，而生出示衆的毀謗。」

來，卻子並不會分減毀謗，反添加了毀謗！從前紂爲炮烙之刑，崇侯惡來又教他斬渡河的足脛，這又何嘗分了紂應得的毀謗呢？並且人民期望在上位的，極爲殷切，韓子若有錯誤的地方，尚望卻子能夠改正他，現在卻子也跟著一齊錯誤，人民對於上人就絕望了。所以說卻子所說的話，不會分輕毀謗，卻更添加了毀謗。而且卻子去救這人時，是以爲韓子不對，他不講出他不對的地方，但勸他示衆，這乃是使韓子終不明白自己的過失。既令人民對在上的絕望，又使韓子不知道自己的過失，我不解卻子何以分輕毀謗！

齊桓公解去管仲的束縛，封他爲相國。管仲道：「臣有寵了，然而臣仍舊卑賤。」桓公說：「使你位在高國之上。」管仲說：「臣尊貴了，然而臣仍舊貧窮。」桓公說：「使你有三歸之家。」（註見外儲說左下。）管仲說：「臣富足了，但是臣仍舊疏遠。」於是桓公立他做仲父。齊略道：「管仲以爲卑賤，不可以治理國家，所以請位居高國之上，以爲貧窮，不可以治理富人，所以請得三歸之家，以爲疏遠，不可以治理親近的人，所以請封爲仲父。管仲並非貪婪，因爲如此方便於治理國家。」

有人說：「現在假若令一奴僕奉了國君的命令，去諭告卿相，卿相莫敢不聽，並非卿相卑賤，奴僕尊貴，因爲主上的命令所加，無人敢不聽從。現在管仲治理齊國，若不由桓公委任他，那是沒有國君，國家沒有國君，就無從治理。若負有桓公的威權，頒發桓公的命令，雖是奴僕，都可以使人相信，何須定如高國仲父之尊貴，纔可以行呢？當今的行事都丞位，雖然至卑，然而他們奉命使人時，不避開尊貴，不祇欺卑賤的人。所以行事若合法，雖是巷伯，都可以使卿相信服；行事若不合法，雖是大官，仍會遭庶民的違抗。現在管仲不致力於尊主上，明法度，而徒事增進寵愛，添加爵祿，這不是管仲貪婪想求富貴，必是昏闇不知學術，所以說管仲的行事失當，齊略的讚美也太過分了。」

韓宣王問樛留道：「我想兼用公仲和公叔，可以嗎？」樛留對道：「從前魏國兼用樓鼻和翟強，便失去西河之地；楚國兼用昭景二姓，就失去鄢郢。現在君若兼用公仲同公叔，二人必將爭奪政權，結交鄰國，那時國家就可感

了」  
有人說：『從前齊桓公兼用管仲、鮑叔，成湯兼用伊尹和仲虺，若說兼用兩個臣子，國家就有憂患，那麼桓公就不應當成功，霸業成湯就不應當成功，王業了。齊湣王單用淖齒，而身死於東廟，趙主父單用李兌，結果被絕食而死。人主果然能明法術，雖兼用兩個大臣，並不爲患。若不明法術，兼用兩個臣子，必至爭奪政權，結交隣國，單任一個臣子，必至專權據勢，迫脅甚至害死人主。現在膠留不明法術，也規勸人主，使主上不要兼用兩個臣子，祇單任一個大臣，這樣若沒有西河、鄠、郢的憂患，就有身死絕食的危險了！可見得膠留說的話不對。』

## 難二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反七老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對非深思也。國亂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猶以爲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且不止，卽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尙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胡其善！」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己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姜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

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窮削彌縫也。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于而于亡，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于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也，里門也。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令文公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有司三請皆曰告仲父。而優笑曰：『易哉！』

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俳優樂者名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而勞哉？伊尹自以爲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爲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道，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



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己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口而作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窳言；苟且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窳貨。君子不聽窳言，不受窳貨之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窳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爲窳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人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紉，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

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寃貨者，無術之害也。』

趙簡子圍衛之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簡子以犀爲櫓而自臥之櫓楯類也鼓之而士不起。簡

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

無弊者。但君不能用之耳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

沒，惠公卽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

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士耳，士無

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

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

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櫓親立於矢石間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

輕犯矢石而救者謂親愛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稱也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尙可戰，是以百族

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尙百無一况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

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喜利畏罪，人

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失人之行人，未知衆之道也。」

〔白話〕齊景公去看晏子，（晏嬰）說道：「你的屋子小，又靠近市場，你不如移家到高爽的地方去。」晏子再拜辭謝道：「臣嬰家貧，須近市場居住，早晚去買東西便當，不可以離遠了。」景公笑道：「你的家近市，對於市場熟悉，你曉得甚麼東西貴，甚麼東西賤嗎？」此時景公正用刑太繁，晏子遂乘機道：「踴（爲斷了脚的人）接的假脚（貴鞋子賤）」景公道：「卻是爲何呢？」回道：「因爲刑罰太多了。」景公變了色，說：「寡人太暴戾了嗎？」於是減去五種刑罰。

有人說：「晏子說踴貴，這並不是他的誠意，他原來是想乘此進說，使景公減輕刑罰，這實在是不明治國之術！刑罰若施行得當，雖多並不爲害；刑罰若施行得不當，雖少仍舊爲害。」晏子不以刑罰不得當的話告訴景公，而說刑罰太多，這實在是患在無術。敗軍的誅戮，以千百計，尙且不止，就是治亂的刑罰，惟恐不夠，而姦邪尙不能盡除。現在晏子不察刑罰的施行是否適當，而說刑罰太多，不太謬誤了嗎？愛惜茅草的，就損耗禾穗；寬宥盜賊的，就傷害良民。現在若減輕刑罰，寬厚慈惠，這乃是利益姦人，傷害善人，這不是治國之道呀！」

齊桓公喫醉了酒，把冠帽失落了，覺得羞恥，三天都不上朝。管仲道：「這並不是執政的恥辱。君何不行點好政，續雪去這恥呢？」桓公說：「對的。」乃開發倉困，分賜窮人；復審監中的囚犯，釋去罪過輕的。行了三天，人民都歌唱道：「公呀，公呀，何不再把冠帽丟掉哩！」

有人說：「管仲雪去桓公，對於小人的羞恥，卻生出桓公，對於君子的羞恥。」來了。假使桓公開發倉困，分賜窮人，復審監中的囚犯，釋去罪輕的，不合乎義，桓公就不能雪去恥辱。假使是合於義的，那麼桓公合乎義的事，必須等丟了冠帽纔肯行，可見得桓公的行義，全是爲的丟掉冠帽了。這樣看來，雖對小人雪去了失落冠帽的羞恥，對君子卻更生出生落義理的羞恥了！並且開發倉困，分賜窮人，這是賞賜無功的人；復審監中的囚犯，釋去罪輕的，這是不誅有罪的人。賞賜無功的，人民就怠惰；但指望主上給意外的恩惠，不誅有罪的，人民就不畏法容。

易做壞事，這最能使國家危亂，怎麼可以雪去羞恥呢？

從前文王攻打孟，打下莒，佔領豐，連着出三次兵，紂心中惱怒，文王也駭怕，乃請獻上洛西之地，赤土之國，地方千里，以求廢除炮烙之刑。天下的人都心喜。孔子後來聞知這事，說：「文王真仁愛，輕棄千里之國，求廢除炮烙之刑。文王真聰明，讓去千里的地方，收服天下的民心。」

有人說：「孔子以文王爲聰明，不是錯誤了嗎？聰明的人知道災禍之地，自己避開，所以不會被災難。假使紂怒惱文王是爲文王不得民心，那麼文王求得人心，以解紂怒，這是對的。現在紂已經因爲他大得人心而恨他，他又輕棄土地，收服人心，這不是更使紂疑心嗎？當然要被加起腳鐐手鐐來，監禁在羑里了。鄭國的老輩有句話道：『體會道理，應當沒有作爲，不要顯露。』這話最宜於文王——要使人不疑惑他纔好。孔子以爲文王聰明，見解尙未及此。」

晉平公問叔向道：「從前齊桓公九次會合諸侯，匡正天下，不知道這是仗臣子的力量，還是仗國君的力量？」叔向回道：「管仲善於裁制，賓胥無善於縫紉，隰朋善於緣邊，衣服既成，君穿將起來，君會出甚麼力呢？」師曠伏在琴上笑起來，平公問：「太師笑些甚麼？」師曠說：「臣笑叔向回答君的話，大凡爲人臣的，有如廚役，將五味調和好了，進給君喫，但是君若不肯喫，誰敢勉強他呢？臣請設一譬喻：人君譬如土地，臣子譬如草木，必須土地好，然後草木方可茂盛，這乃是國君之力，臣子又有甚麼力量呢？」

有人說：「叔向和師曠的話，都是一偏之辭。匡正天下，九次會合諸侯，這極偉大的事業，不能單說是人君的力量，也不能單說是臣子的力量。從前宮之奇在虞國，傅負羈在曹國，二人的智能，言語每中時事，行事總可立功，然而虞曹二國俱滅亡，這是何故呢？就是因爲雖有賢臣，沒有賢君啊。例如蹇叔在虞國時，虞國滅亡；到秦國後，秦國就霸強，這並不是蹇叔在虞國時愚笨，到秦國後就聰明，可見得是關係有無賢良的國君。叔向說：『是臣子的力量。』這話是不對的了。當初齊桓公宮中設有兩個市，婦女住的院落，里門就有二百個，被着頭髮替婦人駕車

子得到管仲爲相，成功五霸之長，後來失去管仲，任用豎刁，遂至身死後屍體出蟲，爬到門外，都不會下葬。若以爲非臣子之力，就不應當因管仲而霸；若以爲但是國君之力，就不應當因豎刁而亂。當初晉文公戀齊女，忘了回國，咎犯極諫，纔能使文公復反晉國。所以齊桓公以管仲而會合諸侯，晉文公以咎犯而成功霸業。師曠說：「是國君的力量。」這話又不對了。大凡五霸之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必是因爲君臣都會出力。所以說叔向和師曠回的話都是一偏之辭。」

齊桓公的時候，晉國的客人到了，有司來請禮。桓公說：「告訴仲父去。」有司請了三遍，桓公都這般回答，優人笑道：「做國君真容易。」一聲仲父，兩聲仲父的。桓公說：「我聽說人君尋求人時甚費力，使用人時就安逸了。我得到仲父已經很難，得到仲父之後，爲何不容易呢？」

有人說：「桓公回答優人的話，不是人君所當說的。」桓公以爲人君尋求人時費力，尋人有甚麼費力呢？伊尹由做廚役得見湯，百里奚由做俘虜得見穆公，俘虜是恥辱，做廚役是可羞的。甘蒙羞辱，去接見人君，無非因爲賢者憂世心急。所以人君祇要不拒絕賢人就行了，人主求賢人實在不是一件難事。並且官職是給賢人做的，爵祿是賞給有功勞的。設立官職，規定爵祿，士人自然會來，人君有甚麼費力呢？使用人也不容易，人主雖使用人，必須以法度爲準，用刑名干預事情，合於法纔行，不合乎法就止。功績若同說的話相當就有賞，若與說的話不相符就有罰。以刑名約束臣子，以法度規範下人，這是不可以暫時釋去的。做人君那裏容易呢？求人並不費力，用人也不容易，然而桓公說：「求人時費力，用人時容易。」這話是不對的。而且桓公之得管仲更不難，管仲不爲他的國君殉身，而歸順桓公，鮑叔又讓他做相國，桓公得到管仲並不難。這是很明顯的事。但是既得到管仲之後，那裏就會容易了呢？管仲並不是周公旦，周公旦攝政七年，成王年紀既長，乃退還他國政，他並非爲天下人計，乃是爲他自己的職守。像周公旦這樣，不奪幼子天下的，必不肯背叛已死的國君，去事仇敵。反過來說，背叛已死的國君，去事他的仇人的，他必定不難奪幼子天下的，不難奪幼子天下的，他必定不難奪他國君的國。管仲原來是公子糾的臣

子謀殺桓公未遂，公子糾死了，遂去臣事桓公。管仲的行事不和周公且相同，是很明顯的事。並且管仲是否賢能，尙未可必知哩。假若管仲是一個大賢人，他會像湯武（成湯和周武王）一樣，湯武是桀紂的臣子，桀紂作亂，湯武遂奪去他們的天下。現在桓公居於管仲之上，把事看得容易，這無異以桀紂之暴行，居於湯武之上，這樣桓公就危險了。假使管仲是一個壞人，他會像田常一樣，田常是齊簡公的臣子，後來把簡公殺了。現在桓公居於管仲之上，把事看得容易，這無異以簡公的怠惰，居於田常之上，這樣桓公又危險了。管仲不能同周公且相比，那是很明顯的事。可是他做田常，抑或做湯武，還沒有一定哩。若做湯武，就有桀紂的危險；若做田常，就有簡公的禍患。已得到仲父之後，桓公怎麼就會覺得容易了呢？若桓公任用管仲時的確知道他不曾欺詐他，桓公就應當知道別

的臣子誰不欺主上。但是桓公惟見管仲不欺主上，遂將豎刁、易牙也當作不欺主的臣子，把他們和管仲一樣看待，把管仲的重任付給他們，以致死後屍體出蟲，直爬到門外面，尙不會下葬，可見得桓公明明不能分出欺主和不欺主的臣子來，但是他任用臣子又那般專一，所以說桓公是昏闇的君主。」

李兌治理中山時，苦陘令呈上決算來，收入過多。李兌道：「言語巧辯，令人聽着歡喜，但是不合乎情理，這叫做不實在的話；沒有山林川澤之利，而收入多的，這叫做不實在的貨。君子不聽不實在的話，不受不實在的貨，你去吧！」

有人說：「李子講的「言語巧辯，令人聽着歡喜，不合乎情理的，乃是虛假的話。」殊不知巧辯在於說者，喜歡在於聽的人，可是話又不是聽的人說的。所謂不合乎情理，不指聽的人，必是指所聽的話，聽的人不是小人，便是君子。小人既然不講情理，也就不能使他合乎情理；君子既然講情理，也就不會喜歡沒有情理的話。可見得言語巧辯，聽了歡喜，不合情理，這話是不對的了。收入多的就是不實在的貨，這話也不大對。李子禁姦不早，使苦陘令得以呈上決算，這過錯乃是李子鑄成的。並且李子沒有學識，不知道收以何以會多。收入多是因爲收成豐足，那麼收入雖加倍的多，又有甚麼要緊呢？做事若謹使陰陽和協，種植若適合四時所宜，沒有過早過晚之失，沒有冷

熱過度之災，收入就多；不以小事去妨害大事，不以私欲妨害公衆的事，男子盡力耕種，婦人致力紡織，收入就可以多；研究畜養之理，明白土地所宜，六畜蕃殖，五穀豐盛，收入就多了；精於計算，熟習土地之形，車船機械之利用，力甚少，功效甚大，收入就多了；添設商市，關口，橋梁，能以多餘的去調濟不足的，客商都歸嚮，外貨都滯頓，儉省財用，對於衣食，宮室，器械，都有節制，資產器用都預備周全，不講究遊戲玩好之具，收入就多了；收入多都是人爲的，至於天時也有關係，例如風調雨順，寒暖適宜，土地雖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收入也多了。人事和天工，都能使收入增多，不必定要仗山林川澤之利，若因沒有山林川澤之利，收入多了，便說是不實在的貨，這真是沒有學識的話。

趙簡子圍打衛國近郊的城，用堅固的大楯牌掩護，站在矢石射擊不到的地方，擊鼓催兵攻城，兵士都不肯動。簡子摔了鼓鎚，嘆道：『嗚乎（歎息聲）我的兵士又疲弊了！』行人燭過，揭去盜胄對道：『臣聽說祇因人君不能用士卒，士卒沒有疲弊的。當初我們先君獻公兼并十七國，降服三十八國，打了十二次勝仗，就是用的這般人；獻公去世，惠公即位，荒淫暴亂，愛好美女，秦人於是恣意入寇，深入國境，離絳祇有十七里，也是用的這般人；惠公去世，文公即位，圍困衛國，取有鄴城濮之戰，五敗楚人，號稱五霸之一，名聞天下，也是用的這般人。所以是祇因爲君不能用士卒，士卒實在是并不會疲弊。』簡子乃離開大楯牌，站在矢石射擊得到的地方，擊鼓進兵，兵士一齊直前薄城，一戰大勝。簡子說：『我與其得到皮製的兵車千輛，還不如聽到行人燭過的一席話哩。』

有人說：『行人講的話不對，但他說惠公以這般人失敗，文公以這般人霸強，他卻不會見到惠公和文公如何使用這般人。（未必就是定要站立在矢石所及的地方）並且簡子未可以去掉楯牌的掩護。雖是父母被圍困着，然而肯輕犯矢石去救的，祇有孝子愛親心切，才能夠這樣；但是孝子愛親，一百個人當中祇有一個，現在簡子以爲身處危險之地，兵士就會盡力應戰，這也和相信府吏以下衆官的兒子，對於主上都能像孝子之愛親一樣，行人的話不太欺人了嗎？好利害，是人之常情，賞賜若優厚可信，人都要輕敵了；刑罰若嚴重堅決，人都要出

力死戰，就不會敗北了。忠心愛主上，甘心爲主上而殉身，幾百人當中沒有一人肯做的，而喜利畏罪，是人情所必然的。將領兵衆，不由必然不易的道理以取勝，而強令人去做一百人當中沒有一人肯做的事，行人實在是不知道用兵的方法。」

難勢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蝥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醞而螳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醞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螳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己，而不肖者不用己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



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四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風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于千里，或爲人笑，則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夫聖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

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踵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萊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白話」慎子道：「飛龍乘着雲上天，騰蛇駕着霧遊行，若雲消霧散，龍蛇就和蚯蚓蟻蟻相同了。這是因爲失去了所託的原故。賢人而屈居於壞人之下，正是因爲權勢輕位分低，壞人而能屈服住賢人，正是因爲權勢重位分高。堯爲百姓時，不能治理三個人，桀做天子時，能擾亂天下。所以我知道權勢位分足以倚恃，賢人智士不足企慕。弩雖然弱，而箭射得高，是因爲有風激盪牠；身雖不肖，而號令施行，是因爲得衆人的扶助。堯做屬隸時去教化人民，人民是不聽從他的，等到既做了天子，令行百姓就遵行，令止百姓就停止。這樣看來，賢人智士不足以使衆人服從，而權勢位分正足以屈抑賢者。」有人答覆慎子道：「飛龍乘着雲上天，騰蛇駕着霧遊行，我並不以爲龍蛇不須託雲霧之勢。但是若釋去賢智，專任勢力，這就足以治國了嗎？這我不大同意！雖有雲霧之勢，而能乘着去遊行的，祇有龍蛇這般美材的方可以，現在雲雖然感，然而蚯蚓不能去乘呀，霧雖然濃，然而蟻蟻不能去駕呀！雖然有威雲濃霧之勢，而不能乘着去遊行，正是因爲蚯蚓蟻蟻材能淺薄的原故。現在桀紂南面君臨天下，以天子的威力做他的「雲霧」，然而天下仍不免於大亂，正是因爲桀紂材能淺薄啊。並且一人若用堯的勢力去治理天下，這勢力和桀用了去擾亂天下的勢力有何分別呢？至於勢力，不能必定使賢人用牠，壞人不用牠。但賢人若用了，天下就平治；壞人用了，天下就混亂。人的性情好的少，而壞的多，要以威勢的利益去幫助亂世的壞人，仗勢力去擾亂天下的就多，以勢力去治理天下的就少了。勢力便利治理的，也就便利擾亂的。所以周書會說：「不要給老虎添翅膀，牠將飛進城邑，揀人吞喫。」讓壞人據有勢力，乃是給老虎添翅膀。桀紂造高臺深地，竭盡民力，製炮烙之刑，損傷民性，桀紂得兼做這四件事情，因爲有天子的威勢爲其羽翼，假使桀紂是平民，尙不會做成一件這暴亂的事，已身被刑戮了。勢力最易養成虎狼的心，而成功暴亂的事，這乃是天下的大患。勢力對於治亂的影響，本來沒有地位的，而專說勢力足以治理天下，其見識也太淺陋了。好馬同堅固的車了，若使奴僕去駕馭，就被人笑，王良去駕，每日可行千里，車馬原是一樣的，有的日行千里，有的被人笑，因爲駕車的技术巧拙，相差甚遠的原故。現在譬比國是車子，勢力是馬，號令是韁轡，刑罰是馬鞭，令堯去駕馭，天下就治理，桀紂去駕馭，天下就擾亂，這

就是因爲賢愚相差得太遠了。想馳行疾速，行程長遠，而不曉得用王良；想進利除害，而不曉得用賢能之士，這就是不曉得推論同類的患處。要知堯舜也是「治民的王良」啊！更回覆問難的道：「形勢很可倚恃着去治官而客人說：『必等有賢人，乃可以治理。』這就不對了。形勢的名目雖祇一個，然因變化而種類不可勝數，形勢若都本於自然，那就不必去討論了。我所說的形勢，是指人爲的形勢，現在說堯舜得勢而天下治理，桀紂得勢而天下擾亂。我並不是以爲堯舜不如此，但是形勢不是一人所能造成的。堯舜若生來便在上位，雖有十個桀紂，也不能使天下擾亂，因爲形勢治理，桀紂若生來便在上位，雖有十個堯舜，也不能使天下治理，因爲形勢正便利擾亂的。所以說形勢便於治理時，不可以使其擾亂，形勢便於擾亂時，不可以令其治理，這乃是自然之勢，不是人所能爲的。我所要說的，是人所造成的形勢，既得勢，何須更待賢人而治呢？何以見得如此呢？人家說：『有一個賣矛和楯的人，稱讚他的楯堅固，說沒有東西能夠刺穿牠的。少停又稱讚他的矛道：『我的矛銳利，無論甚麼東西，都可以刺穿的。』有人立刻問道：『用你的矛去刺你的楯怎樣呢？』買矛的人聽了，回答不出話來。』無物能刺穿的楯，同無論何物都能刺穿的矛，在名分上就不可以兩相存在。賢人是任何形勢所不能加以阻礙的，而形勢是無論何物都可以加以約束的。以無物可加約束的賢人，和無物不能約束的形勢並論，這也和矛楯之說一樣啊。所以賢人和形勢不能相容，也很明顯的了。並且堯舜和桀紂千百年僅一見，不是挨着肩膀，緊接着脚跟而生的，世上所常有的，就是中等人，我所以要討論形勢，就是爲中等人而發。中等人上不及堯舜，下不及桀紂，依法據勢，則可以治理天下，違法去勢，則足以擾亂天下。現在若廢勢違法，去等待堯舜，必待堯舜到來，天下方可治理，那麼天下必至紛亂千世，方得一治；依法據勢，以等待桀紂，必待桀紂到來，天下方可平治千世，方才一亂了。平治千世僅一亂，和擾亂千世而一治，就和騎着千里馬，背道分馳，相差得遠了。若棄去規矩法度，度量權衡，雖使奚仲去造車子，也不能成功一個車輪；若沒有賞賜的勸勉，刑罰的威嚴，釋去勢位，委棄法度，堯舜雖沿戶勸說，人必向其爭辯，結果不能治理三家，形勢之有用，是很明顯的了。而你說必等待賢人，這就不對了。並且百日

不進食，以等待膏粱和肉，餓的人必不能活，現在要等堯舜之賢才，去治理當世的人民，這好似等待膏粱和肉去救飢餓的人一樣。若說好馬和堅固的車子，倘使常人駕御，就被人笑，使王良去駕御，一天就可以行千里。我以為這話不對，譬如等待越人善游泳的來救中國溺在水裏的人，越人對於游泳是精的了，然而被溺的不能得救。要等古時的王良來駕馭今世的馬也，和等待越人善於游泳的來救沈溺的人一樣，這事的不可能是很明顯的了。好馬和堅固的車子，五十里設一副接力，雖使技術中等的人去駕御，也可以奔馳迅速，取程遙遠，千里的路程，指日可達，何必等待古時的王良呢？並且駕御車馬，若不使王良，就必定要使常人去敗壞，治理天下，若不使堯舜，就必要使桀紂去擾亂，這也就同說味道若不像蜜糖般甜，必定要和藥草一般苦一樣。這乃是巧辯虛辭，違背情理，偏於一端的議論，怎可以用來辯難合道理的理论呢？客所談的尚不及此論啊！

### 問辯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

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公用爲之的，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白話〕有人問：「辯論怎樣發生的？」答道：「因爲在上位的不賢明，才有辯論。」問道：「在上位的不賢明，遂產生辯論，這是甚麼原故呢？」回答道：「在一個明主的國內，號令是言論中最尊貴的，法律是事情中最適當的。言論沒有比國君的命令再尊貴的了，法律祇適宜於公衆，不適宜於私人。所以言論和行動若不在法令軌道之內的，必加禁止。倘若沒有法令的約束，可以用詐術應變，投機取利，揣度事情，在上位的必定要採納他的建議，而考求其實際，其言若對，則有厚賞，倘若不對，則有重罪。所以愚陋的人畏罪不敢輕言，聰明的人也不得妄發議論，這就是沒有辯論的原因。至於亂世就不同了，主上有命令，人民用文學去非難，官府有定法，人民以私行去矯詐，人主漸漸喪失了法令，而尊崇學者的智略行爲，所以世上的文學越多了。言論和行爲，就須以功用爲其目標，把獵獸的箭磨得銳利，隨意的亂射，箭鏃未嘗不可以射中秋天的毫毛，然而這不能算善射，因爲沒有一定的目標，立一五寸的目標，距十步遠，非羿和逢蒙不能一定射中，因爲有一定的目標，所以有一定的目標，就以羿和逢蒙射中五寸的箭鵠爲巧；若沒有一定的目標，就以隨意射中纖細毫毛爲拙。現在聽人的言論，觀察人的行爲，不拿功用來做目標，言論雖然頂精深，行爲雖然頂堅定，也不過是隨意亂講的話。所以亂世聽人的言論時，以難懂得的爲精深，以文辭淹博的爲詳審，觀察人的行爲時，以不同時俗的爲賢，以陵犯主上的爲高抗，不屈人主喜歡詳審精深的言論，尊重賢明高抗的行爲，而不加以矯正，所以穿儒生的衣服和帶劍的增多，而耕種和服戰役的就

少了；堅白無厚等學說感起，而國家的常法卻衰落了。所以說在上位的不明，辯論因之而生。」

## 問田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王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疆。」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

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科身者貪鄙之爲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白話〕徐渠問田鳩道：「我聽說：『智士不因下人而得見國君，聖人不須有功纔爲主上所用。』現在陽成義渠是個能幹的將帥，而須經過屯伯的考試，公孫亶回是個賢明的相國，而須州郡的官吏傳達，這是爲何呢？」田鳩道：「這並沒有旁的原故，是因爲主上有法度和治術，而且足下就不會聽說：『楚國用宋觚爲將，以致國政日亂；魏國用馮離爲相，而亡了國嗎？』楚王和魏君爲虛言所騙，爲巧詐的論調迷惑，不用屯伯的考試，不用州郡官吏的傳達進見，所以有國政擾亂和亡國的禍患。這樣看來，不用屯伯的考試，州郡官吏的傳達，豈是明主對於政治上所當設施的方法呢？」

堂谿公對韓子（韓非子）說：「我聽說：『遵行禮義，辭讓不爭，乃是全身的方法；修身正行，屏去機智，乃是成功的道理。』現在先生尊崇法術，講求度數，我竊以爲這樣對於你的身體是很危險哩！何必這樣做呢？曾聽先生說過：『楚國不用吳起，以致弱亂；秦國任用商鞅，國遂富強。』二人的計謀固然對，但是吳起被支解，商君遭車裂，就是因爲不會逢着治世，遇着明主，遭遇不可一定，禍患不能免去，捨去全身之道，而肆行危險的行事，替先生設想，覺得不很對哩！」韓子道：「我明白先生的話了。治理天下的把柄，整齊人民的法度，是不很容易保守的。但是我所以不行先生的指教，而做鄙賤人的行事，實在因爲推崇法術，設立度數，可以富庶人民，便利大衆，所以不怕昏君亂主的禍患，而必定想增進人民的利益，這乃是仁智的行爲。怕昏君亂主的禍患，而逃避死亡的凶禍，知道自己本身的重要，而不顧人民的利益，這乃是貪鄙的行爲。我不忍做貪鄙的事，不敢傷仁智的行事，先生雖有愛惜我的意思，然而實際上對於我大有損害。」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貴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勃，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卽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卽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卽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請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

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不踰官。』雖知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日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白話〕有人問：「申不害和公孫鞅，這二家的主義，對於國家誰切要些？」答道：「這不可以比較。人若十天不飲食，就要餓死；大冷天若不穿衣服，也要死；若問衣服和飲食對於人，誰比較要緊，兩樣實在不可缺一，都是養生東西。現在申不害講治術，而公孫鞅講法制，治術謂因其才幹所宜，授以官職，就著名聲，考覈其實際如何執掌生殺的權柄，督察羣臣中有才能的人，這是人主所宜執掌的。法制是指憲令爲官府所謹守，刑罰爲人民所戒懼，謹慎守法的有賞，爲惡犯令的受罰，這是臣下所宜遵守的。人君若缺乏治術，上面就被掩蔽，臣民若不守法令，下面就混亂了。這兩樣不可缺一，皆是帝王治國的工具。」問的人道：「但恃治術而沒有法制，但恃法制而沒有治術，爲何不可以呢？」對道：「申不害輔佐韓昭侯，韓乃是晉的支國，晉國的舊法尚存，而韓的新法又生，已往人君的令尚未收回，後來人君的令又已頒下，申不害若不使法令統一，爲姦作惡的必多，所以舊法若有利，就令昭侯用舊法和從前所頒的令，新法若有利，就令昭侯行新法和後來所頒的令。但是舊法和新法相反，以前的令和後

來的令抵觸，所以申不害雖極力使昭侯用治術，而姦臣仍可舞弄文辭，行其譎詐。申不害雖託身於擁有萬輛兵車強大的韓國，然而爲時十七年，仍不能使韓國成功霸王之業，就是因爲人主雖能用治術，而臣下不能嚴守法令的患處啊。公孫鞅治秦時，設立告發一齊坐罪，什伍相保，隱姦互坐的制度，賞賜優厚，而確實刑罰嚴重而不移，所以秦國的人民，用力雖勞而不休息，抵抗敵人雖危險并不退卻。因此秦國國富兵強，然而因爲沒有治術以察姦邪，所以國雖富強，無非便宜人臣罷了。及至孝公和商君死後，惠王即位，那時秦法尙未弛敗，而張儀以秦國去經營韓、魏，惠王死後，武王即位，甘茂又以秦國去經營周，武王死後，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過韓、魏，東面去攻打齊國，歷時五年，而秦國不會增加一尺土地，自己反成功了陶邑的封地，應侯攻打韓國八年，完成其汝南的封地，從此以後，一般治理秦國的，都屬於應侯、穰侯一類，所以戰勝敵國，惟有大臣愈加尊貴，推廣土地，私自封立，就是因爲人主無術以察姦邪，商君雖極力的修治法令，人臣反恃以舞弊作惡，所以雖據有強大的秦國爲資，爲時數十年，而不能成功帝王之業，因爲法制雖爲臣下所謹守，但人主在上却不能施用治術，患處就在這啊！問道：「人主用申子的法術，而臣下行商君的法制，這樣可以嗎？」答道：「申子對於法術并未盡善，商君對於法制也未盡善。申子說：『治事不得越出自己的職守，不應當發言時，雖知道都不說。』治事不越職守，也可謂之爲守職，若知道而不說，就是過錯了。人主以一國人的眼睛去視察，所以能視察精明；以一國人的耳朵去審聽，所以審聽能夠清楚。現在若知道都不說，那人主將靠誰呢？商君的法制說：『斬敵人一個首級的，進爵一級，若要當官，就做五十石俸祿的官；斬敵人兩個首級的，進爵兩級，若要當官，就做一百石俸祿的官。』官爵的遷進，和斬敵人的功績相稱。現在若有一法令，謂有斬敵功勞的，令其爲醫生和匠人，結果房子造不成，病治不好，因爲匠人恃技藝精巧，醫師須用藥神妙，若以斬首的功勞，令其爲匠人和醫師，他們就不能應付他們的職務了。現在做官全仗智能，斬首則僅恃勇力，使僅有勇力的人去治需要智力的官職，這就和令有斬首功勞的人去做醫師和匠人一樣。所以說申子和商君對於法術，都未盡善。」

六反

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礪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譎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夫彈瘞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瘞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今上下之接，無子

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郤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無父子之澤乎？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積愛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策，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

愛也。也推行父薄愛教，咎子多善用嚴也。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心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惠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智之美，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名？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

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埳。」山者大，故人順之；埳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埳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歛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懦則肆於爲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君天子，而桀未必爲天子爲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

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者而自飾以爲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白話〕貪生怕死，想免去災難，這種人是必不以投降敵人爲恥的，而世人尊他們爲「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這種人違背法度，而世人尊他們爲「文學之士」；出外交游，厚自奉養，這乃是寄生消耗的民衆，而世人尊他們爲「有能之士」；言語邪曲，詭詐多端，這種人乃虛僞詭詐，而世人尊他們爲「辯智之士」；擊劍私鬪，攻殺仇怨，這種人驕橫暴戾，而世人尊他們爲「廉勇之士」；救活盜賊，隱匿姦人，這種人罪當處死，而世人尊他們爲「任俠之士」。這六種人乃是世人所稱譽的。至於身赴艱險，爲信仰而犧牲，這種人能忠勇死節，而世人却不滿意他們，說：「這是沒有計算的人。」知識簡單，謹守法令，這種人能保全法度，而世人却不滿意他們，說：「這是樸質鄙陋的人。」努力工作，以謀衣食，這乃是生利的民衆，而世人却不滿意他們，說：「這是沒有才能的人。」忠厚純粹，這乃是方正爲善的民衆，而世人却不滿意他們，說：「這是愚蠢戇直的人。」重視命令，小心做事，這種人尊重執政，而世人却不滿意他們，說：「這是懦弱退縮的人。」挫敗寇賊，遏止姦邪，這種人奉揚法令，而世人却不滿意他們，說：「這是詭譎進讒的人。」以上六種人是世人所皆毀的。六種姦僞無用的民衆，世人是那樣的稱讚他們；六種拼戰有



用的人民，而世人又是這樣的訾毀他們。這就叫六反——名實相反。庶人但顧私利，遂加以讚譽；人主但聽虛聲，即加以尊禮。既加尊禮，必享利益；百姓但顧私人的利害，遂加以訾毀。人主因為習俗所壅蔽，乃加以賤視，既然賤視，自然要受患害。所以名賞施之於私惡，應當處罰的人民，毀害加於公善，應當受賞的人士，這樣想求國家富強，一定不能成功了！古時有句俗語道：『爲政如同洗頭一樣，雖知道要掉頭髮，可是仍舊要洗。』若愛惜頭髮，恐怕脫落，遂忘記洗頭可以助頭髮生長，這就是不通達。用砭石彈癰是極痛的，喫藥是極苦的，然而若因為痛苦的原故，遂不彈癰喫藥，那身體終不能夠生存，疾病終不可以除去。方今君臣相接，沒有父子之恩，而想以行義去禁止臣下作惡，則上下之間必生嫌隙了。而且父母對於子女，生男孩子，大家互相道賀；生了女孩子，就免去賀禮。男女並爲父母所生，然而生了男兒，就互相道賀；生了女兒，就不賀喜，無非慮及他們的將來，想到他們誰的利益較大而已。所以父母對於子女，尚且要用計算的心相待，何況一般沒有父子恩澤的呢？現在一般學者遊說人主時，都欲去求利之心，講相愛之道，這乃是想人主比父母更親。這種理論思想非但不成熟，并且矯詐欺人。所以明主不相信這類的話。聖人治國，使法禁嚴明，法禁既明，官職自然治理，使賞罰一定，賞罰既不移，人民自然聽我使用。人民爲我所用，官職既然治理，國家就富足了，國家富足，兵力自強，霸王之業就成功了。霸王之業是人主的大利益，人主期望着這個大利益去從事治國，所以他委任官職，各適合其才能，賞罰無私，人民亦都明法，盡力效死，就可以建立功績，增進爵祿。爵祿既有，就可以富貴了。富貴是人臣的大利益，人臣期望着這大利益去辦事，所以雖遇艱險至死，力竭而不怨望，這所謂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就可以成功。霸王之業了。大凡姦邪的事，若一定發覺，就可以絕跡，若一定誅戮，就可以止熄；若不會發覺，必至肆無忌憚，若不加誅戮，必至盛行無阻。將價值甚微的貨物放在幽隱的地方，雖曾參、史魚都犯嫌疑；將百金懸在市間，雖大盜都不去竊取。若無人知曉，則曾史在幽隱的地方是可疑的，必被人知曉，則大盜在市間都不取百金。所以明主治國守備衆，多定罪嚴，重使人民因刑法之故而不敢爲惡，不因爲生性廉潔而不爲惡。母親愛兒子倍甚於父親，而父親的命令爲兒子所遵行，其功效十倍於

母親官吏對於人民沒有恩愛，而官吏的命令爲人民所遵行，其効力萬倍於父母。父母過於憐愛子女，而命令遂不能施行；官吏用威嚴臨民，而人民聽從治民宜用嚴或用愛，由此也可以決定了。而且父母對於子女的期望，關於他們的行動，想他們安樂有利，關於他們的行爲，想他們遠開罪過。人君對於人民的期望，有難時，想他們戮力平亂；太平時，想他們盡力工作。但是人親以厚愛期望子女，做安樂有利的事，而子女不聽人君不務憐愛人民，但求民的死力，而號令遵行。明主深知此情，所以不養恩愛之心，但增威嚴之勢。母親深愛兒子，不加譴責，兒子多半不成材，就是因爲厚愛的原故；父親愛惜兒子，不如母親之甚，管教答責，兒子多半爲善，就是因爲用嚴的原故。現在人家治產業，若忍飢耐寒，勉力勞苦，雖有時遇兵災凶年，仍可衣食豐足，那必定是這一家平時當心穿喫，講究娛樂，一遇凶年，嫁妻賣子，那必定也是這家。所以法制之爲道，先覺得苦，而收利長遠；仁愛之爲道，暫尋安樂，而後來窮困。聖人度量這二者的輕重，擇取其收利遠大的，所以寧用法制的，互都不寬恕，而捨棄仁愛的，互相憐惜。一般學者都說要減輕刑罰，這乃是亂亡之道！賞罰確定，正是勸勉爲善，禁止作惡。賞賜若厚，則所期望的可以疾速的獲到；刑罰若重，則所惡嫌的可以嚴厲的禁止。期望利的必定厭恨害，因爲害和利相反；和他所期望的相反，怎麼會不厭恨呢？期望治的必定厭恨亂，因爲亂和治相反，所以渴望平治的，賞賜必定厚，深惡爲亂的，刑罰必定重。現在主張刑罰輕的，其惡恨擾亂必不深，期望治理又不誠，這非但不合治國的道理，而且也行不通。所以決定善惡愚智的方法，在乎賞罰的輕重。而且重刑罰並非徒爲罪人，乃明主的法度如此。殺賊並非祇治所殺的賊，若但治所殺的賊，就成了治死人了。罰盜並非祇治所罰的盜，若但治所罰的盜，就成了治相坐的罪人了。所以說「重罰一個爲姦的罪，而禁止全境內邪惡之事。」這才是治國的道理，所重罰的是盜賊，而因之懼憚的是良民，欲求治理的，對於重刑，何必遲疑呢？至於賣賜優厚，並非徒賞有功的人，而又勸勉了一國受賞的樂於得利，未得賞的羨慕，這乃是酬報一個人的功勞，而勸勉了全國的民衆，欲求治理的，對於厚賞，又何必遲疑呢？現在不懂治國的都說「重刑傷殘百姓，輕刑也可以禁止姦邪，何必要用重刑呢？」這乃是不明治國的話。重刑可以禁止的姦惡，

輕刑未必可以加以禁止；輕刑可以禁的姦惡，重刑更容易加以禁止了。所以人主若設重刑，姦邪的事盡止，姦邪的事盡止，這對於人民有何損傷呢？所謂重刑是姦人所利的變小，而爲上的罰得重，人民不肯因爲小利去犯大罪，所以姦惡可以必定熄滅。所謂輕刑是姦人所期的利大，爲上的罰得輕，人民貪圖厚利，輕視刑罰，所以爲姦的不止。先聖有句名言道：「不跌在山上，反跌在小土堆上。」山大人走時當心，土堆小，所以人忽視。現在若減輕刑罰，人民必定忽視，若犯了罪不加誅戮，等於放棄全國，若犯了罪即加誅戮，乃是替人民設下陷阱一樣。所以輕罪即是人民的小土堆，輕罪的影響，不是亂國，就是爲人民設陷阱，這才傷殘百姓哩。現在學者都講書策中的好話，不考察當世的實事，說道：「在上的不愛人民，賦稅常重，所以財用不足，人民怨恨在上的，而天下大亂！」這意思是，以爲若使人民財用充足，更加愛護他們，雖減輕刑罰，而人民仍舊守法，便於治理。這話就不對了。大凡人採取重刑罰，本來在已使人民富足之後，雖然財用充足，更加愛護他們，然而若減輕刑罰，猶能令民趨於爲亂。例如富家的愛子，財貨足用，財貨既足用，就隨意的使用，任意使用，就積習奢侈，父母憐愛他，不忍加以譴責，既不忍譴責，他自然驕橫放縱了。奢侈的結果，必至家貧，驕橫的結果，必至作惡。這雖然財用充足，而過分的憐愛和寬容，實爲其患累。大凡人的生性，財用倘若充足，就不肯用力工作，在上的管治若不嚴，就任意的爲非作惡。財用雖富足，仍勉力工作，祇有神農若此，爲上的管治不嚴，仍修飭行節，祇有曾參和史魚能夠如此。普通的人民不及神農和曾史，這是極爲明顯的。老聃曾說：「知道滿足，就不受屈辱，知道休止，就沒有危殆。」因爲危殆屈辱的原故，遂於滿足後，不更求分外，祇有老聃如此。現在以爲使人民滿足就可以平治，乃是把人民都看作和老聃一樣了。所以桀雖貴爲天子，然而對於他位分的尊貴，仍不滿足；雖富有四海，然而對於他貨財珍寶，仍不滿足。人君雖使民人滿足，終不能使他滿足到和天子一樣，但是桀雖身爲天子，未必就覺得滿足啊。那麼雖使人民的用度充足，對於治理有何用處呢？所以明主治國，建設隨時所宜，以便生產，檢討賦稅，使貧富得趨平均，增進爵祿，使賢能盡得羅致任用，重加刑罰，禁止姦邪，使人民因勞力致富，因功業貴顯，因過錯判罪，因功勞受賞，而不念及慈惠的賞賜，這才

是帝王的政治。人若都睡着了，就不能知道誰是瞎子；若都未出聲，就不能知誰是啞叭。驚醒他們，令他們觀看，問他們，令他們對答。瞎子和啞叭就無法冒充了。不聽他的言論，就不知道是否沒有學識；不任他們事做，就不知道是否沒有本領。聽他們的言論，更求其是否適當；委他們事做，更考其成績何如。沒有學術和缺乏才幹的，就無法掩飾了。若欲徵求力士，而但聽其言論，雖庸人和烏獲都不能加以辨別，給他們一個鼎，令他們舉，誰強誰弱，就可以分別出來了。所以官職乃是能士的「鼎」，派他們事做，愚智就可以分別出來了。所以因其言無用，而得知其無學術；因其不能任事，而得知其無才幹。其言不爲人主所用，乃穿鑿辭說，妄言誇大；身不爲人主所任用，乃矯揉做作，表示高尚。人主被他的虛辭所惑，不辨他的真僞，而加以尊崇，這乃是不等待觀看，就判定誰的眼光好；不等待人回答，就判定誰的口才好。瞎子和啞叭這樣也辨別不出來呀。明主既聽了人的言論，必要更責其實行；既看過人的行止，必定更求其成績。如此，虛詐誇大的言論不會再談，矜恃欺人的行爲不會再有了。

### 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窳蟠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在扶世也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

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麕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肢，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澠臘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澤居者苦水故買人功。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饒，幼弟可措猶不饒之也；饒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

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鉅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驕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悅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

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爲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願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勝，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勢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金銷爛雖多，路棄而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故，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廉之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



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謂之賢。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弱之禍，則私行立而功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也。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而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爲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



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於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生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貧；民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

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豐，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讐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舉，則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

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繪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

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白話〕上古的時代，人民少，禽獸多，人民不堪禽獸蟲蛇的騷擾，後來有聖人興起，在樹上作巢，令人民住在上面，以避野獸的侵害，人民很喜歡他，使他治理天下，稱他爲有巢氏。人民本來喫果蔬蚌蛤，氣味腥臊臭惡，又傷害腸胃，人民因之多生疾病，後來有聖人興起，教民鑽木敲火石取火，烹燒食物，以去腥臊的氣味，人民很喜歡他，使他管理天下，稱他爲燧人氏。中古的時代，天下發大水，鯀和禹乃疏通江河；近古的時代，桀紂暴戾昏亂，商湯和周武王乃興兵征伐。在夏后氏的時代，若有人教人在樹上造巢住，鑽木敲火石取火，必定要被鯀和禹笑了；在殷周的時代，若有人從事疏通江河，必定要被商湯和周武王笑了。那麼當今若有人稱讚堯舜湯武之道，也必定要被新出的聖人所笑了。所以聖人不期慕上古，不取法常規，但論當時所需要的，加以設備。宋國有一個耕田的，田裏有顆樹幹，恰巧有頭兔子跑過來，誤觸樹幹，頸項衝折而死，耕田的乃釋去他的鋤頭，守住樹幹，希望更得到兔子，兔子終不可再得到，反被宋國的人訕笑了。現在想用先王的政策，來治當今的人民，都是守住樹幹等兔子的一

類。古時男子雖不耕種，而草木的果實足供糧食；女子雖不紡織，而禽獸的皮革足供衣服。不用力作，而給養自足。人民稀少，財用有餘，所以人民不致競爭，厚賞和重罰都不必用，而人民自然治理。現在一個人有五個兒子，不能算得多，每個兒子再生五個孩子，祖父尚不會死，已有二十五個孫子了。所以人民既多而貨財少，工作勞苦而供養薄，人民就從事競爭了。雖厚賞重罰，倍於從前，仍不能免於亂。堯做天子時，用茅草蓋屋，不加修飾，用采木作柱，不事雕飾，用粗米作飯，用藜草豆葉當菜，冬天穿覺皮，夏天着葛衣，雖守門的人自奉，也不能比這再簡薄了。禹爲天子時，親自拿着鋤頭和糞箕，率領着人民，堅苦的工作，腿上的毛都磨光了，雖是俘虜，其勞苦也不能較此更甚了。這樣說來，古代的辭讓天子，等於辭去守門式的奉養，免除俘虜般的勞作，古時傳讓天下，不足稱美。當今的縣令，一朝死後，子孫屢世富有，有車馬代步，人自然寶貴縣令的位置了。所以人對於辭讓，辭去古代的天子，是極輕易的事，辭去現代的縣令，是很困難的事。這無非因爲利害的關係不同啊。住在山上，須至谷中汲水的，逢着臃腫的祭期，用水互相饋贈；住在澤中，患水漲爲災的，每雇傭人決水道放水。當荒年的春天，雖是幼小的弟兄，都不讓食物給他們；豐年的秋天，雖是生疏的過客，必定用食物款待他們。這並不是疏遠骨肉，反愛過客，乃是因爲積蓄的多少不同啊。所以古時輕視錢財，並非仁愛，乃因錢財多的原故；現代爭奪錢財，並非貪鄙，乃因錢財希少的原故。輕易辭去天子，並非清高，因爲天子的勢力小，用力競爭作官，並非卑下，因爲官吏的權利重。所以斟酌厚薄多少，因其需要，以定政治上的施設。刑罰輕並不是要仁慈，誅戮重並不是要暴戾，無非因世俗所宜而設施，所以事情因時代而變遷，一切設施須因時事所宜而定。從前文王處於豐鎬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因爲行仁義，懷服了西戎，遂統一天下；徐偃王處於漢東地方，不過五百里，因爲行仁義，諸侯割地去朝事他的，共有三十六國。楚文王恐怕受他的害，乃起兵去伐徐，遂滅徐國。所以周文王行仁義而統一天下，徐偃王行仁義而喪失其國，可見仁義但適用於古時，而不適用於現代，所以說時代不同，事情也不同了。當舜的時代，有苗不服統治，禹要去討伐，舜道：『不可以爲上的德行不厚，而用武力去征討，這不合乎道理。』乃修教三年，習于戚的舞蹈，有苗乃臣服。及至共工

作戰時，短兵相接，鎧甲不堅固的，必傷及身體。可見干戚之舞，但適用於古時，而不適用於現代。所以說：人事不同，設施也就改變。上古的時代，務修道德；中古的時代，互尚智謀；現代競爭氣力。齊國將要攻打魯國，魯國差子貢去遊說，齊人曰：「你的話是說得很巧妙的，但是我們所要的是土地，不是你這話所能打發的。」乃起兵攻打魯國。離魯國的城門十里爲界。所以徐偃王行仁義，而徐國滅亡；子貢講智謀巧辯，而魯國被侵削。這樣說來，仁義巧辯和智謀，都不能保國，去掉偃王的仁義，消除子貢的智謀，遵照徐魯用武力和萬乘之國對抗，齊楚對於徐魯的野心也就不能實現了。古今的習俗不同，新舊的設備也兩樣。若想以寬緩的政治去治亂世的人民，如同不用鞭撻去駕御野性的馬一樣，這乃是不知權變之患啊。現在學儒墨的都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之如父母，何以見得如此呢？說道「司寇行刑時，人君爲之不奏樂，聞聽報告死刑時，人君爲之下淚。」這乃是儒墨所舉稱先王的事。以爲君臣間都像父子一樣，天下就可以平治，照這樣講，天下應當沒有乖亂的父子了。人性情之厚，莫過於父母的了，但是父母雖皆見愛，未必能治，人君雖然厚愛，那裏又能不亂呢？先王愛人民，不能甚過父母愛兒子，兒子未必不爲亂，民人又怎能就治理呢？而且以法行刑，人君爲之流淚，可見得取法仁義的，不能以之治國。垂泣不願行刑，這是仁愛，然而不能不施刑，這是法度，先王但任法度，不徇涕泣，仁愛不可以治國，是很明顯的了。並且百姓服從勢力，少有爲道義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聖人，修行明道，周遊天下，天下人都佩服他的仁愛，稱讚他的道義，但是他服役的祇有七十人，因爲尊貴仁愛的人少，能行道義的極難啊。所以天下這麼大，而爲他服役的不過七十人，何況行仁義的祇有孔子一人哩。魯哀公是個無道的君主，但是他統治國家，境內的人民莫敢不臣事他，民人本來是服從勢力的，勢力實在容易服人，所以孔子反做臣子，哀公反做國君，孔子並非懷服哀公的道義，乃是服他的威勢。所以論道義則孔子不服哀公，託於威勢，則哀公能使孔子爲臣。現在學者遊說人主時，不勸人主託於必勝的威勢，反說務行仁義，就可以成功王業，這乃是求人主變作孔子一樣，把世上普通的百姓都看作孔子的門徒一樣。這是絕不可能的事了。現在假如有個不肖的子弟，父母怒責他，他不改過，鄉人訶責他，他也不爲所

勤師長教訓他，他也不變，更以父母的恩愛，鄉人的訶責，師長的教訓，三樣良好的教化，終不能感動他，及至州部的官，率領官兵，執行公法，搜索姦人，然後他才恐懼，改變了他的行事。所以父母的愛不足，以管教兒子，必須州部的嚴刑，可見人民因厚愛而驕縱，反服從威勢。十仞高的城樓，季不能越過，因為他太峭拔了；千仞高的山上，可以牧跛足的羊，因為平坦的原故。所以明主必使刑法險峻，嚴厲尋常（八尺爲尋，二尋爲常）的布帛，普通的人都不肯釋去，百鎰滾沸的黃金，盜跖都不去取他，不必定有害，則不肯釋去尋常的布帛，知道必定傷害手，則不去取百鎰黃金，所以明主必使其誅戮堅決啊。所以獎賞莫如厚而確實，使人民圖利，刑罰莫如重而堅決，使人民畏懼；法度莫如守一而固定，使人民容易知曉。所以人主若施賞賜，不更改變；若行誅戮，不更赦免。既施賞賜，則人皆加以讚美；既行刑罰，則人皆加以毀詈。如此，人民不論賢愚，都盡力爲善了。現在却全不如此，若因其有功，封他爵位，可是又祇給他卑小的官做；若因其耕作，加以賞賜，可是又祇給他很少的產業；若因其不賦斂，加以歧視，可是又佩服他，看輕世俗，若因其犯法，判他的罪，可是又佩服他有勇氣，毀譽和賞罰互相反背，所以法禁弛壞，人民愈亂了。自己兄弟若被人侵犯，必爲之攻擊敵人，這樣世人稱之爲有廉隅之人；好朋友若受人陵辱，必爲之報仇，這樣世人稱之爲忠貞之士。廉貞的品行既成，君上的法度就被人違犯了；人主但尊重貞廉的行爲，而忘却犯法的罪過，所以人民較量勇力，而官吏不能約束他們，不用勞作，而衣食豐足，就稱之爲有才能，沒有戰功，而位分尊顯，就稱之爲賢德，賢能的特點既成，國家的兵力就削弱，土地就荒蕪了。人主喜歡賢能的特點，而忘了兵力削弱，土地荒蕪的災禍，私人的優點就成立，公家的利益就消滅了！儒者以文字擾亂法度，俠士以武力干犯禁令，而人主俱加敬禮，國家自然亂了。遠背法度的，應當得罪，而一般儒生反以文學被錄取；干犯條禁的，應當誅戮，而許多俠士反以擊劍私鬪被收養。法度所非難的，卽是人君所錄取的；官吏所誅戮的，乃是主上所收養的。這二者相反，沒有一定，雖有十個黃帝，也不治理這國。所以行仁義的，不應當加以讚美，若讚美則有害功業；工文學的，不應當錄用他們，若錄用後就會擾亂法度。楚國有個正直的人，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他去報官，令尹道：『把他殺了！』以



爲他對於國君雖正直，對於他的父親卻太不正直了，所以他雖報官，反誅戮他。這樣看來，人君的正直臣子，乃是父親的暴戾兒子。魯國有個人，隨從魯君作戰，三戰三次敗走，孔子問他甚麼原故，他道：「我有老父，我若戰死，就無人奉養他。」孔子以爲他孝順，將他舉薦給魯君，擢升他的職位。這樣看來，父親的孝子，乃是人君的叛臣了。所以今尹施行誅戮，而楚國的姦惡不上聞，孔子施行賞賜，而魯國的人民易降敵敗走。上下的利害是這般的不同，而人主要兼舉人民的美德，以求國家的幸福，這必定不成功了。古時蒼頡造字的時候，環形的，稱牠爲私字，和私字。相背的，稱牠爲公字。公私是相反的，蒼頡已知道了。現在以爲公私的利害相同，實是未曾細加審察的錯誤。替普通的人民設想，莫如修仁義，習文學，既行仁義，則爲人主所相信，如此就可被任用了；既工文學，則可爲明師，如此就可以顯榮了。這是人民的好處，但是沒有功勞而被任用，沒有官爵而顯榮，政治如此，國家必定要亂，主上必定危險。所以不相容的事，是不能一齊存立的。斬敵的受賞，同時又欽佩仁慈的行爲；破城的受爵祿，同時又相信兼愛的學說；堅甲厲兵，以備患難，同時又愛好儒生的服飾；使國家富足，須靠農民，抵拒敵人，須仗兵卒，同時又尊重文學之士，廢去敬上守法的百姓，而收養擊劍私鬪的俠客。照這樣做去，求國家治理強大，是不可能的事。國家承平時，則養儒生俠客，患難起時，則用被甲的兵士。平時所使受惠的，不是所要用的；所要用的，不是平時所使受惠的。所以做事的簡慢他的職務，遊學的日益衆多，天下自然就亂了！而且世人所謂賢人，是行事正直信義，所謂智者，是言論精微奧妙，微妙的言論，雖頂聰明的人都難了解，現在要將頂聰明的人所難解的去使衆人效法，人民當然無從曉得了。喫糟糠都不能飽，就不去求梁肉了；穿短衣尚不完全，就不等待文繡了。治理國政，緊要的事尚不會辦好，可緩的事就不必去管了。現在所治的是民間的事，愚夫蠢婦所明知的不用，而去求聰明人的言論，這對於治術正是相反。所以微妙的言論不是人民所需要的，既然覺得正直信義的行爲好，必定要尊重誠實不欺詐的人了，尊貴不欺詐的人，必是因爲自己可以被欺詐的原故。譬如普通的百姓交友時，沒有錢財令別人貪圖，沒有威勢使別人恐懼，所以才要不欺詐的人。方今人主處於制人的地位，有一國的財富，賞賜重厚，誅



罰嚴厲，操此權柄，以察姦邪，雖有田常子罕一類的臣子，都不敢欺他，何用不欺詐的人呢？現在正直忠信的人不滿十個，而境內的官員上百，必定要任正直忠信的人爲官，則人少官多，官沒有人做，如此則治理的人少，而亂法的人多了。所以明主之道，使法令守一，而不去求聰明的人，使政策不變，而不羨慕忠信的人，於是法令不墮壞，而官吏不生姦詐。現在人主對於所進的言論，但喜聽其說得有理，不求其是否適當；至於用人，但聽他的名聲好，不去考察他的成績。結果天下的人，談論但求巧辯，而不切於實用，引證先王，談說仁義的，充滿了朝廷，而國政仍不免於亂。至於立身處己，則爭效清高，不求實際的功用，所以智士隱居不出，辭去爵祿不受，而國家的兵力仍不免於微弱，政治仍不免於混亂。這是甚麼原故呢？人民所讚美的，以及主上所敬禮的，都是擾亂國家的學說。現在境內的人民，都談政治，收藏商鞅管子書的，家家都有，然而國家越發窮困，這就是因爲說耕種的雖多，而拿鋤頭的人少；境內的人民，都談用兵，收藏孫吳兵法的，每家都有，而兵力卻更微弱了，這是因爲說打仗的人多，而實際被鎧甲的人少。所以明主但用人的力，不聽人的空話，獎賞有功的，禁止無用的，人民所以都盡死力以服從其上。耕田是很勞苦的，然而百姓肯去耕種，說這樣可以富有，戰爭是極危險的，然而百姓肯去打仗，說這樣可以貴顯。現在既修文學，講究言談，不用耕種的勞苦，也可以富足；沒有戰爭的危險，也可以尊貴。那人誰不這樣做呢？所以一百人都用智慮，祇有一個人用力，用智慮的既多，法度就敗壞了；用力的既少，國家就窮了。這乃是世上混亂的原因。所以明主的國內，不遵書簡上的文字，而以法度爲教，不聽儒生的言語，而以官吏爲師，不以擊劍私鬪爲強，而以斬敵人爲勇。所以境內的百姓，言談必定合乎法度，動作務求其有功用，勇力必發揮於軍中，這樣無事時國家富足，有事時兵力強盛，這所謂王天下之資。既有王天下之資，再乘敵國有隙可取時，那超過五帝，齊等三王，必定可由此成功了。現在就不對了，士民在內裏恣意所欲，言談的在外面虛張聲勢，外內表裏爲惡，以等待強敵，這真危險極了！羣臣談論外事的，若不是和從橫二黨派有關係，必是和從橫二黨派有仇，想借一國的力量去復他的私仇。合從的主張，連合許多弱小國家，去攻打一個強大的國家；連橫的主張，服事一個強大國家，去攻打許多弱

小的國家。這都不是保國的道理。現在人臣主張連橫的都說：「若不臣事大國，必定要被侵略受禍。」但是臣事大國不能空說，必須將地圖全交給大國，將官印全送給大國，請大國發落，既將地圖獻去，土地就削小了，既將官印交出，名分就降低了。土地既遭剝削，國家就削弱了，名分既然降低，政治就亂了。連橫的主張臣事大國，這未見得對於國家有利益，而土地已經喪失，政治已經混亂了。人臣主張合從的都說：「若不去援助小國，攻打大國，天下全要被大國吞併了，天下全被大國吞併，我們的國也就危險了，國家既然危險，人主也必卑弱。」但是援助小國也不能徒事空談，必須起兵同大國對敵，援助小國未必能保她不死，而同大國對敵必至和大國疏遠，既然疏遠有隙，就要受強國掣制了。如此，出兵則軍隊挫敗，退守則城池陷落。主張合從去援助小國，尚不會得到利益，土地已經喪失，軍隊已遭挫敗了。所以主張服事強國的是想藉外面的勢力在國內謀官職，主張援助小國的是想藉一國的力量向國外謀利益。國家未得到利益，人臣已得封地和厚祿了；主上雖卑弱，人臣却尊貴了；國家的土地雖受侵削，私家却富足了。事情若成，就保持着權柄，永遠被重用，事情若失敗，則保守着財富，避位退處。人主聽臣子的主張時，事雖不成，臣子的爵祿已經增高了，事倘若不成功，也不加以誅戮。這樣，游說之士誰不用浮辭去投機，徼倖獲取利祿呢？國破主亡，去聽游說之士的浮說，這是甚麼原故呢？因爲人君不明白公私的利益是相反的，不審察其言論是否得當，而事情的成功或失敗後，又不一定加以獎賞或施以誅戮。都說：「但注意國外的事情，大可以霸王，小可以安定。」若能霸王，就能攻打敵國；若能安定，就能使我不爲敵國所攻。既強就能攻打敵國，既治理就使我無隙爲敵國所攻。但是國家的治強不可以求於國外，是在乎內政之修明。現在不行法術於內，而徒事智謀於外，國家是不會治強的。俗語說：「袖子長的，善於舞蹈；錢財多的，善於經商。」這是說藉資厚的就容易精工，所以治強的容易謀畫，弱亂的難爲設計。所以用於秦國的，雖十變而計謀何嘗失敗；用於燕國的，雖一變而計謀何嘗成功。這並不是用於秦國的必定聰明，用於燕國的必定愚笨，就是因爲治亂的憑藉不同。所以周離去秦合從，一年就攻破了衛，離去魏，連橫，半年就滅亡了周。因合從而滅亡，衛因連橫而滅亡。假使周和秦緩行其合

從連橫的計畫，而盡力改善他們國內的政治，使法令嚴明，賞罰確定，盡量利用地力，使積蓄增多，人民都出死力以堅守城池，天下若得到這土地，利益很少的，若去攻打他，自己損失甚大，雖擁有萬輛兵車的國家，都不敢頓兵於堅固的城池下面，令強敵得乘隙攻他，這乃是必不滅亡之道，捨去必不滅亡之道，而去做必定滅亡的事，這實在是治國的過失。結果外面智謀受困，內裏政治混亂，滅亡是不能免的了。人民爲自家設想，都趨就安全和利益，都避開危險和窮困。現在使他們去打仗，前進則死於敵人，後退則死於誅戮，這是極危險的；棄去私人的家務，去身歷汗馬的勞苦，家中窘困，而爲上的不管，這樣家中就窮困了。窮困和危險的所在，人民怎會不逃避呢？所以都去自託於有勢的人家，以免去國家的徭役，遠避戰爭，以求安全，向當道的施行賄賂，得到他們所需要的，以遂其私利。安全和利益的所在，人民怎會不趨就呢？所以公民少而私人多了。明王治理國政，務求減少商工和游食的百姓，降低他們的地位，但做根本切要的事，而不顧那些枝節無用的事。當今由國君親近的人運動，官爵就可以買得，官爵既然可以買，商人和工人的地位就不會永遠低下了；非法的交易，就公然通行於市上，商人自然增多了；積聚錢財，倍於農人，而地位崇高，過於耕戰之士，耿介正直之士自然少，而營私圖利的人自然多了。所以在一個危亂的國家內，其學者總稱誦先王之道，託辭仁義，咸修儀容服飾，鋪張巧妙的辯論，以擾亂當世的法度，迷惑人主的心思；遊說之士，虛辭矯詐，借外面的勢力以完成他私人的欲望，而不顧國家的利益，帶劍的俠士，聚集黨徒，立節操以顯揚名聲，而干犯五官（即司徒、司馬、司空、司寇）的禁令；國君的左右，私自積聚財產，廣收賄賂，聽用有勢的請謁，斥退有汗馬功勞的經商和做工的人都，修治羸劣易壞的器具，集聚無限的錢財，積蓄以待時機，貪取農夫的利益。以上五種人民，乃是國家的「蛀蟲」，人君若不除去這五種「蛀蟲」的百姓，不養耿介的人士，那就天下雖有國家破亡，朝代絕滅的事，也不足怪了！

## 顯學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余歲，夏虞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滅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

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貪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澤，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

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磬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磬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磬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磬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

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園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秋。」千歲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釋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加痛也不擗瘞則寢益，謂癢也，強威而擗之，按臍也剔首搗瘞，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



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爲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

〔白話〕世上最顯著的學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原始於孔子，墨家原始於墨翟。自孔子死後，有子張派的儒家，有子思派的儒家，有顏子派的儒家，有孟子派的儒家，有漆雕開派的儒家，有仲梁懷派的儒家，有孫氏派的儒家，有樂正氏派的儒家。自墨子死後，有相里氏派的墨家，有相夫氏派的墨家，有鄧陵氏派的墨家。所以孔子墨翟死後，儒家分爲八派，墨家分爲三派，主張不同，甚至相反，但是都自稱真正傳自孔子或墨翟。孔子墨翟不可復生，誰來判定後世孔墨的學派呢？孔子和墨子都稱道堯舜，而主張不同，都自稱真正傳自堯舜。堯舜不可復生，誰來鑒定儒墨二家孰是真傳自堯舜呢？殷周間七百多年，虞夏二千多年，尙且不能判定儒墨的真僞，現在乃欲考證三千年以前的堯舜之道，或者不能確定吧，不會證實，遂加以確定，這是很愚蠢的，不能夠加以確定，而定要以之爲根據，真是欺人了。所以公然依據先王，確定堯舜，不是愚笨，就是欺人，愚陋欺人的學說，駁雜相反的行爲，是明主所不接受的。墨者的葬禮，冬天就着冬天的衣服，夏天就着夏天的衣服，桐木的棺材祇有三寸厚，祇服三天，喪人主以爲他儉約，加以敬禮，儒者破家葬親，服喪三年，哀毀脫形，行時都需扶杖，人主以爲他仁孝，加以敬禮。既以爲墨子的儉約爲是，就當非難孔子的奢侈，既以爲孔子的仁孝爲是，就當非難墨子的乖戾。現在仁孝，乖戾，奢侈，儉約，分見於儒墨，而人主俱加以敬禮。漆雕氏主張，面色不表示屈服，眼珠不因畏懼驕動，自己的行爲若無理，情願向奴婢讓步，自己的行爲若正直，寧可觸怒諸侯，人主以爲他耿直，加以敬禮。宋榮子主張，不用爭鬪，不報仇怨，不以監禁爲羞，不以受侮爲辱，人主以爲他寬大，而加以敬禮。若以漆雕氏的耿直爲是，就當以宋榮子的仁恕爲非；若以宋榮子的寬大爲是，就當以漆雕氏的狠暴爲非了。現在寬大，耿直，仁恕，狠暴，俱見於二人的主張中，人



主都加以敬禮，愚陋欺人的學說，駁雜相反的言辭，互相爭辯，而人主全加聽信，所以天下的學者，言論沒有一定的學術，行爲不合一貫的主張。冰和炭不能久容一個器內，寒和暑不能同時并至，駁雜相反的學說，勢不能兩立而治，現在兼聽駁雜的學說，欺詐的行爲，不一貫的辭說，怎能不亂呢？聽行既如此，至於治人，必定也如此了。當今的學者，談論治術的多半說：「分土地給窮人，使沒有資產的足用。」人民起初資產原是一樣的，沒有豐年和旁入的利益，而獨能富足，若不是因爲力作，必是因爲節儉的原故；未遇荒年，未生疾病，未罹禍罪，而獨自窮困，若不是因爲奢侈，必是因爲懶惰了。奢侈懶惰的原應當窮困，力作勤儉的原應該富足，現在徵斂富人的錢財，布施給貧窮的人家，這乃是剝奪力作勤儉的財產，分給奢侈懶惰的人，如此，欲求人民力作節省，是不可能的了。現在此地假使有一個人，不入危亂的城邑，不在軍隊中任事，不肯以取有天下的大利，去掉換他腿上的一根毫毛，人主必加以敬禮，尊重他的智略和品行，以爲他輕視外物，重視養生。人主所以預備良田和大宅，設立官爵俸祿，乃是想掉換人民的死命，現在人主尊重輕視外物，重視養生的學者，而求人民出死命爲主上犧牲，這也是不可能的事。收藏書策，練習談論，招集徒黨，研究文學，從事辯論，人主必定加以敬禮，說：「尊敬賢士是先王之道。」官吏賦稅的，是耕田的農民，而主上所養的，是文學之士。耕田的須納重稅，學士反受重賞，如此，而要求人民用力工作，少發言論，是不可能的了。立節立名，守義不屈，不爲人所侵犯，一聞怨言，必比劍決鬪，人主必定加以敬禮，以爲他們是潔身自好之士，斬首的功勞不加賞，私鬪的勇敢反使其榮顯，如此，而欲求人民力戰拒敵，免去私鬪，這是不可能的。國家太平時，就養儒生，俠客，患難時，就用耿介之士，所養的不是所要用的，所用的不是所素養的，這乃是致亂之道。并且人主對於聽學，若以爲他的話對，就應當宣布他的言論，用他爲官，若以爲他的話不對，就應當除去他，以息亂端。現在既以他爲是，而不用他爲官，既以他爲不對，又不息其亂端，這乃是亂亡之道。澹臺子羽的容貌頗似君子，孔子乃取他爲弟子，與他相處既久，方悉其行爲和容貌不相稱。宰予的言辭博雅，有文，孔子乃取他爲弟子，和他相處既久，方悉其智能和辯說不符合。所以孔子說：「以容貌取人嗎？錯認了子羽，以言辭取人嗎？錯

認了宰予。『雖像孔子般聰明，尚有錯誤失實的事，現在一般新奇的論調遠過宰予，而人主聽信他們時，迷惑甚過孔子，因為喜歡他們的言論，遂任他們爲官，這怎能不發生錯誤呢？所以魏信孟卯的虛言，加以任用，而有華下的患難，趙信馬服君的空話，加以任用，而有長平的禍事。這二者都是信任空話的錯誤。但看鍛錫，細察劍的燒色，雖是區冶也不能判定劍的品質如何，既在水裏試擊鵠雁，在陸地試斬駒馬後，雖奴僕亦知劍的利鈍。但扳開馬的鬚，看看他的牙齒，更看看他的形狀，雖伯樂亦不能判定馬的美惡，若試用馬駕車子後，看他奔走的快慢，奴僕也能分別馬的好壞了。但觀人的容貌服裝，聽他的言論，雖孔子亦不能決定人的賢愚，若試用他作官，考求他的成績，則庸人也能分辨誰愚誰智。所以明主的官吏，宰相必須從州部中升起，將帥必須從兵士中升起。有功的若一定獎賞他，則爵祿越厚，人民亦越勉勵爲善，有功的就升官襲爵，則官職愈大，國家也越發治理了。爵祿大而官職治，這乃是成功王業的道理。雖有千里大石，不能算得富有，雖有百萬傀儡人，不能算得強大，石頭並不是大，傀儡並不是不多，然而不能算得富強，因為大石頭不能生粟米，傀儡不能去拒敵人。現在商人官吏和工人，也不耕種而食，地既不能墾種，也和大石頭一樣，儒生俠客，沒有戰功而顯榮，人民既不可加以驅使，也和傀儡一樣。知道大石頭和傀儡無用，而不知道商人官吏儒生和俠士無用，是不能墾種的地，是不能使用的人民，這真是不知道事類的了。所以敵國君主雖喜歡我的行事，我不肯入貢爲臣，關內諸侯雖不滿意我的行事，我必能使他執禽禮朝事我，力量大，人家就朝事我，力量小，我祇得朝事人家。所以明君務使勢力強大，嚴厲的家主沒有凶橫的奴僕，仁慈的母親反有敗家的兒子，我因此知道威勢可以禁暴，德厚不能夠止亂。聖人之治國，不倚恃着人爲善，必確信人不得爲惡，靠人民爲善，境內尋不出十個人來，確信人民不會作惡，一國都可以使之一律。治國的取適合大眾的政策，不用祇適合少數人的政策，所以不務使德厚，而務使法嚴。若必定要等待天生的直箭，百世都沒有箭了，必定要等待天生的圓木頭，千世都沒有車輪了。天生的直箭，天生的圓木頭，百世中沒有一個，然而世人皆乘車子射禽鳥，這是何故呢？因為世人知道應用揉曲斷削的方法，雖有不須揉曲斷削，而自然直的箭，自然圓的

木然而好工匠不希罕他們，這是爲何呢？因爲乘車的不止一人，射箭的不止一發，不用賞賜和刑罰，而恃本來爲善的人民，明主不希罕，這是爲何呢？因爲國法不可以失去，而所治理的又不止一個人呀！所以有道的人君，不隨偶然的善處而行，必然的道理。現在若有一人說：「我使你一定聰明長壽。」世人必定以爲他是癡狂了。聰明是人的天性，壽數是人的命運，性命不是從人處學來的，而此人以人所不能爲力的去向人說，所以世人以爲他是癡狂了。以仁義之說去教人，就和向人說聰明和長壽一樣，有道的人主是不相信的。稱讚毛嫱西施美麗，對於我自己的容貌沒有益處，施用脂粉等化妝品，容貌就先加倍的美麗了。但說先王仁義之道，無益於治國，使法度嚴明，賞罰確定，這也是國家的脂粉等化妝品啊！所以明主急務建設，緩頰先王的美德，所以不去稱道仁義。現在巫祝替人祈禱道：「使你千秋萬歲。」千秋萬歲的聲音嘈聒人的耳鼓，而長壽的禱辭對於人並沒有效驗，所以人看不起巫祝了。當今的儒者遊說人主時，不說現代治國的方法，但講從前已治的功業，不審察官法之事，姦邪之情，但講上古傳聞的美譽，先王已成的功業。儒者誇大道：「聽我的話，就可以霸王。」這乃是遊說中的巫祝，有道的人主是不信用的。所以明主務求實事，除去無用，不講仁義的事，不聽學者的話。現在一般不知道治國的必定說：「須得民心。」若須得民心，然後才可以圖治，那麼伊尹和管仲都沒有用處了，祇是任隨人民好了。人民的知識不可以用，就和嬰兒的心理一樣。嬰孩若不治愈頭上的疾病，就要更疼痛，不割破癰疽，就要更利害。但是治頭上的病，和割除癰疽時，必須一個人抱着他，慈母替他醫治，他尙啼哭不止，因爲嬰孩不知道須經過一番小痛苦，才能得到他的快樂。現在急於耕田墾草，以增厚人民的產業，而人民以爲主上殘酷加重刑罰，是要禁止姦邪，而人民以爲主上嚴厲徵賦稅錢糧，是要充實倉庫，救濟災荒，供給軍隊，而人民以爲主上貪財并力戰鬪，是要擄獲敵人，而人民反以爲主上暴虐，這四事原是增進治安的，而人民都不喜歡。所以求聖智通達之士，因爲民知之不足效法，從前禹決江疏河，而人民聚瓦石預備擊禹，子產墾田種桑，而鄭人都毀置他，禹利益天下，子產存鄭國，都以此受謗，人民的知識不足用，也是很明顯的了。所以舉用士人，欲求賢智爲政治民，而欲求人民滿意，都是亡亂。

的原因，不可以和他一齊治國。

### 忠孝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於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繼也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

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爲臣主，退不爲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爲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爲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天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爲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出於無用者，天下謂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

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皆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聽主者，爲忠臣。古者黔首，愧密蠢愚，情貌志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僂詭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爲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爲刑禁也。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止，五霸不待從橫，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白話〕天下人都以爲孝悌忠順之道是對的，但是並不知道細察孝悌忠順之道，而詳審行之，所以天下亂了。都以爲堯舜的道理是對的，都效法堯舜，所以有的殺害國君，有的屈服其父，堯舜和湯武，有的違反君臣之義，變

亂後世之敬堯爲人君而封他的臣子爲君舜爲人臣反使他的國君做他的臣子湯武爲人臣而殺害他的主上刑戮他的尸身然而天下人反稱讚他們自然天下至今不平治了所謂聖明的人君是能約束他的臣子所謂賢能的臣子是能修明法度治理官職以奉戴他的國君現在堯自以爲聖明而不能約束舜舜自以爲賢能而不能承事堯湯武自以爲忠義而殺了他的主上照這個行事明君常隨意將天下讓與別人而賢臣常盡力爭取天下了所以到現在爲人子的有奪取其父的家的爲人臣的有奪取人君的國的父讓給子君讓與臣這不是輩定名位統一名教的道理臣聽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這三事若順行則天下治道三事若違逆則天下亂道乃是天下經常的大道明主和賢臣所不變改的那麼人主雖然不賢臣子終不敢侵犯主上當今尊崇賢人任用智士沒有常道道乃是凶逆之道而天下反用此爲治國之正道所以田姓在齊國奪去呂姓的政權戴姓在宋國奪去子姓的政權這些臣子都賢能而有智略那裏是愚笨無能的呢因爲廢去常道尊崇賢人則國家混亂舍去定法任用智士則國家危亡所以說尊重法律不要尊重賢人書經上會說「舜見瞽瞍時容貌憂愁」孔子說「當這個時候天下真危險呀」有道之士父當然不能把他當兒子待君當然不可把他當臣子待臣道孔子本來就不知道孝悌忠順之道那廝有道之士進不可以爲主上的臣子退不可以爲其父之子嗎爲父的所以想有好兒子因家貧他可以使之富足父親勞苦他可以令其安樂爲君的所以想有好臣子因國亂他可以使之治理人主卑弱他可以令他尊嚴現在雖有好兒子而不幫助他父親父親的處家就苦了雖有好臣子而不輔助他國君國君的地位就危險了然則爲父的若有賢子爲君的若有賢臣反足以爲自家的患害何來的利益呢所謂忠臣不危害其君孝子不非議其親現在舜以賢能而奪取其君的國湯武以忠義而驅逐殺害其國君這都是因爲賢能的原故致危害其主上然而天下人都覺得他們是對的古來所謂烈士的進不臣事人君退不顧念其家這乃是進則非議其君退則非議其親的了進不臣事人臣退不顧念家室這乃是擾亂當世絕滅後嗣之道所以若以堯舜湯武爲賢而以爲烈士是對的真是天下亂亡的學術瞽瞍是舜的父親而舜將他放逐了象是舜的兄弟而舜將他



殺了。放逐父親，殺死兄弟，這不能稱爲仁愛；娶棄的兩個女兒，而取其天下，這不可稱爲忠義；既不仁義，就不可稱爲聖明。詩經上說：『普天之下，莫不是王的土地，直到土地的邊際，莫不是王的臣子。』倘若詩經所說的是對的，那麼舜出則抑使其君，入則抑使其父，一如人君之待其臣民，對待母親，有如奴婢，主上的女兒，却納了爲妻，所以烈士內不顧家室，擾亂當世，絕滅後嗣，而外以詐謀取其君，朽骨爛肉，陳在土地上，流於川谷間，不避赴水蹈火，使天下人從而效法他，天下人都行險徼倖，雖短命而死都不顧，這乃是放棄世俗，而非圖治國家之人，世人所稱爲烈士的是這樣，離開羣衆，行爲獨特，與衆不同，研究恬淡的學問，解說恍惚的言論，臣以爲恬淡是無用的學說，恍惚是無法的言論，言論若是無法的，學說若是無用的，天下人就稱之爲精明，臣以爲人生必須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講恬淡，人生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的言論，恬淡的學說，乃是天下惑亂的學術！孝子事奉父親，並非要爭取父親的家產，忠臣事奉人君，並非要爭取人君的國土，爲人子的，若常常稱讚他人的父親，說某人的父親早起晚睡，努力掙錢，以養他的子孫奴婢，這乃是在誹謗他自己的父親，爲人臣的，若常常稱讚先王的德行深厚，勉國君去效法他們，這乃是在誹謗他的國君，非議其親的，智者謂之不孝，然而非議其君的，天下却以爲是好的，天下當然要亂了。所以人臣若不稱美堯舜的賢聖，不讚譽湯武的功業，不談論烈士的高義，盡力守法，專心事主上，才是忠臣。古代人民無知無識的，安靜而愚蠢，所以可以用虛名去籠絡他們，當今的人民刁鑽反覆，性更聰明，每想自由，不聽在上的號令，在上位的必須用賞賜來勸勵他們，然後方肯前進，更須用刑罰去恐嚇他們，然後不敢後退。然而世人都說許由讓去天下，賞賜不足以勸勵他，盜跖蹈犯刑法，刑罰不足以禁止他們，說道：『未曾有天下，而不要天下的，這是許由；已有了天下，而不要天下的，這是堯舜；不顧廉潔，競求財貨，干犯刑法，爭圖利益，忘去自身，甘心冒死，這乃是盜跖。許由和盜跖乃是危殆之物，治國理民之道，不考量這兩種人，所謂治者，是指通常治國方法，所謂道者，是指平常的道理。危殆之物，和玄妙的言論，足以妨害治國之道。天下太高尚的人士，不可以用賞賜勸勉他們；天下太卑下的人士，不可以用刑罰禁止他們。然而若因爲太高尚的』



人士就不設賞賜，因為太卑下的人士就不設刑罰。治國理民之道就喪失了，世人多不談國法，而講從橫。一般講合從的都說合從若成，必定可以成功；霸業而講連橫的，却說連橫若成，必定可以成功。王業山東講從橫的，不會一日停止。然而功名終不能成，霸王之業終不能建立，因為空言不能成治啊！王者獨斷而行，所以稱做王。所以三王不務分離和聯合，五霸不管合從或連橫，祇顧留心內政，適應外交就得了。

## ■ 人主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

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用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以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白話〕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是因爲大臣太尊貴，左右近侍的勢力太大了。所謂尊貴，是指不遵法制，肆意妄爲，操持國柄，便利私人，所謂威勢太重，是指擅權藉勢，影響國家的安危。以上二者都不可不加以注意，馬所以能夠負重擔，拖車子，行遠路，因爲筋力堅強，萬乘之國的人主，千乘之國的人君，所以能夠控制天下，征服諸侯，因爲他們有威勢的原故。威勢乃是人主的筋力。現在大臣和左右親近的人獲得威勢，人主就失去了勢力，人主失去

勢力，而能保有國家，千人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的。虎豹之所以能夠勝過人羣，執獲百獸，因為他們的爪牙犀利，假使他們失去了爪牙，就要被人制服了。現在勢力威權也是人主的爪牙，人主若失去了他們的爪牙，也和虎豹一樣了。宋君將他的爪牙落在子罕手裏，簡公將他的爪牙落在田常手裏，而不趁早奪回來，所以結果身死國亡。當今一般無術的人主，都明知宋君簡公的錯處，而不曉得自家的過失，這就是不察同類事情的患處了。而且講求法術的士人，和在位的臣子，不肯相容，何以見得呢？人主若用有法術之士，則大臣不能獨斷，左右親近的人不敢賣重，大臣和左右的權勢既然消滅，人主之道就昌明了。現在就不同了，一般當路的大臣擅權弄勢，以營私人的利益，左右親近的人結成黨羽，以制疏遠的臣子，如此法術之士何時才得進用呢？人主何時方得論裁呢？所以有術之士不能一定爲人主所用，而同時又和大臣左右勢不兩立，這樣，法術之士的地位，怎會不危險呢？人君不能斥去大臣的議論，不理左右的爭執，獨合乎有道之言，則法術之士怎能冒死亡的危險，以陳說他的建議呢？世間因此，就不平治了。明主視功勞的大小而授與爵祿，視才能的所宜而任以職事，所舉的必是賢人，所用的必是有才能的人，賢能之士既進用，私人的請謁自停止，有功勞的受重賞，有才能的做大官，那麼私自帶劍的游俠之士，怎能不去掉私勇，而致力於拒敵呢？游說仕宦之士，怎能不停止營求於私人的門徑，而務於清潔自守呢？這乃是聚集賢能之士，解散私人的黨派。當今人主左右親近之人未必都聰明，而人主覺得某人有智謀，意欲聽他的主張時，必進內同左右親近的人討論此人的主張，聽從左右的話，而不用有才智之士，這乃是和愚人論智慧之士在位的大臣未必都賢能，而人主覺得某人賢能，對他敬禮時，必進去與一般大臣討論此人的行事，聽從大臣的話，而不用此賢人，這乃是同壞人去斷論賢人了！所以智士的計策爲愚人所決定，賢人的行事受壞人的品評。這樣，賢人智士何時得擢用呢？而人主的視聽就爲人所壅蔽了！從前關龍逢因諫桀而傷及四肢，王子比干因諫紂致剖心而死，子胥因忠事吳王夫差，遂用屬鏃劍自刎而死。這三人，爲人臣並非不忠正，言論並非不適當，然而不能免於死亡的禍患，就是因爲人主不能辨別賢人智士的善言，而爲愚陋的壞臣子所壅蔽了。當今的人主

如不用法術之士，而相信愚陋壞臣子的話，這樣，賢人智士誰敢冒關龍逢比干和子胥的危險，而來進獻他們的智謀才能呢？天下自然亂了！

### 心度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

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

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

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與世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

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治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

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聞，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敵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白話〕聖人治理百姓，但考量民生根本的需要，不隨意順從人民的意見，總為人民的利益設想，所以設立刑罰，並非是惡恨人民，而實在是愛他們而出此，因為刑罰佔優勢，人民就安靜，賞賜頻繁，姦邪之事就會發生。刑罰佔優勢，乃是治理的初步，賞賜頻繁，乃是擾亂的根本。

大凡人民的性情，喜歡混亂，不守法紀，所以明主治國，使賞賜精明，人民就勉力事業；令刑罰嚴厲，人民就謹守法度。勉力事業，公事就不致凌亂，謹守法度，姦邪就無從發生。所以治理人民的，禁止姦邪於其未發生之時，用兵的貴於令人民心服他的戰令，禁止姦邪於其發生之前，國家就強勝，用兵戰爭，先使人民心服，軍隊就可以勝利。聖人治理人民，禁姦邪於其發生之先，所以能夠強盛，服民心於開戰之先，所以能夠勝利。

治理國政，務必禁患於未然，使民心專一，專舉公正，徇私的事自然絕跡，賞告發的人，姦邪的事就不會發生；法度嚴明，事務自然簡略，能行這四事，國家就強盛，不能行這四事，國家就衰弱。國家之所以能夠強盛，是由於政治的優良，人主之所以能夠尊貴，是由於權力的獨掌。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也有權有政，因為施用的不同，結果就也兩樣。所以明君操執大權，而地位也隨之尊貴，統一政治，而國家也就治理了。

法度乃是王業的根本，刑罰乃是仁愛的原始。人民的性情，大抵厭惡勞苦，喜歡閒逸，閒逸必至荒怠，荒怠必至不治，不治，就混亂了。所以要想立大功，而不力行，大功是不會徼倖成功的。要想平治民亂，而不能改革民性的積習，民亂是不會平治的。治理人民，沒有別的常理，祇有用法度去治理。法度若隨着時代轉變，就可以平治；治術若合於當時的需要，就可以見功效。所以人民倘若樸實，用命令去約束他們，就可以治理；人民若機巧，用刑罰管治他們，就可以使他們聽從。時代已經變遷，而不改善治術，國家必定要亂的；人民的習俗已經轉變，而不更換禁令，國家必定要削弱。所以聖人治理百姓，法度隨時代而變遷，禁令因習俗而更改。

能夠致力擴地的，國家就富足；能夠致力拒敵的，國家就強盛；號令通行無阻，就可以成功。王業，王道之行，在於閉外——使外國不能謀我，在於塞私——遏止一切徇私的事。若能塞止姦邪，就可以成功。王業，所以王術不倚恃不受外人之擾亂，而恃其內裏無從會亂。但恃不遭外人擾亂，雖務治理，國必削弱；若恃其不可亂，雖但依法而行，國必興盛。所以賢君治國，務使其達到不可亂的階段。爵位高貴的，主上就尊貴，所以因功績而定爵位，不因聽邪曲之言，而改變常度。若好力作，爵位就尊貴，主人亦因之尊貴，而王業遂可成功；若不肯力作，徒恃私學，爵位就卑低，主上的地位亦因之貶低，國家也就削弱了。所以立國治民之道，在能閉外塞私，而主上謹守法度，恃其不可亂，就可以成功。王業了。

# 識誤序

予之爲韓子識誤也，歲在乙丑，客於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葉，以影鈔者補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固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徒使可尋之迹泯焉，豈不惜哉？予讎勘數過，推求彌年，既窺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敢妄說。庚午在里中，友人王子渭爲之寫錄，閒有所論，厥後攜諸行篋，隨加增定。甲戌以來，再客揚州，值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重刊以行，復舉識誤附於末。竊惟智茶學短，曾何足云？庶後有能讀此書者，將尋其迹，輒以不敏爲之先道也。嘉慶廿一年歲在丙子秋八月，元和顧廣圻序。

# 跋

韓子各本之誤，近又得其二事。外儲說左下兩云：「孟獻伯孟」皆當作孟。孟者晉邑。杜預云：「太原孟縣者」是也。獻伯晉卿，孟其食邑，以配諡而稱之，猶言隨武子之比矣。說疑云：「楚申胥」申胥當作葆申。葆申者楚文王之臣，極言文王茹黃狗宛路繪丹姬事而變更之。下文所謂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者也。見呂氏春秋高誘注曰：「葆太」葆官名。申又載說苑葆作保，古今人表同，葆保同字也。時已刊成，補識於後。己卯孟陬廣圻又書。



識誤

卷上

〔韓非子序〕道藏本無非字今本刪去不載今本趙用賢本以後盡同按此即史記列傳耳韓子首本必有劉向序錄而今佚之也漢志韓子五十五篇在法家

〔初見秦〕韓非策作張儀說秦王高誘注秦惠王也吳師道曰張儀誤當作秦強當作強

世有三亡。吳師道引此三亡二策作三末。其頓首戴羽。頓字有譌吳師道引削迹無遺根。當從策作取

洞庭五湖江南。湖策作都吳師道曰當從韓今按吳所說非也燕策云四日而至五渚蘇秦列傳同集解引戰國策取洞庭五渚渚都同字也湖是渚之譌東服於陳。服策作伏

以弱齊燕。弱策作強高誘注言以立社稷主。稷字策無無置宗廟令。策讀此以廟字句絕令字屬天下又

比周。周當作意下文云天下皆比趙危而荆狐疑。狐當從策作狐而不憂民萌。萌策作氓本

河間。策無山東二字乾道本河間踰華。當從策作踰羊腸高絳上黨。當從策作四十六縣。四策上黨

七十縣。七十策作十七王涓曰即趙策今有城市拔荆東以弱齊強燕。策作挾荆以東天下編隨而

服矣。藏本同今本編作編誤策棄甲兵弩戰竦而天下固已量秦力。藏本同今本兵作負誤而下

此無弩策作怒吳引作策不合軍乃引而復并於孳下。藏本同今本復作退字作李策作退并於與戰不能尅之也

七字爲又不能反運。句絕反當作罷而去。罷字爲一句罷讀爲疲策作又交幾不能矣。策作豈其勢矣

難舊注未諱決水而灌之三月。月策作年吳師道曰趙襄主鑽龜筮占兆。筮當從策作數筮二字按本書

謹此為說誤。於是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藏本同今本無於字。知上有反字策同。此與天下可兼有也。藏本同今本重

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乾道本可作何譌。以為王謀不忠者也。當從策作以主為謀不忠者主謂為主首也。為謀造謀也。此文例言大王不言王。王字必誤。吳師道引此無也。字是重為字非。

〔存韓〕功歸於強秦。王謂曰秦當作趙。見下文。聚士卒養從。藏本今本從。趙據齊以為原。原當作厚。舊注誤。則合羣

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王謂曰當衍而共二字。非所以亡趙之心也。趙當作韓亡韓。貴人之計也。則秦必為天下兵質

矣。質如字射的也。舊注誤。陛下雖以金石相弊。王謂曰文選廿九卷注引此以作與。以即與也。按七發注亦引舊注誤。今賤臣之遇愚計。藏本無愚字。是也。今

本作則轉可以移書定也。藏本同今本轉作。韓誤此言定荆魏。韓秦強弱。韓當作弱。攻伐而使從者聞焉。聞當作聞。闕反。闕也。書

言韓子之未可舉。藏本同今本無子字。虛處逗則慨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上一字為一句。以極逗走此字則

發矣。虛處平居也。與極對。文極困也。說文。苦也。廣韻云。患苦。胡概切。舊注皆誤。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王謂曰趙當作秦。因令象武。王謂曰象當

始皇本紀。蒙恬列傳。以嚮秦軍於闕下矣。闕是也。藏本闕作關。是也。而失攻荆。藏本同今本失作先。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藏

重欲伐秦三字非也。臣斯不見。藏本今本不。下有得字。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敗軍當作軍。敗軍句絕。敗下屬。城盡則聚散則無

軍矣。藏本今本。重聚散。城固守。藏本今本。城上有使字。左右計之者不用。用當作周。周密也。願得身因急與陛下有計也。藏

今本因上有見字。

〔難言〕則見以為掘而不倫。藏本今本。掘作拙。激急親近。藏本同今本。急作意誤。家計小談。藏本同今本。家作織誤。辭不悖

逆。逆當作避。詩巧言如流箋云。故不悖。逆釋文云。避五故。反本亦作逆。按本書說難云。大意無所拂。悟悖同字。悖悟同字。作逆者形近之誤也。又鄭檀弓注。噉弗寤之聲。弗寤即悖。悟止義。讀弗如字者非。今本因之。改弗作不。悖列女傳。不拂。不寤亦用寤字。

以質信言。藏本信作性。是也。故文王說紂囚之。藏本今本紂下。有而紂二字。翼侯炙。戰國策史記。皆作鄂侯。伯里子

道乞。伯讀吳起收泣於岸門。呂氏春秋仲冬紀云分旌。見莊子尹子弇於棘。詳田明辜射。詳未

君子不少也。藏本同今本不少作難

〔愛臣〕以徙其民。王謂曰民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此四美者。藏本同今本也

〔有度〕莊王之氓社稷也。氓當作民下二燕襄王。襄當作昭下同史記年表世家燕無襄王下襲涿

方城。句有魏安釐王攻趙救燕。當云攻燕救趙年表五年擊燕二十年救邯鄲攻盡陶魏之地。魏當

見本書安釐死而魏以亡。藏本釐下有故有荆莊齊桓公。藏本無公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

失當作夫按舊注未諱下文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失亦當作夫加以羣臣之上。加以當作以加則良伏矣。藏本今本良則羣臣廢法

而行私重。王謂曰數至能人之門。能當作態態人即荀非所尊君也。藏本同今本小臣奉祿養交

奉當作持見本書三守晏子春秋問下云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能者不可弊。弊讀無百里之感。感讀而

以作非上。藏本今本先王之法曰。此下五句文與洪範有異無或作惡。藏本同今本險躁不得關其佞。

藏本同今本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凌字未詳過當作

〔二柄〕則虎反服狗矣。藏本同今本故劫殺擁蔽之主。掩當言異事也。藏本同今本言下有

臣者陳而言。藏本同今本專以其事責其功。當衍齊桓公妬外而好內。藏本無外

書十過桓公好味。當衍桓公二字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藏本今本子首作首子按作首子為是漢

故君子見惡。藏本今本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藏本戶作尸故曰去好惡。藏本今本惡

〔八姦〕內事比以金玉玩好。藏本同今本事畢公子側室。藏本今本無畢字曰君臣者國小。藏本今本臣作人

而制斂於內。斂字未詳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王謂曰擅退二字當衍七字為一句舊注誤其勇力之士也。藏本今本其下有於字所

謂亡君者。當連前誤提行自此至卷末同故不聽。絕羣臣知不聽與上文云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相對舊注全誤諸

侯之不聽。王謂曰之當作知之則不受之臣誣其君矣。藏本同今本之臣作臣之聽左右之謁提行誤

〔十過〕豎穀陽。左傳同他書又作陽穀酒也。子反受而飲之。藏本也下有穀陽曰非酒也今本穀上又有豎字按本書飾邪有此句而無酒字是亡

楚國之社稷。亡當作忘飾邪同而不言吾衆也。藏本無言字今本作恤按飾邪恤荀息伐虢之還。藏本同今本之還之作而誤反處三年

興兵伐虞。反當在興字上讀下屬公羊傳云還四年反取虞何休注還復往故言反此出於彼也四年者并伐虢之年數之穀梁傳云五年不合本書喻老云還反滅虞亦可證楚靈王為申

之命。命當作會中射士諫曰。本書說林上下皆有中射之士射他書又作謝呂氏春秋去宵云中謝細人也史記張儀列傳索隱云蓋侍御之官此與左傳昭四年言椒舉不同昔者桀

為有戎之會。戎當從左傳史記楚世家作仍有左傳無史記有而有緡叛之。而左傳無史記有下句同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蒐當依左傳史記補而東夷叛之蚩王為太室之盟二居未期年。句有誤左傳十年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記句此上下兩事各脫其半也丘史記作山左傳無

樂書夷作惠正義曰一本脫和之堂。靈公起公曰。起下有脫字平公問師涓曰。藏本同今本涓作曠集於郎門之堦。堦他書反作危反而

問曰。藏本反下有坐字是也樂書有風伯進掃。進當作迅今主君德薄。主當作吾平公之身遂瘡病。瘡當作瘡正字作癢說文罷病也好

利而驚惶。藏本同今本驚作驚誤戰國策作驚吳師道引此亦作驚宣子欲勿與。宣上當從策更有魏字陽規而陰疏。規當作從夫董闕于

策闕安兩者衍安字耳當依此訂。乃召延陵生。生策誤作王當依此訂令將軍車騎。當從策衍軍字藏於臣。臣當遺

有奇人者。遺下有脫文藏本刪遺字非也皆以荻蒿楛楚牆之。句絕當讀為稿荻策作荻皆同字有楛。當衍此二字策無今俗本策反依此增入誤甚高

有奇人者。遺下有脫文藏本刪遺字非也皆以荻蒿楛楚牆之。句絕當讀為稿荻策作荻皆同字有楛。當衍此二字策無今俗本策反依此增入誤甚高

至于丈。策作其高至丈餘其堅則雖菌餘之勁。藏本餘作幹是也今本籍誤以因軍而圍之。藏本今本因下君

失此計者。失當從策作釋麤中而少親。麤策作能按當讀為祖史記王翦列傳夫秦人莫之知也。藏本之知作知之策同

二君以約遣張孟談。以請為已今戰國策脫去二君已約遣遇智過。姚宏校戰國策而嚮其利。嚮當從策

何常以。說苑反質作當何以也下堯禪天下。說苑禪作釋下文斬山本而財之。說苑財作削鋸修

之迹。流漆墨其上。說苑作消銅鐵修其刃猶漆墨之按此文削鋸是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無所錯其刺隨削鋸

墨染其外。說苑無墨字染作漆縵帛為茵。說苑縵作茵蔣席頗緣。藏本同今本頗作額誤頗緣謂其緣邪裂之說苑

十三。說苑作三十有二下四壁聖墀。四當作白四壁與聖墀對文公乃召內史廖。他書皆同韓詩外傳

姓也。亦作閔皆當讀開為諫僻陋而道遠。道當依說而後為由余請期。後當依說苑作厚乾道本以疏其諫。諫說苑作開

則公子開方何如。藏本則下有衛字是也秦之攻宜陽。戰國策作秦韓戰於濁澤史記公仲朋。朋策

明當依此訂。他書又作馮秦得韓之都一。藏本同今本一作而屬下誤當句絕策作今又夫以實告我者。策同姚校云

按告當作苦形近。之誤史記作伐宜陽果拔。策作秦果大怒與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在十九年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與

本書論老。皆不合嗣子不善。藏本今本嗣

〔孤憤〕此所為重人也。王謂曰為當作故人主愈弊。弊讀為蔽下文比周以弊同乎好惡。藏本

本無乎。字誤處世卑賤。藏本今本與同好爭。王謂曰好下而又不見。又當作猶不膠於吏誅。藏本同今

其不可借以美名者。藏本同今本無不字夫越雖富兵強。藏本今本雖下有國字智不類越。類當作賴下句同類利也涉下不察其類

而更者不能以枉法為治。請謁即謂枉法文相承也下文又云則精辨之功息并言精辨與并言修潔同例舊而不智不類其國。藏本同今本智作知誤此及上句二智字皆讀為知本書屢見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

而更者不能以枉法為治。修下當脫智之二字精潔當作精辨下文云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即謂貨賂不聽請謁即謂枉法文相承也下文又云則精辨之功息并言精辨與并言修潔同例舊

則人主之明塞矣。藏本同今本則作而與相異者也與當在下治亂之功。亂當作辨舊注誤則人主之明塞矣。藏本同今本則作而與相異者也與當在下

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當依史記不重之字按此文首三句三吾字皆

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失當依索隱引此作佚史記作失按失佚同字故史記以失為佚劉伯莊說及正義讀失如字又於橫失斷句者非當十二字為一句下

說行而有功則德忘。德當依索隱引此作見史記作德亡索隱曰然見忘勝於德亡也如此身危。此下當

其所增。藏本同今本增作憎史記憎米鹽博辯。史記作泛濫博文則以為多而交之。史記作而久之正義云時乃永久人主疲倦今按交久二文皆誤當作史本書

有欲矜以智能。藏本同今本欲作所謀欲內相存之言。內讀為納舊注誤自勇之斷。之當依史記作其大意

無所拂悟。藏本今本悟作忤史記正義曰拂悟當為忤忤古字假借耳辭言無所繫縻。藏本繫縻作擊摩是也索隱引此正作擊摩史記作擊排索隱曰亦別無有所

此道所得親近不疑。句有誤史記作此所以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盡下當依索隱引此有之字史記作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

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加如此其汙也。藏本無加字以進加史記作而涉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士當依索隱引此作士史記作仕恥作設

而周澤未渥。未史記作既則明割利害。割史記作計人間往夜告彌子。聞史記作聞柔可狎而騎也。柔可

作可擾柔擾同字

作可擾柔擾同字

〔和氏〕 奉而獻之厲王。厲王未詳按此無可考當闕之耳 未爲主之害也。害字起 持帝王之璞

未獻耳。今本持作特按新序云新序云荆厲王武王共王亦不同 此貪國弱兵之道也。貪當 絕滅百吏之祿秩。絕滅當作纒 此世所

亂無霸王也。今本所下有以字

〔亡徵〕 小民右仗者。句有 事車服器玩好。句絕器下聽 以爵以待參驗。藏本同今本 緩心無

而成。藏本今本無 喜淫而不周於法。淫淫辭也見本書存韓又呂氏春秋審應寬有淫辭義同皆可以證也

復載。民信其相。句有 則羣臣易慮者。藏本今本重 知有謂可。四字爲 出君在外而國置。藏本今本

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民當作人逆當作近 時以行雜公。藏本同今本行作私誤按簡 變褊而心急。

怨而弗發。藏本今本 馬府之世。藏本同今本世下有細字按 心愾忿而不訾前後者。心當 簡本欲教。藏本今本

〔三守〕 使羣臣輻湊之變。藏本同今本 然則羣臣直莫敢忠主憂國。藏本今本無直 則主言

惡者。主謂爲主首也與 三劫止塞則王矣。藏本同今本

〔備內〕 則身死見疏賤。藏本今本無死字按以下句例之此字當 故桃左春秋曰。藏本桃作挑 故曰

月暈圍於外。戰國策趙四有此下四句 偶參五之驗。藏本參作參 士無幸賞。句 無踰行。藏本同今本

則姦邪無所容其私。藏本今本私下有矣字今按此與 今夫治之禁姦又

明此。藏本今本明 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以下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十一字乃舊注誤入



〔說林上〕第七卷起非

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藏本同今本下于字作之為白里之盟。白藏國韓

九策作彭喜。彭策作房按房當是謂鄭君曰。鄭君策作韓王按此鄭即韓也韓策因內齊軍於鄭皆可證也晉

人伐邢。此與左傳不同其名實美。王謂曰子胥出走。燕策云而欲走越。左傳云智伯索地於魏宣

子。宣策作桓說苑權謀作宣任章曰。說苑權謀作任增按魏策與宋使臧孫子。無孫字甚歡。歡當從策作勸高誘注勸力也趙刻

曰。刻諸策君必許之。藏本今本重而大歡。歡當從策作勸鳴夷子皮事田成子。墨子非儒云乃樹鳴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即其事也

說苑臣術篇陳成子謂鳴夷子皮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藏本今本道下有而周不納客。絕句問之曰客耶對曰。無問

之曰客四字耶作即非姚校一本同此者是謂膠留曰。穆韓策作膠按膠膠同字本書難一作穆其多力者樹其黨。此樹上脫有內樹黨按或有同

字以驕主內。此衍內字策無而康誥曰毋彝酒者。者字而聖人之智。藏本今本而田駟東慢齊侯。謚

為嚴遂不喜周君。絕句患之。上當更有周君二字馮沮曰。即周策之馮且沮且同字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與本書六微

居一月自問張譴曰。居當作君文侯謂堵師贊曰。堵魏策作魏姚校云後語作堵乃逐。藏本今本逐聖人見微以

知萌。萌當作明將攻商蓋。江微君聲曰懼以失日。懼當作懼陳軫貴於魏王。魏策云田需按田陳已血衄本

今本血下而有字而自知其益富。為智其御曰反見。藏本同今公孫友。王謂曰友慧子曰。王謂曰慧

〔說林下〕藏本連前一人舉蹠馬其一人。乾道本此下有舉蹠馬其一其一人子非失相也。本

人下有而拙於任腫膝。乾道本任下有在腫膝而不鳥有翮翮者。李善詠懷詩注引此作周周按翮

赫曰。桓赫未詳或桓當是杜也為其不可復者也。王謂曰不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三讀為參高誘注戰季子



因說以貴主而輕國。主當作生呂氏春秋有貴生即其義宋君貴重其生輕賤其國則太宰長擅宋故參坐而無惡於太宰矣以富之以涯。今本無得千

溢焉。今本溢作盜誤人乃弗殺。卷首至此蟲有就者。就當依顏氏家訓引此作蠅云古今字詁此亦古之虺字舊注當云或作虺藏本今本皆作虺王涓曰洪興祖楚辭注引

及柳子厚天爭相齧也。藏本爭下有食字按顏氏家訓引有齧下無也字遂相殺。藏本同今本殺作食誤是其貫將滿也。遂去

之。故曰勿之矣。按此也遂去之故曰勿之八字衍涉下文讀周趨趨魏策作肖按因以有齊魏矣。齊當作

以齊有魏也相達者相收。藏本今本上養秦醫雖善除。藏本今本未詳吳使沮衛蹇融。未詳左傳云蹇而

將軍曰。藏本同今本答曰卜卜吉。藏本今本此下有乎曰吉三字知伯將伐仇由。戰國策作由注或作仇首史記樽里

作仇會風去之誤也當互正說文云臨淮有杏猶縣漢書地理志同赤章曼枝曰。曼呂氏春秋卒以隨之。藏本

以作必呂氏至於齊七月。月當作日呂氏春秋云至衛七日不如起師與分吳。藏本同今本乃割露山之陰五百

里。說苑權謀云雨十日夜星。說苑指武云雨十日夜晴按星正字作姓晴曜三文韓子索兵於魏。王涓曰子

知文侯以構於己。構講同字索讒鼎。呂氏春秋審己新使樂正子春來。呂氏春秋新靖郭君曰

將城薛。藏本同今本無日字齊策乃輟不城薛。策無不字新序作以鍊金。藏本鍊作鍊按當百鎰。藏

盜作盜則無逆者。藏本今本逆作溺按所改誤也逆當作遂形故以有餘補不足。藏本同今本聖賢之樸淺深矣。句有誤

〔守道〕其備足以必完。句法治世之臣。句有中為金石。藏本今本不赴谿而掇金。藏本今本

掇金巨盜貞平。藏本同今本無平字按此不當有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耳。藏本同今本耳作禍誤按不字衍可也。

藏本同今本 羿巧於失發。藏本今本於下有不可作何誤邪人不壽。藏本同今本壽作售誤按上文云惡之死如秋此其義也人臣垂拱金城

之內。藏本同今本拱下有字乾道本發作廢論非所以避曾史也。藏本今本避作備按備字涉上句誤所以庸主。藏本今本以恃怯之所能

服。藏本同今本法下有土字誤按依上文當有弱字通賁育之情。藏本同今本通下有於字誤惑於盜跖之貪。王謂曰惑

〔功名〕 則務而自生。王謂曰則下當有不字以尊主主御忠臣。王謂曰當故人有餘力易於應易字而

技有餘巧於事。藏本同今本巧下有便字誤而日月之明。藏本明作名王謂曰文選解朝注引此作名名字是此皆以功名對言而守名。藏本同今本

〔大體〕 故致至安之世。藏本同今本無致字操鈞。藏本同今本鈞作鈞誤故天下少不可。藏本同今本可作治誤則物不必載。

必讀為畢

〔內儲說上七術〕 其說侏儒之夢見竈。藏本同今本說下有在字按依句例當補此字而江乞之說荆俗也。藏本乞作

成歡。說歡作驩驩歡同字下不用也。藏本今本無也字句踐知。藏本今本知下有之字姦則鹿散。四字為一句挾智而問。智讀為知故

必南門。藏本同今本必下有審字誤詳遺轄。說詳作伴詳同字故陽山謾摻豎。陽山當倒詳後載本今本摻作摻臣之夢賤矣。賤當作踐

亦淺 一人不能擁也。擁當作擁其故也。藏本今本故下有何字猶之人不免於亂也。藏本無人之字今一曰。按一

劉向欽錄時所下校語也謂一見於晏子春秋其所曰者如此凡本書一曰皆同例 哀公問曰。王謂曰晏子春秋哀作昭遇為壇場大水之上。藏本獨作乃今本無誠不可

利。藏本今本無可字孺子何足見也。王固已數見於君矣。藏本同今本也下有豎牛日三字吾以爾請之矣。藏本以上有

已不食而餓殺。藏本今本不上有因字江乞。乞戰國策作乙得庶無危乎。藏本今本無庶字楚策云得無危乎愛世姬。楊倞注荀子王

泄按世 以敵之如耳。之字當衍龐恭與太子。魏策恭作蒺城校云孫作恭按恭字是新序亦作恭下文有龐敬解令也當是一人使吾治之無赦。藏

治作法王謂曰李善注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引此作吾法無赦也何為不治之。王謂曰李善注引此無之字人多溺。故本人上有子必嚴子之形。本

同今本形作刑按當作刑。故子產死。故字當衍此上實霜不殺菽。春秋經傳公丹三年菽作草桃李冬實。藏本桃作

經云李梅實。選其客之有智能有者。藏本今本無下有字有威足以服之人。藏本同今本無之字誤而利足以勸

之。藏本同今本無我得以斬其首。藏本同今本無重輕罪者。藏本同今本無壅離其水也。為離請徒行

賞。賞當依馮氏舒校改作罰成驩謂齊王曰。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此成作戴云蓋為唐諫所逐奔之齊也今按此非一人楊說附會失之也安不忍人。王謂曰安下

因為襄王之后治病。未詳宋衛策無此王曰。王當從宋君欲之。藏本今本欲以人之善戰射也。射

當作射戰。毀之足以殺人矣。藏本今本毀作譽按當作敬故曰。藏本同今本王將復吾。藏本同今其助甚

此矣。助當皆為孟賁。說林上孟賁公子謂鄭君曰。藏本今本公乃令趙紹韓沓。韓策云趙三國至韓

藏本今本國下有兵字秦策云三國攻秦入函谷此王謂樓緩曰。王上當依秦策有秦字王何不召公子汜。汜策三

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策云三國入函王必大悔。王曰。王當王曰為我悔也。為我策必弛

易之矣。易字當衍弛即易也不容復立以閒。藏本同今本以作有有乘輿車。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此輿作輜謹為我伺之。楊

注引伺作司。吾之吏之不事事也。藏本同今本上之字作商太宰。上文云戴驩宋太宰六微同說林下云昭

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藏本臣作誠是也今本割作誠按誠不句韓昭使騎於縣。藏本今本昭固有

令入。藏本固作同今本其御史。藏本今本史作吏下文同按史死陽山君相謂。藏本同今本謂作衛按謂

國韓策有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云云可為證下文穆登亦韓人本書說林上及難一皆云韓宣王謂穆留也今本輒改為衛穆甚矣淖齒聞齊王之惡己也也。藏本今本

藏本齊下有文字。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藏本作誠信不按此當作誠不舊注誤因事關市以金與絕關吏乃舍之。字五

為一。嗣公為關吏曰。楊倞注荀子王制篇作召吏作市引此為作召吏作市某時有客過而所。王渭曰絕而汝因遣之。楊注引關市因作回

乃大恐。藏本同今本市作吏誤楊注此下今本有右傳二字

〔內儲說下六微〕則內外為用則人主墜。藏本今本重內外為用四字是以人主久語。以下當有故字主當

昭鍾山札記云北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而左右鬻懷刷。藏本同今本作尉誤鍾山札記云觀我生賦寧懷刷之足恃考說文刷本作厭云拭也蓋中悅之屬

可用以。其患在胥僮之權厲公。藏本同今本權作諫按此有誤未詳而翟黃。說黃作璜按黃璜同字大成牛。牛當司馬喜殺

爰騫而季辛。藏本同今本此下有誅字按脫一字未詳爰袁同字也其市主之。藏本今本市作尸按句有誤而不僖侯譙其次。藏本今本無不字按依說

當作。是以子胥宣王言。藏本今本無王字內美而虞虢亡。藏本今本美下有人字廟攻。藏本同今本此下有七字誤與故人久語。

猶以成富。按此下當有取重二字公惑易也。四句為一句燕人季季好好遠出。藏本今本不重好字季突之。

藏本同今本之。一曰浴以蘭湯。按此亦劉向校語本卷上文云矢一云屎下文共立一云公子赫皆同例與舊作至按句有誤注相混而實非舊注也今山海經晏子春秋皆多如此云者韓子當不止三條

始經後人使我無故。句絕故與下文布韻得百來東布宦公子於四隣。藏本今本無來字按此不當有四隣必重之。二句荆王

無曰字古。而擅其制。此下當有無多此例魯三桓公偪。藏本同今本無公字按此不當有凡有孫。藏本今本有下有季字父叔相韓而有

攻齊。藏本今本攻作功按攻功皆當衍讀以有齊句絕使齊韓約而攻魏。魏作衛誤大成牛。牛當從韓策作午古今人表中有大成午趙世家成侯三年大成

午為相徐廣。魏將也。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誤二君相當。藏本同今本君作軍誤按依此上文宋石石當作君也白圭相魏王。藏本今本無王字齊中

大夫有夷射者。與左傳不同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藏本同今本隸作憑王使人問濟陽君。濟陽君曰。藏本同今

本不重濟陽。鄭袖因教之曰王。王字下王悖然怒曰。今本悖作勃誤按悖不已知也。戰國策云犀首

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按張壽張旗也陳需田需也大致與戰國楚策所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廄。當

依上文而不善濟陽君。今本無而濟陽君有少庶子。按有當有燒倉廄窳者。窳當堂下得財

無微有疾臣者乎。按今本無財字而不能成也。不當作乃公子朝。本書雖三朝作宰史記周本紀云威公卒子

惠公即其事索隱。云名班與此不同於是乃起宿營之甲。左傳云韓廆。說林上及韓策相韓哀侯。此謂世家之烈侯世

及此謂之哀侯各不同事在三年與世家之哀侯非一人也。令之諫紂。鍾山札記云梨且謂景公。按上文作黎非史記孔子世家作黎遺

哀公。按世家定以驕榮其意。王謂曰榮當作楚楚王謂于象曰。史記甘茂列傳作范蠡徐廣曰一作環

王使邵滑之越。徐廣曰滑一作今亡之秦。亡當依策作不如相共立。策云公孫赫下文云共立一云謂

叔向曰。王謂曰困學紀聞謂而殺之。藏本脫將欲襲郟。郟他書又盡與姓名。盡與說苑權而理之。當

作郟令襄疵。乾道本藏本此條在

卷下

〔外儲說左上〕如有若之應密子也。藏本同今本密作安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藏本同今本

故李。李當作季惠施。宋鉞墨翟。墨翟論有深閔大。藏本同今本有下有故畏。未詳或當在魏震。未詳或

瞻何莊子讓王釋文云。陳駢也形近誤狀皆鬼魅也。狀皆當言而拂難堅確。言而當故務。務卜

之迹。藏本今本挾作潘他書又作番得車厄也。藏本同今本厄作輓按說作輓衛人佐弋。藏本今本弋下有也字卜子妻。卜當依說作乙寫敝袴也。

藏本同今本寫作為誤而世意小者。藏本今本意下有之字而下畜之於君。藏本同今本下作不晉國之辭仕記者。藏本記作託今本作託慕按說

作託二君又何禮之當亡。藏本今本重禮之則周主上之法。周當作害緩之以鄭簡宋襄。藏本緩作設今本

以躬親。絕句位下走睡臥。藏本今本走上有且為下三字今本位作荏皆誤按此位字有誤未詳所當作與去掩弊微服。藏本同今本去作夫按說不見此事故

明主信。藏本今本主下有表字按非也此當有尊字患在尊厲王。尊字當衍上與李悝謾兩和也。今本此下有右經二字乾道本藏本無下卷同按此

當其言多而不辨。而字當衍則恐人懷其文忘其。此下當有有用字三年而成。絕句蜚一日而敗。五字為一句下同今

以觀無用之器也。藏本今本無今字一曰好微巧。王謂曰曰下當脫燕王二字選注有人主欲觀之。藏本同今本句上有客曰二字臣削者

也。藏本臣下必以削之。藏本今本重削字客為棘削之。削當作刺之四當有母猴何以四字王曰吾欲觀見之。藏本同今本無王曰二字誤見

字當有見說。藏本同今本見作兒按兒是也兒說見呂氏春秋君守淮南人開訓則羿蒙。藏本同今本羿下有從字按依上文當補問辨有不應之以度。絕句而說其

辯。逗說讀為悅不度以功。絕句譽其行。逗而不入關。句絕藏本同今本不度下有之字譽上有而字無而其

一人曰。馬總意林此下多我與堯同年其一人曰九字宋人屈穀。七命注引此穀作穀餘亦多不同則不可剖以盛物。剖字當衍而任重如堅

石。此任重二字涉下節而衍如堅當作堅如則不可以剖而以斟。當衍虞慶為屋。虞卿也慶卿同字呂氏春秋別類云高陽應高誘注或作應虞慶曰

不然。夫濡塗重。藏本同今本虞慶曰不椽燥則直椽任輕塗。藏本直下有以直二字今本重直字范且曰。范唯也且且

張弓不然。藏本同今本且張弓作范且曰誤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十一字為一句乾道本為虛辭。逗其無用

而勝。絕句實事。逗其無易而窮也。以上今失其讀不得施其技巧。工匠二字當有調布而求易錢者易錢當作

錢易易去耨者熟耘也。熱上當有且字。耨當作云。此與下文錢布聲下同。且易云也。句對不知者改作耨字。誤甚。庸客致力而疾耘耕總者。此字盡巧

而正畦陌畦時者。藏本同。今本下畦作疇。按時非此之用。句當衍二字。未詳。文公伐宋。公當作王。宋當作崇。見說苑指武。築如皇之臺。未詳。請無

以此為稽也。藏本同。今本本穉作規。誤。為博絕箭長八尺。四字為一句。面目黧者。藏本今本黧下有黑字。今臣有與在後中。字

為一句。有擣擻而置之。藏本同。今本擣作擣。王謂曰。魏書古弼傳。引此作蹇。蹇今按此同字耳。字書無擣字。鄭縣人乙子。藏本同。今本乙作卜。誤。此猶言某乙也。姦劫殺臣云。

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亦猶言某甲。用人云。罪生甲禍歸乙亦可證。夫曰象吾袴。藏本今本吾下有故字。按此不當有。鄭縣人乙子妻。按此條不書對曰。藏

今本無曰難之。日當作日。人質切。燕相白王大說。王重今世舉學者。藏本今本無舉字。王登。藏本同。今本上有四字。按此當補王當作

王呂氏春秋知度非晉臣之意。臣當作國意。當作文章。知度云。非晉國之故。而隨文學者之半。藏本同。今本者下有邑字。按依上文當補國之。鍾矣。

藏本同。今本鍾作鍾。誤。按上文亦云。鍾皆未詳。按入說云。死傷者軍之乘。或此與彼同。其君見好巖穴之士。見好當依下文作好。顯。以見窮閭隘巷之士。見

中山策戰士怠於行者。藏本同。今本行下有陣字。五素不一紫。藏本今本不下有得字。寡人好服紫貴甚。藏本今本重紫字。君欲

何不試勿衣紫也。藏本同。今本無欲字。按欲下有脫文。今欲欲民無衣紫者。藏本今本上欲字。作王按當衍。王以自解紫衣而朝。

藏本同。今本以作請。按以上有脫文。寡人之罪。之下當有罪字。句絕。事不一。事上當有脫字。未詳。戰於涿谷上。與三傳不同。右司馬購強。詳趨駕

煩且之乘。王謂曰。晏子春秋煩且。作繁。駟按此同字也。而騶子韓之巧。藏本今本韓下有樞字。長纓出以示先民。藏本同。今本作乃斷纓出以示民。按

句有法度甚易行也。王謂曰。甚下當有不字。一日。藏本同。今本日本按以下在韓策也。亡其用子之謁。按韓策云。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云云。此

有脫曰信名信名。句有今返而御。藏本同。今本今作令。誤。會天疾風。魏策云。天雨餘多不同。曾子之妻之市。之妻二字。當衍

聽父母之教令。藏本同。今本令作今。下屬有相與訟者。藏本同。今本無自此至末。按皆復出七衛不當有也。



〔外儲說左下〕 踰危坐子臯。藏本同今本坐作生按依說當作逃 而履屨。說屨即臣將為失少室周。在為字上

如字。則鉅不費金錢。說無錢字此當衍舊注未讀 屏不用壁。藏本今本壁上有玉字按說無舊注亦未讀此所添說 而出入之容變。同本

本變作變按句有誤未詳 而簡以為枳棘。藏本今本簡下有主字 武子之用杖。藏本今本此下有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并注云云按此藏本所添未必是也 子臯從

出門。從當作後說苑至公云子臯走郭門郭門閉 則翟黃也。藏本今本則下有徒字按依注當有 昭卯。按即孟卯也顯學云魏任孟卯之辨難三云孰與魏之孟當也卯 魏襄王

養之以五乘。絕句將軍此二字當衍涉下而誤耳舊注全譌 猶羸勝而履蹻。羸勝當作羸勝形相近也舊注全譌 主之所以使臣騎乘

者。騎當作驂 君知能謀天下。君當作若知即智字 以管仲能。藏本仲下有之字是也 舉兵攻用兌而拔之。藏本同今本用兌二字作原按句有說

渾軒。或云即渾罕軒罕同字也 吾不可叛也。藏本今本吾上有恃字 故君子曰夔有一之。藏本同今本之作是按之當作而是一二字呂氏春秋察傳作故曰夔一足

晉文公。藏本同今本與下條文王伐崇例上有一日二字 履條解。藏本同今本係作繫誤 文王伐崇。呂氏春秋不荷云武王至股郊 君與處。按君上當有上字 今

王先君之臣。藏本同今本皆下人字當 儒者以為害故不弋。藏本同今本害下有義字 詎者。藏本詎作鉅按上文作鉅 其賢為其主。作臣今本不作欲誤 儒者以為害故不弋。

子曰。藏本今本自下有請字按此自當作白 危子曰。危上當有別字 君無聽左右之謂請。藏本今本無謂字按謂當作謂 韓宣子。王謂曰 桓

公問置吏。此條上文未見 於管仲。絕句 夷吾不如弦商。新序商作寧呂氏春秋勿射作章管子云賓須無 臣不如甯武。武當作成呂氏春秋作

臣不如公子城父。呂氏春秋作王子城父 孟獻伯。藏本同今本上有五字 相魯。按魯當作晉 晉無衣帛之妾。按晉字當衍此上文所錯入也

一曰孟獻伯拜上卿。王謂曰晉卿無孟孟氏此或即晉語叔向賀韓宣子憂貧專而致誤 門有御。此下當有車字 子無二馬二輿。上二字是當作株

故循車馬。王謂曰循當作修 以成節。藏本今本節下有儉字 刑伯子可。刑當作邢 子黨於師人武立如不勝衣。



王謂曰有說今按新序雜事四云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云云解狐舉邢伯柳藏本同今本上一日不提行曰道日暮藏本同今本道下有遠字

而獨於主藏本今本獨下有忠字暮而後門閉閉字當衍烏封人跪而食之上文云綺能下詳能下有之字

〔難一〕偷多獸後不必無獸藏本同今本偷下有取字無不字此非君所知也君當作若有因問小大緩急而

對也藏本同今本問作因誤按有當作在十字爲一句拔拂今日之死不及按拔拂同字或管衍其一也請詐其敵也藏本同今本請作謂乃躬藉

處苦藏本今本藉作耕按籍借同字今耕漁不爭王謂曰今當作命譽之曰楯之堅藏本今本曰下有吾字按依難勢此無吾字舜有盡壽有盡

上有盡二字當衍四字爲一句天下過無以己者有盡逐無已以已當作已以已字句絕以下屬者字當衍處勢而驕下者藏本同今本驕作令按此

當作籜外儲說右云榜榮矯直爲君主惟人肉未嘗藏本主下有味君二字夫人惟情莫不愛其子藏本今本無惟字聞開

方事君藏本今本無聞字蟲出尸尸下同所以豎刁易牙者藏本今本以下有去字且臣盡死力以與藏本同今本與下有君子

下文字按依下文當補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藏本同今本無論字按進字當衍上文云勇犯有二功賞罰不弊於後

爲蔽讀高赫爲賞首赫他書寡人國家危藏本同今本無家字誤仲尼聞之曰王謂曰此因學紀聞所謂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者也曰

竈生龜藏本同今本日作穴竈作龜按此當依趙策作白竈生龜是襄子罰也藏本今本子下有失字左右請除之

除當作洽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

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此當衍乃舊注之錯入者耳

不可明也藏本同今本明作行誤下同不可謂兩明謂字當衍此爲兩過藏本同今本爲作謂誤故伊尹以中國爲亂句絕下同

同道爲宰于湯于當作于下同道虜于穆公藏本今本道下有爲字將欲憂齊國藏本欲作與今本欲與兩有皆誤是隱也藏本同今

本也下有宜刑二字按依下文當補舊注未詳若罪人不可救。藏本今本人若非罪人則勸之以殉。藏本同今本則作而按當

而郅子且後至也。藏本同今本是子言分謗也。藏本同今本子霄略曰。詳未管仲以賤為不

可以治國。王涓曰國當作貴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樓鼻翟強也事見魏策舊注誤甚而手死乎東廟。王涓曰手當主

有術。藏本同今本主下有誠字誤則爭爭事而外市。爭字不當重一則專制。一下當有用字

〔難二〕請徙子家豫章之圃。與左傳不同踴貴。左傳云踴景公造然為踴猶且不止昔者文王侵孟。藏本且作北今本且北兩有皆

則是桓公行義。行當作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藏本同今本遺下有宿昔者文王侵孟。孟當

克莒。藏本同今本舉鄆。鄆他書又作豐不識臣之力也。識下當有君之力也四字賓須無

善削縫。隰朋善純緣。新序互易且蹇叔處干。藏本同今本干下同按此未詳而干亡秦而秦霸。藏本同今本秦上有

此有君與無臣也。臣當作君而亡歸。藏本亡作忘是也文公舅犯霸。藏本同今本公下有無道賢而已矣

必度量準之。藏本今本必下有以字以事遇於法則行。以字當衍上且桓公管仲又不難。藏本同今本

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藏本同今本不下有難字誤且為湯武。藏本同今本重湯武按依下文當重管仲非周公旦以

明矣。藏本同今本日下有亦字誤而作葬。藏本同今本作不說按當作後語言辯。絕句聽之說言非聽者也。所謂不

度於義。藏本今本也下有則辨非不私欲害人事。藏本今本無和字無術之害也。藏本今本犀楯犀櫓

立於矢石之所及。及上當有無弊者。藏本今本無文公授之。按授當圍衛取鄆。

亦有君不能士耳。藏本今本無士字簡子未可以速去脅櫓也。藏本今本孝子之所愛親

呂氏春秋鄆作

書按鄆未詳

也。王涓曰所下當有以字是以百族之子於上。藏本同今本子下有變字誤人輕敵矣。人上當有夫字失人不北矣。藏本同今本無失字按失

當作數百不一失。藏本同今本失人按此當衍而道乎百無失人之。失人二字當作一公本之下重有行字行人未知衆之道也。

藏本今本衆上有用字

〔難勢〕而勞位足以缶賢者也。藏本同今本衍雖然夫擇賢擇同以治天下也其勢藏本

本無以也其勢四字誤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藏本今本無上非能必使賢者用己己字當有誤飛

入邑擇人而食之。藏本今本飛上有為炮烙以傷民性。句當有脫字高臺一也深池二也未見桀紂得乘

四行者。藏本乘作成本今本四作肆皆誤按乘而成暴風亂之事者也。藏本同今本無本末有位也。未

作則拙相去遠矣。藏本今本則言人之所設也。藏本今本更有三十夫聖舜生而在上位。藏本今本

也此聖下有脫文謂人之所得。此下有以不可禁之勢。藏本同今本勢下有與無不禁之義誤則亦然矣。藏

今本亦下有有不字必苦萊亭歷。藏本同今兩未之議也。句有客議未及此論也。句有

〔問辨〕主有令。藏本今本主堅白無厚之詞章。無厚見莊

〔問田〕令陽城義渠。令當而措於毛伯。毛當作屯外儲說公孫亶回。文心雕龍書記引此云明

先生之言矣。藏本今本明然所以廢先王之教。王涓曰王當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利身者

當作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乾道本利作科謬

〔定法〕前後相勃。勃本同今本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七十有誤或殉韓魏。句成其汝南

之封。藏本同今本成作城誤上文法不勤飾於官。不當申子未盡於法也。嘗云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也脫去六字

申子言不踰官。雖知言。藏本今本知下有弗字今本不上有治謂之守職也。可藏本今本也是不謂

過也。藏本同今本無是屋不成而乾道本下藥也。藏本今本藥上有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十三字今治官者智。中空

藏本今本有今斬首者。今本此下有勇力之所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藏本今本無

能也二字〔六反〕畏死難。藏本同今本死下有遠字語曲牟知。按牟字有誤暴傲之民也。本書亡徵有暴傲即此未知孰是

必為之絕愛棄髮之費。藏本同今本夫彈誣者。自此至末皆當連各慮其後便。王謂曰此不熟於

論恩。藏本同今本故明不受也。藏本同今本明下則官法。句絕法依下則民用。句絕官官治。當作民用

則不可以霸王矣。不字當衍外儲說右云君通於不仁積愛而令窮。藏本同今本積上故母厚愛處。

句有誤當父薄愛教答。五字為今家人之治產也。藏本同今本而棄仁人之相憐也。按人字當衍此仁與法相

對皆曰輕此亂亡之術也。藏本同今本輕下有凡賞罰之心者。藏本同今本則所惠之禁也急。當

作其欲治又不甚也。藏本也下更有其欲治又不甚也七字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藏本同今本

分按句所揆也者。藏本今本所奚疑於重刑名。藏本同今本無名字又勸一國。四字為故人順之。

有誤而下恐上。恐當凡人之取重賞罰。王謂曰賞而後厚愛之。藏本同今本無後此雖財用足。

為慎而下恐上。恐當凡人之取重賞罰。王謂曰賞而後厚愛之。藏本同今本無後此雖財用足。

必為天子為足也。藏本同今本必授之以鼎俎。俎字當衍身不任者而桀未

〔五蠹〕 不法常可。可作行謀堯之王天下也。有天下也李斯列傳可證股無肢。作股非

疏骨肉愛過也。藏本同今本過下有客字按疏下當有客字爭土橐。藏本同今本橐上有重字按未詳古者大王。大當鐵鉅矩者及乎

敵。藏本同今本矩作距誤按當作短皆先王兼愛天下。藏本同今本皆下有稱字按句有誤則視民如父母。句有子必不亂也。藏本

同今本于下有未字王涓曰當有而仁義者一人。藏本同今本而下有為字誤按一人仲尼也誠易以服人。藏本今本誠上有勢字按句有誤而勝務行

仁義。藏本今本無勝字按字有誤而以勢之凡民。藏本今本勢作世誤按勢上當脫服字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下有盜跖不掇

李斯列傳必害手則不掇百溢。藏本同今本手則作則手誤法莫如一而故。藏本同今本故作固誤知友辱隨仇者。藏本

本友下有謂之賢謂之賢。藏本今本謂賢能之行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十五字而忘兵弱地弱之禍。藏本

下弱字作荒而功公利滅矣。藏本今本無功字而諸先王。王當以文學。藏本同今本學下有取字按依下文當有故行仁義者非所

譽。王涓曰句絕譽之則害功。王涓曰為一句下文非所屬下同此例文學者。藏本同今本文上有工字按句有誤未詳而人主兼也舉匹夫

之行。藏本今本無也字自環者謂之私。說文云公私分也从八从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為公為有

政如此。有字當衍而於游學者日衆。藏本今本無於字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良字當衍上文云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不欺

之士者。藏本同今本不上有貴字亦無不欺之術也。按不下當有可字而不責其功。藏本同今本功下有焉字按依上句當有而國貧。藏本今

有愈民耕者衆。藏本同今本民作言按依下文當作言伐禁無用。藏本同今本伐作必按句有誤無先王之語。王當作生此與下文吏對則有仇讎

之忠。藏本同今本忠作患誤從者合衆強以攻一弱也。強弱當互易舉則圖而委。藏本舉則作則舉今本委下有地字按句有誤而交大

未必不有疏。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說王涓曰交當作讎則以外權士官於內。藏本同今本土作市誤上文云而卑其士官也國利未立。四字為一句人

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句有誤內政之有也。藏本同今本有作脩誤暮年而舉。句絕衛離魏為衡。五字為一句

而其境內之治。藏本同今本而有嚴字按句有誤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內外當互易上文云而事智於外民之政計。藏本同今本政作故

按句有誤皆就安利如避危窮。如讀為而而完解舍。解解同字也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按此皆有誤

而致尊過耕戰之士。藏本同今本致尊過作不貴誤其言古者。古當作談上文云言談者為勢於外其患御者。藏本同今本患作近誤聚弗靡

之財。藏本同今本非作沸誤而侔農夫之利。牟侔同字也

〔顯學〕有仲良氏之儒。藏本良作梁按良梁同字也有孫氏之儒。孫孫卿也難三云燕子喻賢子之而非孫卿不可復生。藏本同今本不上更

有孔墨二雜反行。藏本同今本反下有之字按當有世以為儉。世下當有主字宋榮子之議。荀子正論篇云子宋子曰見衛之

宋子漢書藝文志宋子十八篇在小說家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行無常議。藏本同今本議作儉誤夫上所以陳良田大澤。藏本同今本澤作宅立節參

民。藏本今本民作明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藏本今本主下有之字與處而智不充其辯。藏本同今本處下有久字區冶不

能以必劍。區他書又作歐譬不生粟。盤下當有石字夫禍知譬石象人。按禍知當作知禍此以知禍與下句不知禍相對也夫嚴家無悍

虜。李斯列傳引悍作格用人不得非。藏本同今本得有下有為字一國可使齊。五字為一句為治者用眾而舍寡。藏本同今本者作也誤謂

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王淵曰此皆有誤以仁教人。藏本同今本仁下有有故善毛嗇西施之美

嗇作嗇是也今本作嗇誤按左傳昭三年釋文云嗇使若千秋萬秋千歲萬歲之聲。藏本下秋字與上歲字互易是也今本二

秋字皆作歲誤戰國策云括耳。藏本括作括按當作聒儒釋辭曰。藏本今本釋作師今本儒下有者字按句有誤不道仁義者。者字當衍而以

為貪。藏本同今本竟內必知介而無私解者。藏本同今本必知介而無私解作教戰陣闕上平誤按境內必知

當作分分而無私者制分云宜務分刑賞爲急又云亡夫求聖通之。此下至未乾道本缺藏本復有士者爲民知者其制刑賞不分也云云是其義解字上下當有脫文夫民智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故樹桑鄭人誇譽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誇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今本同未詳所出也

〔忠孝〕 有曲於父。無於字誤 豈得利焉哉。藏本同今本焉 雖衆獨行。王濬曰雖當作離四字爲一句 數出於

無用者。藏本數作教按依上文是也 不可以恬淡之人。藏本同今本無之人 誹謗其君者也。藏本同今本誹上有是字按依上文當補

知謂不孝。藏本謂下有之字是也今本謂作其誤 天下此賢之。藏本今本無此字 不足以禁。藏本同今本不上有罰字按依上文當補 此二者。藏本同今本

〔二〕 天下太平士。藏本今本士上有之字按平當作上見下文 天下太平之士。平當作下見下文 不可以爲刑禁也。爲字當衍 諸侯

言從者曰。侯字當衍 是以三王不務離合。絕句 而止五霸不待從橫。句絕止字當衍即五之形近而後誤耳 察治內以裁

外而已矣。九字爲一句

〔人主〕 左右太威也。藏本同今本威作威誤 當使虎豹失其爪牙。藏本同今本當作而誤 賢用能之士進。藏本今本無用字

以主之明塞矣。藏本同今本以作而 而蔽愚不肖之患也。藏本同今本蔽下有於字

〔心度〕 喜其亂。藏本同今本無其字誤 王之者也。藏本今本者作本按當作自 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天字

當衍王濬曰亂字 必塞。塞字有誤未詳 而難致而力者。藏本今本無下而字按當作其 與世世宜。藏本今本與世作治與 世知維之

以刑。藏本同今本無世知二字誤按知讀爲智下當有而字 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治衆二字誤未詳所當作 故聖人之治民治。藏本同今本下治字

作也按 此字衍 而禁與能變。藏本同今本能作治誤 能越力於地者。越當作趨下句能起力起亦當作趨 強不塞者王。句有誤 故王道

在所聞。藏本同今本聞作開按當作閉下文云能閉外塞私 而治立者削。治當作始 敵適於不亂之術。藏本今本無敵字按當云道於不可亂之術